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每月一回)

新小說



第五號

看!!! 看!!! 看!!!

我國人之僑美者
百餘萬人實為

我國一大殖民地

自美禁華工之後其勢漸
減然商儲其地者仍不下

數十萬

人

今外人尚日增苛例務竭力以蹙我華民故我國人旅外之情形與外人禁制華人之情事皆為我同胞所亟欲詳知且美國為平民政治第一完善之國一切政治制度均足為後進國之模範本社總撰

述 飲冰室主人

于二月間出遊北美察視一切情形所述所見聞著為此冊

首詳華僑之情形次

臨時增刊 新大陸遊記

述美國之政俗

以

銳利之眼光

為

精審之觀察迥非尋

常游記可比

內附

圖畫數十幅

鮮采美麗
尤為美觀

洋裝一大厚冊

約二三
百頁

閱看本報長年者

照例奉送

不取分文零
售價目未定

再本社原擬于閏五月即出臨時增刊一冊今因飲冰室主人回東之期尚未確定此冊或不能依期出版為此變通辦理望閱報諸君鑒之

發行所 橫濱山下町五十二番 新民叢報社

新小說第五號目錄

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十五日

圖畫

拿破崙與普魯士王后會於的爾薛之圖

柏林風景

加拿大奇景

歷史小說

東歐女豪傑

嶺南羽衣女士著

第五回智小五賺烈士回家 俠子連到俄都入黨

政治小說

回天綺談

玉瑟齋主人

第七回壯士抱不平救人母子 美人思義士惹起

相思 第八回無理取鬧與法開戰 有冤難訴沈

海無蹤 第九回保國愛民志士蜂起 橫征暴斂

貴族聯盟 第十回倉皇失措求援法王 兩面受

敵大困新黨 第十一回貴族急公全家慘死 名

僧愛材挺身劫獄

科學小說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第十二回羈人登岸縱遊獵 蠻子犯舟逞兇橫

第十三回中奇計蠻人殺身命 逞雄辯健僕思

世間

冒險小說

二勇少年

南野浣白子譯述

第十回意外之救助 第十一回天晴精神

偵探小說

毒藥案

無歌羨齋主譯述

廣東戲本

黃蕭養回頭

(續第四號)

新廣東武生度曲

消夏清話

健鷺●金銀杯●三界問答●善忘●不自由●奇癖●主法者之龜鑑●雷鳴之後必有暴雨

射覆叢錄(四)

燈謎叢錄

●雜歌謠

一六九

新樂府十一章

雪如

警醒歌四章

張敬夫

新小說第一號題詞十首



售報價目表

日本			日本通用銀
全十二冊	半年六冊	一冊	
四元	二元二角	四角	中國通用銀
中國			
全十二冊	半年六冊	一冊	
四元五角	二元四角	四元四角	

凡日本郵局已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三角未通之地全年加郵費一元凡定閱交報費者務祈將郵費一併交下乃能奉寄

告白價目表

一頁七元 半頁四元 一行四角


編輯兼發行者 趙毓林
 印刷者 岸太郎
 發行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小說社
 印刷所 橫濱市山下町百六十番 新民叢報社活版部

上海廣智書局

再版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世界近世史	中國文明小史	支那史要	歐洲十九世紀史	英國制度沿革史	再版埃及近世史	意大利獨立史	希臘獨立史	土耳其機史	歷史哲學	史學小叢書第一種 俄國蠶食亞洲史略	史學小叢書第二種 十九世紀大勢略論
全六冊	全二冊	全四冊	全四冊	全八冊	全二冊	全一冊	全四冊	全四冊	全四冊	全二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定價一元六角	定價九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	減價二角五分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四角	定價二角	定價一角五分	定價一角五分
史學小叢書第三種 日本現勢論	史學小叢書第四種 亞西里亞巴比倫史	史學小叢書第五種 猶太史	史學小叢書第六種 腓巴西亞史	史學小叢書第七種 波斯史	史學小叢書第八種 埃及史	史學小叢書第九種 亞刺伯史	英國憲法史	英國憲法論	國憲汎論	再版憲法精理	萬國憲法志	政治原論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三冊	全三冊	全三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定價一角五分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三角	定價五角五分	定價七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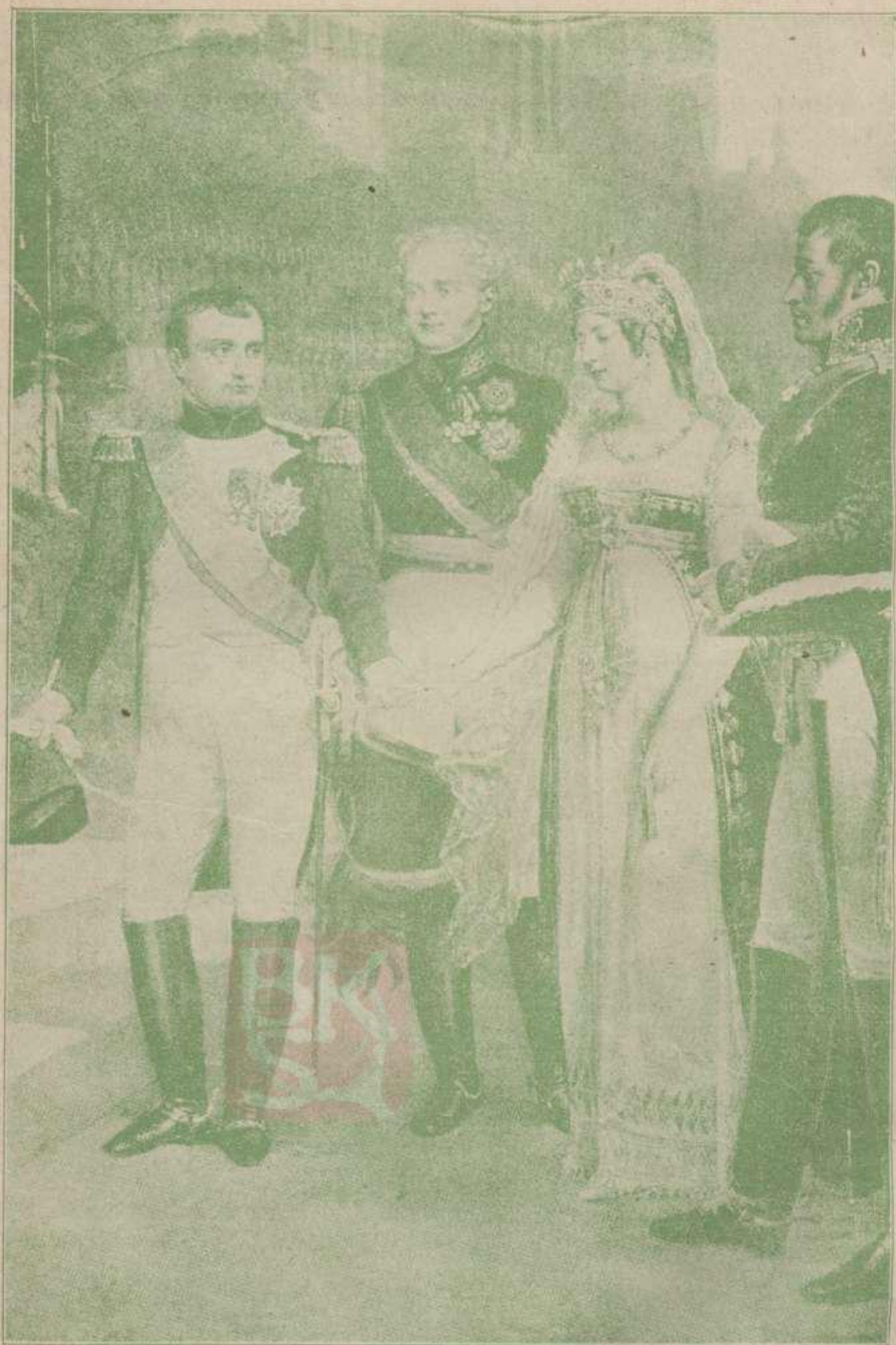
發 行 書 目 (一 其)

那特 政治學上卷國家編	那特 政治學中卷憲法編上	那特 政治學中卷憲法編下	那特 政治學下卷行政編	國家學綱領	十九世紀 四大家政治學說	萬國官制志	國際公法志	共和政體論	十九世紀 歐洲文明進化論	現今世界大勢論	十九世紀 末世界之政治	十九世紀 大勢變遷通論
洋裝全一冊 定價四角	洋裝全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洋裝全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洋裝全一冊 定價四角	洋裝全一冊 定價一角二分	洋裝全一冊 定價三角	全一冊 定價四角	全一冊 定價五角	洋裝全一冊 定價八角	全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洋裝全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全一冊 定價四角五分	全一冊 定價四角
二十世紀 之怪物 帝國主義	東亞將來大勢論	理學鈞玄	增補族制進化論	道德進化論	社會改良論	社會學	近世社會主義	哲學要領	道德法律進化之理	社會黨	經濟教科書	萬國商務志
全一冊 定價四角	全一冊 定價二角	全一冊 定價五角五分	全一冊 定價三角	全一冊 定價一角	全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全一冊 定價六角	全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全一冊 定價四角	全一冊 定價三角	全一冊 定價二角	全一冊 定價三角	全一冊 定價四角

發 行 書 目 (其 二) 

日本維新慷慨家列傳	傳記叢書 第一種 泰西政治學者列傳	傳記叢書 第二種 俾思麥傳	傳記叢書 第三種 加厘波的傳	飲冰室文集	飲冰室自由書	三版中國魂	海上觀雲集初編	未來戰國志	極樂世界	愛國精神談	家政學第一種	家政學第二種
定價 全一冊 五角	定價 全一冊 一角	定價 全一冊 一角	定價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定價 全一冊 六角五分	定價 全一冊 四角	定價 全一冊 二角	定價 全一冊 二角	定價 全一冊 三角五分	定價 全一冊 三角	定價 全一冊 三角	定價 全一冊 三角五分	定價 全一冊 三角
世界諸國名義考	泰西事物起原	天則百話	地球與慧星之衝突	地球之過去未來	處女衛生	男女生殖器病秘書	內地雜居續論	清議報全編	南海先生最近政見書	新廣東	戊戌政變記	速成師範講義叢錄
定價 全一冊 二角五分	定價 全一冊 三角五分	定價 全一冊 四角	定價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定價 全一冊 三角	定價 全一冊 三角五分	定價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定價 全一冊 二角	定價 全一冊 八角五分	定價 全一冊 二角	定價 全一冊 二角五分	定價 全一冊 二角五分	定價 全一冊 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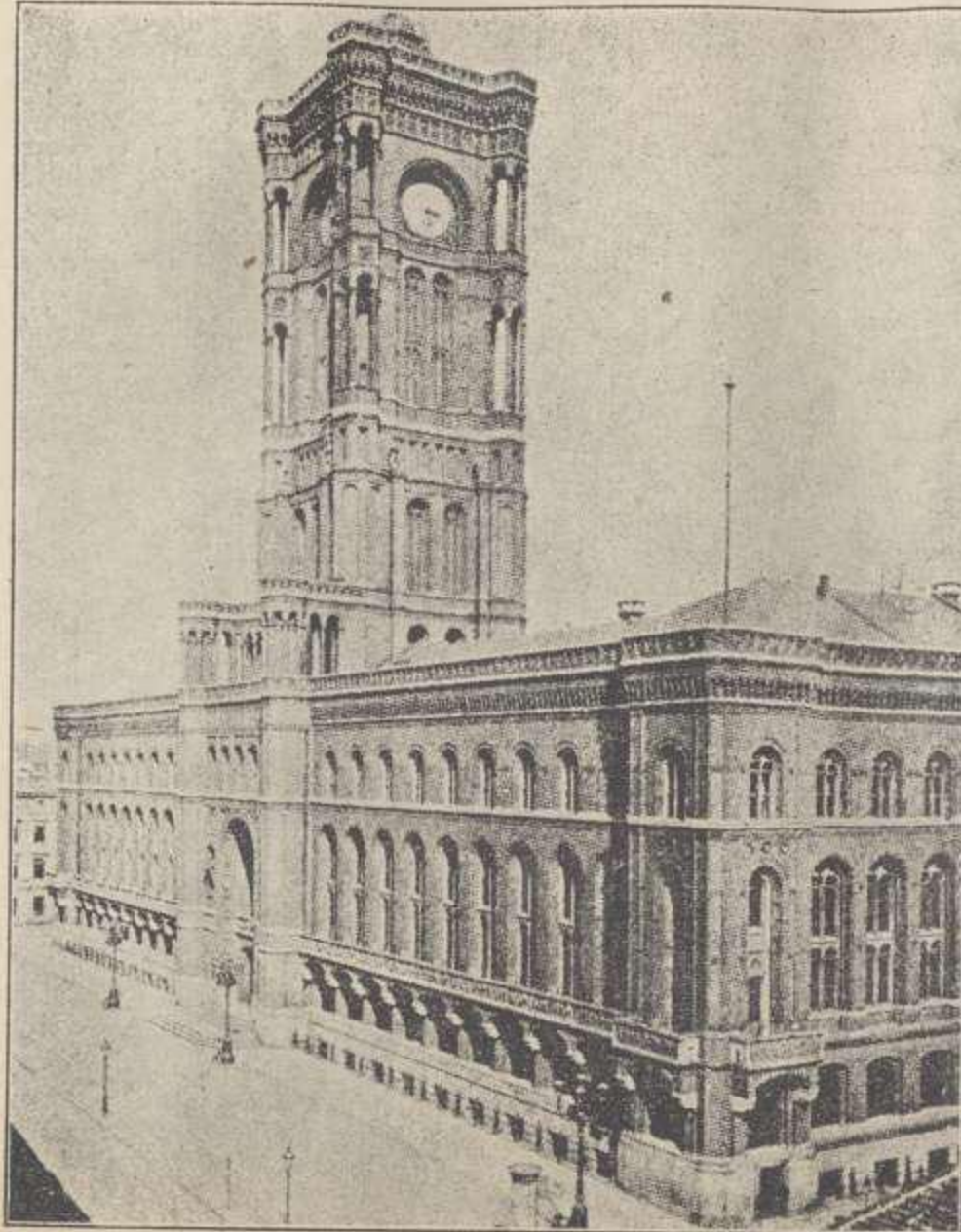
(年七〇八一) 圖之薛爾的於會后王士魯普與崙破拿



Napoleon And The Queen Of Prussia At Tilsit

伯 林 風 景

工
部
局



City Hall, Ber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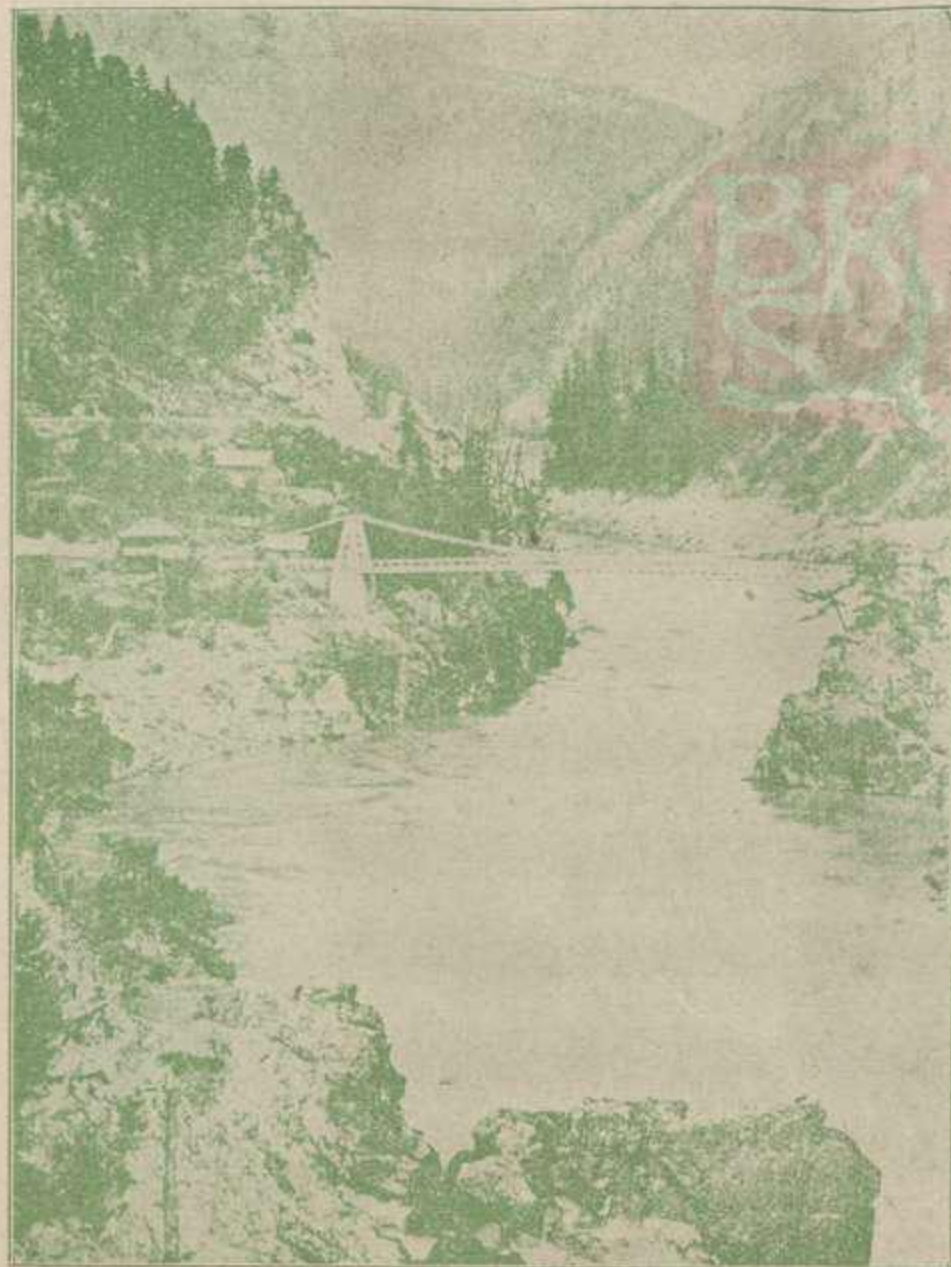


Triumphal Monument In The Tiergarten, Berlin.

非
阿
加
頓
戰
捷
紀
念
碑

加 拿 大 奇 景

加 里 波 山 中 吊 橋



亞 爾 卑 爾 山 中 溪 流



歷史小說 **東歐女豪傑**

嶺南羽衣女士著
談虎客批

第五回 智小五賺烈士回家 俠子連到俄都入黨

前回書表德烈跑到監裡，不見了蘇菲亞的蹤跡。心內十分惶惑。正想跑去報知魯業，和他商量。不料在路上碰著一個人，不住的叫著晏爺晏爺。從後趕來。德烈停足一看，只見那人穿的戴的，都是下人打扮。手裡拿著一個小包袱兒。氣喘喘的走到德烈身邊。急忙摘去洋裝的灰色帽子，低著頭，丁窻展禮。口稱晏爺。許久不曾見着。近來好啊。德烈再看那人，年紀約有五十來歲。相貌也很相熟。總是一時想不起他的來歷。只得含糊答應。那人又道：小的向來在蘇宅服役的。晏爺難道不記得了嗎？德烈聽說，便恍然道：是了。是了。幾乎把你小五都認不得了。你可是爲著你小姐的事情。要來打點的麼？小五應道：正是哩。我們小姐的事情。晏爺怎麼知道呢？德烈道：那有不知道的。道理。我正爲着他。才到這裡來的。小五道：這麼說來。晏爺定然見過我們小姐了。我方初到，沒有門

從晏德烈口中
中點出小五
名字省了許
多閑筆

路。晏爺可有工夫帶我去見一見麼。德烈嘆口氣道。可惜你來遲一天。如今沒法子可以見你小姐了。小五駭異道。怎麼說呢。莫不是政府知道我們小姐受屈。已經釋放了回去不成。德烈道。那有這麼快心的事。我在這裡。天天都要探望你小姐去。昨天還曾見面。卻不料方才跑到監裡。連你小姐的影兒都不見了。我也不曉得他爲著什麼原故。如今正想訪他的下落。可巧就碰著你。小五不待說完。著急道。可是政府要下毒手。竟把我們小姐結果了嗎。說著不覺早已滴下幾點眼淚來。德烈勸住道。這也未必。但是這件事來的古怪。我們著實放心不下。我現在要往各處打聽這消息。你也不必向別處投宿去。且把行李搬到我住的客店來。一塊兒同住。彼此也可照應照應。說著從身上拿出那客店的招牌紙來。遞給小五道。這是我住的客店。你照著這個住址尋去罷。小五接著說道。小的是老太太特地派來照應我們小姐的。總要見了一面。方好寫信回去稟覆。如今小姐既然不在監裡。小的情願跟著晏爺。四處跟尋。安有坐在

客店專候消息的道理。德烈道：你初到這裡，人地生疏，不能彀合我分頭打聽。若是一塊兒同去，不但無益，反有許多不便。倒是到我住的客店裡，等我訪得了，下落回來告訴你罷。小五正欲再說，忽然有一個人，在德烈背後，把他的肩頭拍了一下，說道：大哥在這裡幹什麼？我有一句話對你說，請到那邊去罷。德烈猛吃一驚，回頭看時，認得不是別人，正是子連。德烈原是個聰悟的人，一聽見子連這句話，便知道有些來歷（看官試掩卷猜之，是好消息耶，抑惡消息耶）。因向着小五說道：你不必再思疑了，且先搬行李到我住的客店，我遲一會就來。這時小五沒法兒，只得答應了幾個，告退去了。這裡德烈問子連道：可是有了蘇姑娘的消息麼？子連低聲說道：且別說話，回到那邊，有要緊的事情，告訴你。說着，把德烈一帶，帶到一條窄巷，轉過了幾個曲折，出得巷來，便是一帶極僻靜的地方。但見百鳥返巢，夕陽在樹，野景荒寒，行人絕迹。兩人走到亂石叢中，隨意坐下。子連先開口說道：老兄這會還在熱鬧場中來往，又合人家打

于極着急之時，偏夾入寫景數語何等悠閒

話。真可謂燕處危巢。魚遊沸鼎。不自知其危險了。德烈聽說。不禁大驚怪道。你說這話。從那裡來的呢。兄弟實在不解。子連道。我們的事情。節外生枝。如今又關礙到老兄身上了。德烈問道。究竟又鬧出什麼波瀾來呢。子連道。我有一位相好的朋友。在警察署裡頭充當暗查一職。合兄弟常有來往。方纔碰見了他。同到茶館喫茶。無意中談及近來的案情。他說許久沒有差事。正在無聊。今天稟見署長。可喜的有了一樁案給我查辦。我因問他是什麼案。他說這樁案關係甚大。現還未破。不便說出他的原委。洩了機密。只是署長方才把了一張密札給我。札上開著一個犯人。沒有姓名。又沒寫明是那裡人氏。單把年貌服色。一一詳細寫出。吩咐我四處訪拿。我奉命之後。立刻出來。到處物色。至今還沒頭緒。頗爲焦灼。我也不能久坐了。說畢。正欲要走。我那時記起我們的事情。心裡偶然一動。因用幾句好話。餽他。求他把那一張密札給我一瞧。原來內中所開的身材。長短。五官。位置。與及所穿的衣服。正分明替老兄畫了一個小照。出

來。絲毫。不爽。我當下見了。不免嚇了一跳。幾乎不曾露出痕迹。後來容易支吾。開了。讓他去後。我就不敢怠慢。一溜煙跑向尊寓去。可恨老兄又不在家。萬分着急。正苦於無從尋覓。今幸相遇。不然。怕又要遭他們的毒手了。德烈道。我在這裡。並沒有什麼舉動。却不知爲着那件事。又遽生此波瀾。子連道。定是爲着蘇姑娘的事。無可疑的。今也不消多說了。趁著黃昏時候。天色模糊。老兄且把我的外套風帽都穿戴了。好背着人眼悄悄的跑到兄弟家裡躲避罷。說着。把自已的外套穿在德烈身上。又把風帽替他戴了。德烈道。我現在要訪魯業去。還是蘇姑娘的事。比我自己的還要緊。哩。知黨義者同當如是子連道。不是這麼說。蘇姑娘是已經定了案的。諒來沒有什麼要緊。却是老兄的事。不知爲着什麼發作。萬一遭了毒手。那就後悔。也不中用了。事有輕重緩急。不能不從長計較哩。德烈道。我一時心忙意亂。語無倫次。原來蘇姑娘的事。有了變卦。我還沒告訴老兄哩。於是纔把監裡不見了菲亞。如今要託魯業打聽的情節。說了一遍。子連聽說。

搖頭跌足道。我原不曉得有這件事。如今聽說。真真令人悶死。怪不得老兄這麼着急。只怕老兄再鬧出第二樁案來。那更不了。仍是躲在兄弟家裡。看了風頭。再作道理的。較爲穩當。蘇姑娘的下落。就讓兄弟出來打探。就是德烈兒子。連說得有理。只得答應道。既這麼說。我且依你罷。但是我的行李。放在客店。我總得回去拿了。方可滅卻蹤跡。子連想了一會說道。這也使得。現在路上人少。我陪着你同走。一遭罷。兩人商量定了。一路跑向客店而來。將近到那客店的時候。子連向德烈說道。老兄且站在這裡。略等一等。讓兄弟先去看了光景。待見沒有什麼動靜。才來合你同去。說著自先去了。沒有幾分鐘工夫。便見子連回來。說了一聲無妨。德烈便同着他跑進客店。先把行李收拾妥當。再叫店主算清了帳目。正待要走。恰可小五也背着一個大袱包。匆匆走來。德烈向他耳邊說了幾句話。於是三個人雇了馬車。直奔子連家裡而來。因怕車夫知了住址。纔到街口。三人便下了車。自己拿了行李。及到得子連家裡。已是九點鐘時

候。子連急忙出去買了好些麵麪回來。三人胡亂喫了一飽。德烈心中惦着菲亞的事。沒精沒采的呆了半天。忽向子連說道。現在天色還早。我想着寫一封信兒。託你帶去。一見魯業。可使得嗎。子連慨然允肯。德烈立刻寫了信。再把路徑都告訴清楚了。子連去後。德烈把門關上。和小五守着一盞殘燈。無言相對。忽聽見門外有脚步聲。走到門口便停住了。把門推了一下。再復敲個不住。小五立刻停了口。不敢則聲。估量是巡捕知了風聲。要來拿人。不免吃了一驚。心中暗暗叫苦。又聽見門外叫着道。子連哥。子連哥。睡了麼。德烈因向小五耳邊說道。你試問他找子連幹什麼。小五依着向外頭盤問。只聽見門外的人應道。子連哥沒在家麼。小五應聲道是。門外的人又道。他什麼時候出去的呢。小五道。他出去已有一點多鐘的工夫了。門外的人又問。你可曉得他到那裡去了麼。小五瞧了德烈一眼。只見德烈搖頭擺手。小五會意。便向外頭答道。我不曉得。他沒有說。那人埋怨道。莫不是已經去了。却又偏偏合我碰不着。因又叫道。

大哥大哥。若是子連哥回來。費你心轉致一聲。說那裡人都齊集。等候許久了。請趕快些去。別要把這正經事就誤了。德烈聽到這句。猛然觸起約定今晚開會的事。因開口叫小五道。你開門罷。小五聽說。還似有些狐疑。德烈又催叫小五方才把門開了。德烈道。請那位大哥進來說話。便見那人踏步進來。德烈抬頭看時。認得就是昨晚在會所裡認識的一位姓巫的。姓巫的見了德烈。連忙展禮說道。晏先生爲什麼不到會場去。可是子連哥忘記了那件事不成。德烈先叫小五把門關上。始向姓巫的答道。我們實因今天碰了兩件意外的事。所以不能赴會。累各位等候。實在對不住了。說着把蘇菲亞和自己的事情。大畧說了一遍。姓巫的聽說不住的叫喊道。這還了得。可惜我們全不知道。不然就要跑到警察署去問個明白了。德烈道。這麼事怎可向警察署問去。不止不中用。倒會鬧出事來。如今子連哥出去查訪蘇姑娘的下落。不久便要回來。你且等他一等罷。那姓巫的却不甚願意。看他光景。似是恐怕那裡的人等的不耐。

煩。忽又沈吟一會。便道。我且再等半點鐘。倘或子連哥尙不回來。我再回去告訴大衆。便是。說畢坐下。又把今晚各人自八點鐘已經齊集。十分踴躍。人山人海。專候兩位到來。誰知愈等愈冷。所以特來邀請。不料却有如許波瀾的話。說了一遍。德烈着實道歉。後來兩人一問一答。正在談的時候。忽又聽見有人敲門。三人不知是什麼人。正在想問。門外的人又叫了幾聲開門。德烈仔細聽了。吩咐小五開門。對姓巫的說道。他是我的朋友。名字叫做蘇魯業。說着那邊小五早已開了門。讓魯業入來。依舊把門關上。魯業見過了德烈。見有一個生面的人在座。頗似有些疑惑。不敢說話。德烈知他意思。因把他兩人各爲介紹。說明來歷。方才分頭坐下。德烈忙問魯業曾見過子連沒有。魯業道。見了他。才曉得老兄在這裡。德烈道。子連怎不回來呢。魯業道。我原是合他同來的。走到半路。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說要到一個地方去。把衆人散了。才轉回來。德烈聽說向姓巫的說道。子連哥果然記得。如今怕已到會所去了。姓巫的道。子連哥

既然去了。我也不必等他了。改天再見罷。說着站起身來。告辭去了。於是德烈再把菲亞失了下落。自己又被查拿的事情。和魯業大家談論起來。正在相對歎息。忽聽轟然一聲。恰似半天起個霹靂。忽又聽見喊聲大起。鬚髯有人說別要被他的跑了。別要被他的跑了。這裡三個人聽了這話。以爲是巡捕真來圍捕。無可疑了。魯業乃低聲說道。這屋子沒有藏躲的去處。又沒有後門可以出走。恁生是好。德烈道。我本來沒有犯事。他若果來。就任他拿去。也是沒奈何的。那時小五四邊一望。連忙點頭說道。爺們別要慌張。我有法兒了。原來子連在磨粉公司做工。常見有破爛布袋不中用的。那公司往往把他拋了不要。每是做工的拾他回去。做個帳幕。或則賣給收買爛布的。隨便賺幾個錢。子連平日也曾拾得好些。山也似的堆在屋子裡。當下小五一眼看中了他。便拖着德烈說道。晏爺走到那裡。把身子藏在裡頭。倘然巡捕果然入來。我再把布袋加上。連把你蓋得密了。或者他們看不出來。可以倖免哩。看官。這正是掩耳盜鈴不中用的。

偏是着急偏
要插入閑事

俄國風俗本

拙計。俄羅斯的巡捕。那麼利害。若使他果真知了風聲。到來圍捕。定是一點兒都不肯放過。那有這麼。就可以躲得過的道理。當下德烈知道這條計策。是不中用的。不覺失笑道。小五你別叫我鬧笑話罷。何必如此呢。說著安坐不動。一面留神打聽外邊的消息。只聽見隔壁有人開門聲。有人叫罵聲。又有人發怒埋怨聲。連忙走到門邊。側耳向外頭一聽。不像是巡捕拿人的光景。後來細聽。曉得是因男女姦情。鬧出來的。原來俄國風俗。淫亂非常。凡是繁華地方。大率設有一間叫做什麼廣交俱樂部。看其名目。雖似爲交結起見。實是一個桑間濮上的去處。無論諸色人等。但能拈出五十金。入了這間俱樂部的名籍。便可靠着會友的稱呼。合好些女人拉攏。就是貴女命婦。也可隨意指名邀請。倘或彼此相悅。容易相期野合。人不爲怪。這真是一間極彰明較著誨淫的大公堂。可憐俄國的男兒。又都不大以戴那頂綠頭巾爲恥。因此下流婦人。視那偷漢的事情。作爲尋常。縱然本夫歸來。碰見了野鴛鴦雙棲雙宿。只憑那婦人花言

極野蠻故有
此等淫風與
歐美文明各
邦絕然不同

巧語。隨便說了幾句。便可無事。甚且有強迫本夫。要他合那姦夫拉作相好的。只有一件。這等姦情。大都爲財色交換起見。所以本夫雖無權利。可以禁制其妻。不許外遇。那姦夫却有優先特權。不許有第二姦夫。橫來攙奪。若是冤家路窄。兩個姦夫。碰在一處。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定必大鬧起來。這件事說來看。官或者不信。只我說書的從來沒說謊話。況且這種事情。關乎一國的風俗。我更不能白白捏造出來。卻是有一個外國人。久住俄國。深知他國的風俗。後來著了一部俄羅斯論。把這件事都寫了出來。我方才說的。真不是懸空構造。污蔑人家的哩。閒話休題。卻說那晚因爲有一個淫婦。約了一個紈袴子弟。到家私會。不意別個姦夫。也於是晚醉後尋來。兩雄相遇。勢難相容。初猶齟齬。繼而用武。那紈袴子弟。平日最喜合那些無賴來往。所以他的身上。常常帶有六響短鎗。當下怒從心上起。突然拔鎗出來。向著那後來的姦夫。照準一發。却是不偏不倚。正中要害。可憐嗚呼哀哉。一命往靈台去了。那紈袴子弟。知道打死人命。

是不了的。急忙開門跑去。那淫婦見了這個光景。恐怕牽累。因就大叫救命。早已驚動了左右隣舍。大家都走了出來。鬧的十分洶湧。湊巧德烈們住在隔壁。却被這杯弓蛇影。吃了一驚。後來在門內聽得清楚。才曉得是合自己沒交涉的事。各人方才捏了一把冷汗。依舊談論起來。魯業道。今天老兄無端的受了這番驚險。想來真是不值。況且我國的警察。十分利害。老兄住在這裡。恐怕到底被他打探出來。依我主意。老兄總要離了佐露州地方。才是穩當。德烈道。兄弟本是爲蘇姑娘的事來的。現在忽然不見。一定是凶多吉少。倘然打聽不出蘇姑娘的消息。我無論如何。斷不走出去的。魯業又道。老兄既不能出門。在此也是無益。況且有我回子連在此。一切可以交付我們。將來一得消息。便可飛報。說了許多的話。德烈始終不允。魯業無法。默坐許久。見德烈往廁所解手去了。小五悄悄的向魯業說道。我有一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我出門的時候。晏爺的老太太。略有欠安。我現在只說病重。晏爺是一定要回去的。你道使得麼。魯業

道。甚妙甚妙。不一會德烈回來。小五便道。小的來了一天。因爲匆匆。還來談及晏爺的家事。小的動身的前幾天。碰見了府上的管家。聽說晏爺的老太太。害了一個大病。十分沈重。服過了好幾位醫生的藥。總不見功。我們老太太聽見了。也會叫人過去問候了好幾回。不知晏爺這幾天。可曾接有家信沒有。德烈聽說大驚道。我的母親。害的究是什麼病証呢。小五道。頭裡不過冒了風。後來變了一個傷寒証。據醫生說。倘或再有變動。那就不好了。德烈聽罷。心中十分納悶。一連嘆了幾口氣。呆呆不語。心中盤算道。真真好不湊巧。菲亞的下落。茫然不知。母親的病。又不知吉凶如何。真是禍不單行。想到這裏。不覺淚下如雨。因對魯業小五二人說道。這是我必得回家一看。但是此間的事實。在放心不下。如何是好。魯業道。此間諸事。我與子連斷無不盡心辦的。老兄儘可放心。說話間。恰好子連歸來。各人暫把德烈回家的話。停了不說。先向子連問那集會情形。子連道。大衆聽了我的報告。不免激動公憤。咆哮大叫。各執一論。幾乎要

去生事。後來却被我勸止了。各人猶自忿忿不平。都說今晚開會不成。實在可惜。但得有了機會。我們仍當再合起來的話。這裡人心真是十分可靠哩。德烈魯業聽畢。也不住口的贊嘆。後來小五向德烈問道。晏爺既要回去。以早爲妙。請就收拾行李。明天動身罷。子連道。我正想勸德烈哥到別處一行。德烈哥莫不是先有了這個主意嗎。德烈聽說把小五說他母親有病的話說了。子連原來不知是假的。不免嘆息了一會。更合魯業勸德烈定要早些回去。德烈道。兩位既然這麼說。兄弟就定了主意。明天起程就是。倘然家母病好了。兄弟正可潛身再來哩。因對小五說道。你且住在這裡。等得了蘇姑娘的消息。便可回去報知你老太太。再要找着我告訴一聲。小五一答應了。德烈又向子連說道。倘然尋着蘇姑娘的下落。見沒有什麼變卦。你也可把蘇姑娘的事情。交付魯哥照料。你不必再在這裡謀生。我寫下一封信給你。薦你投到本部去幫幫忙罷。又向魯業說道。這裡的事。全仗老兄一肩擔任了。兄弟來的時候。曾向葛君

領得二千金來。如今除了用去多少。全交老兄收下。好去打點一切。兩人也都答應過了。魯業忽然皺眉說道。現在警察署既然派了暗查。守住各處路口。老兄去的時候。若非弄些小計。是斷不容易走得過的。子連道。可不是嗎。說着沈吟了半天。忽然說道。我想得一計。只不知可用不可用。因向兩人說了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兩人聽了。齊聲贊道。這條計策。一定使得。於是德烈就從這晚準備起程。不提。卻說佐露州警察署長。因聽見有人打算劫獄的消息。心怕萬有一失。立刻移文到監獄署。提了蘇菲亞到自己署內。禁在樓上一間小房子。連署內人都不叫他知道。後來再向獄卒查問。自從菲亞下獄以來。可有什麼人進來探候。那獄卒被詰不過。只得把德烈的行徑。說將出來。警察署長問明了年紀相貌。便吩咐好幾個暗查。叫他着實查辦。那告訴子連的暗查。正是其中一人。叫巧子。連碰着德烈。叫他趨避。因此不能拿獲。那幾個暗查。恐怕德烈逃往別處去了。因請命署長。求他添派幾個人。在各處路口。晝夜輪守。但有過

往客人都要鑒貌辨色的。細心盤究。這麼辦法。足足鬧了兩日一夜。還不見有什麼影響。都以爲德烈聞風先遁。無從追究。不免把這件事漸漸看得鬆了。到了第二天晚上。約莫八點鐘時候。風急雲低。凝寒欲雨。那東郊鐵線橋上。電燈的。剩有巡捕一人。站着看守。忽聽見那邊喊聲大起。那巡捕掉頭一看。見有兩三個馬夫圍着。一人要打那人。不住口的大叫救命。巡捕見了。這個光景。照例前去開交。剛把馬夫攔住。忽然街上的電燈。不知爲着什麼原故。霎時間。全行熄滅。變了一個昏天黑地的世界。約等了五分鐘工夫。電燈依舊放光。那巡捕問過了那些人。知道他只因鬥口。勢欲打架。却喜彼此未曾受傷。那巡捕轟的責了幾句。勒令他們散了。自己却走回橋上。眼不轉睛的守着。不到一會。只見子連慢條斯里的從橫街現身出來。正欲過這橋去。少不免也被那巡捕糾纏了半天。才肯放走。子連過了橋。便一溜煙的直向前頭進發。不上半個時辰。早已離却市鎮。到了一個鄉下地方。萬木森森。行人絕跡。只見路旁有一座

破廟門也不關。燈也不點。可怪的子連見了這廟。怕也不怕的闖將入去。故意的咳了三聲。只聽見裡頭也有人咳了三聲相應。子連便跟著聲響摸摸索索的進去。却忽拉著一隻暖和的人手。因就叫道。德哥呀。原來子連定下計策。找着幾個心腹的人。扮作馬夫。雇了幾輛馬車。把德烈送到那隔着鐵橋不遠的地方。那假的馬夫。却忽把車停住。裝作要打架的模樣。好把看守的巡捕騙離開了。又預先約定在電燈局管機器的朋友。叫他到那時候。故意把機器弄壞。等那電燈一時都熄了。看不見人。德烈就可趁這機會。偷過了那張鐵橋。一直跑到那間破廟等候。這會德烈見子連來了。兩人拉著手出了廟門。子連道。這裡沒有稽查。我們且在此作個竟夕談。等到天亮再走罷。德烈道。兄弟歸心似箭。恨不能插了翅膀。立刻就飛到家裡去。晚上走路是我向來不害怕的。請老兄回去。兄弟就此告別了。子連道。老兄既欲星夜趨路。兄弟自當再送一程。路上也可談談。不致寂寞。於是兩人携手同行。一路上子連故意說些閒話。把

德烈開慰。德烈却是不大說話。心中七上八下。十分難過。及至東方白了。德烈定要子連回去。子連也覺送的路程已遠。方才說了幾聲珍重。握手而別。德烈回家之事。今且慢表。卻說子連自送德烈去後。立刻轉回家中。告訴小五知道。再往魯業處探聽菲亞消息。可惜魯業沒有在家。子連也不等候。仍回家去。至第二日再往尋問魯業。一見便說道。我已經得了蘇姑娘的消息。正想前去告訴老兄。老兄來的湊巧。說著讓子連進去坐下。子連忙問事情怎樣。魯業道。我自從那晚回來。跑到各處暗中查訪。方才碰見了一位同僚。無意中卻探聽出蘇姑娘的下落。原來就在警察署的樓上。真是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天下往往有這種事情。哩喜的同在一個地方。我想設法照應。比在別處似爲容易。請老兄即叫小五趕去。把這事情告訴德哥。叫他放心便好。子連道。蘇姑娘既有下落。我們實在歡喜。而且事隔幾天。還沒大變卦。想來沒有什麼要緊。但怕老兄是個署中人員。不方便進去見他。卻如何是好。魯業道。我已想得一法。

我想着對那警察署長說。菲亞的黨羽很多。就在佐露州境內。已是不少。何不任我進去見他。常常和他扳談。待拉攏熟了。就可把他的內情探聽出來。我原是署中人員。署長平日也很信我。他不知是計。一定肯答應我的。那時我就可以自由出入。照料蘇姑娘了。子連聽說。連忙稱妙。又道。蘇姑娘既然是密密的監在警察署裏頭。諒來我是不能進去的。我在這裡。也不中用。德哥臨去曾說。但有了蘇姑娘的消息。總要快些通知本黨。兄弟早曾立念。要到本部去。現在想着把蘇姑娘的事。全託在老兄一人身上。我便動身前往彼得堡了。如若風波平後。老兄還須出去運動那些同志。倘得機會。總要依著前議。替他開了一個公會。才是魯業一應答道。有我在。蘇姑娘的事。總可放心。開會的事。我亦十分著緊。但有機會。一定要辦的。老兄到了本黨。也當爲兄弟先容。兄弟有工夫時候。也要到本黨看去。子連道。蘇姑娘須到來年。方能出獄。這一年之內。老兄須得常在這裡。魯業道。這是一定的。不消老兄吩咐。子連道。我去本部。德哥雖

曾有信給我。還想向蘇姑娘求他多寫幾封。一則可以報告實情。二則可爲兄弟紹介。這件事還須老兄見了蘇姑娘的時候。代爲致意。兄弟專等了這封信。便可起程了。魯業答道。兄弟明天便去見署長。若得成功。後天定可弄得信來。老兄後天下午來談罷。兩人又說了一會話。子連才回去。次日魯業自去運動。果無警察署長。信以爲然。中了魯業的計策。魯業因得見了菲亞。把自己的來歷說了。又問過情形。知道菲亞在這裡。也與在監裏的時候。無甚分別。不大吃苦。又把德烈已去的事。及德烈怎麼吩咐的話。詳細說了一番。菲亞聽了。又悲又喜。謝了魯業。並託他出去致意子連。魯業再把子連想到本黨去。正要求寫紹介書的話說了。菲亞道。子連肯去。是很好的。我正樂得爲他紹介。但不知他要幾時動身。魯業道。他一切都已預備。只等姑娘寫信給他。他便立刻可以起程了。菲亞聽說道。這麼着。我今晚寫下了信。煩你明天再來拿出去罷。魯業答應一聲。是。見進來已久。因就告辭出去。到了第二日。喫了早飯。依約再去相見。菲亞

就把一封信給他。說道。這位濟格士奇大哥。就是本黨的會長。子連帶這信去。見過了他。自然曉得安置。你出去對子連。說到本黨見了各人。都替我致意問好。就是魯業領了信。便即出來。和子連一一說了。子連道。我既得了紹介書。明天便可動身。一切後事。全仗老兄一肩担任。務期常常有信給我。通個消息要緊。魯業道。是了。你替我在本黨報了名字。我正可以常常寄信到本黨去。報告蘇姑娘的消息。子連答應了。便興辭回去。第二日魯業親去送行。直送到火車站。看自鳴鐘剛報十二點。汽笛一聲。車輪展動。魯業連忙脫帽揮手。道了一聲珍重。子連在車上也脫帽還禮。看看車行已遠。彼此猶復探頭相望。頃刻間影兒也看不見了。魯業獨自悄然回去。自此就常到菲亞處照料一切。不必細表。且說子連離了佐露州。只覺車行如電。不止一日。早已到了彼得堡。恰值黃昏時候。晚上不便前去找人。只得跑到市上。一趁熱鬧。但見電燈的的。車聲鱗鱗。人山人海。好不繁盛。子連一路觀看。直至十一點鐘。回到客寓。在牀上輾轉總

睡不着。辰早起來。用過了飯。便檢出菲亞和德烈那兩封紹介書。雇了一輛馬車。直奔向昌理街而來。不一會到了街口。子連恐怕車夫曉得他的去處。大不方便。因就下了車。照着德烈吩咐的住址暗號。一路留心尋認。果見有一座洋房。坐向結構。都與德烈說的相合。只見堂開四面。樓聳五層。不舊不新。又高又大。子連知道這間定是本部不錯。因上前把門鈴一壓。不一會內裏走出一個應門的人來。問道。駕上是誰。訪那一位。子連嘗從德烈學過幾句黨中緊要的密話。因用着密話答道。我有要事。求見會長。現有紹介書帶來。千煩通報。說着把那兩封信和自己的名片。遞給那人。那人接着。一看。說道。濟格士奇會長不在。這裡了。現只有代理會長在家。你想見他嗎。子連道。會長既不在家。就見一見代理的。也是一樣。那兩封信仍請你拿了進去。代我說一聲罷。那人進去。不一刻便出來說道。代理會長相請。你來這裡暫等一等罷。說着帶子連進了大門。就在東首一間小房子。讓子連坐下。便自入內去了。子連在客房坐着。等了半

天。還不見主人出來。好不耐煩。見那邊桌子上有幾本小冊子。隨意拿來一看。原來都是照片。多是攝影俄羅斯各都會的景致的。看不上五十幅。只聽見門聲一響。急忙抬頭一看。只見從門外進來的。並不是男子。卻是一位降凡仙女。絕世佳人。出落得俊眼修眉。纖腰玉臉。風度翩然。軒軒霞舉。再見他打扮的身。上穿着黑呢上衣。腰上繫着一條百疊長裙。昂然入來。給子連握手爲禮。開聲說道。尊駕可就是赫子連兄麼。久仰久仰了。賤名是裴我彌。這幾天剛從瑞士回來。湊巧濟格士奇會長。同着米利古要到阿美利加幹別的事情去。因把黨裏的事情。暫時交我代理。會長已於今早上車去了。足下來早一天。還可以得見。如今會長雖然沒在這裡。足下的來歷。會長不時說起。我們十分感服。今得相見。慰喜萬分。就請留在這裡幫忙甚好。子連道。謝君厚意。我到此間不得一見會長。雖然是一憾事。然蒙姑娘收用。甚願効力。我彌道。彼此都是出來辦公事的。何必說這客氣話呢。後來我彌問了菲亞的情形。不免悲喜交集。幾要哭將

出來。子連把魯業怎麼答應招呼的話再三說了。我彌才稍安心。兩人一問一答。差不多談了四五點鐘工夫。我彌見子連雖然沒有多大學問。卻是議論明通。性情豪爽。不覺十分歡喜。問道。現在可是住在客棧麼。子連道。是的。我彌道。這裡不宜人多出入。我們另外有一個所在。招呼同志。請足下就今天搬到那邊去安歇。不用住在客棧了。說着自掣電鈴。叫人拿了筆墨進來。寫了一張條子。所寫的像是畫符咒的一樣。看不出是什麼字。寫完。遞與子連道。你到客棧把行李搬到巢虎街第五號門牌那一家雜貨店。你進去拉他一個掌櫃的。把這條子給他一看。他就曉得招呼你了。你在那邊。同住的人都是同志。無論什麼說話。都可以說的。彼此正是兄弟一般。萬事都不要客氣。子連答應道。我初到這裡。黨中規矩。全沒懂得。還仗各位指教指教。我彌道。你在那邊。住上一個半月。我們黨裡的事情。大概都可以懂得了。子連恐怕我彌有事。因就起身說道。我就回客棧搬行李到那裡去。改天再來奉教。我彌道。現在已是午餐時

候。請在這裡喫過了飯才去。也可多見幾個同志。子連見他這麼說。也不推辭。因再坐下。再談了好些事情。到了十二點鐘。早有小廝進來請飯。我彌便請子連回去。我彌讓子連到了那間食堂。只見室中陳設清雅異常。中間擺着一張長枱。兩旁擺着彈弓椅子。壁上掛的不是油畫。就是磁碟。桌上也插着一瓶生花。子連進去。只見有四五人站起相迎。子連連忙上前爲禮。我彌便把各人姓名。告訴了子連聽。才知道都是在本部司事的職員。我彌讓子連坐在客位首座。自己坐了主位。這也算是替子連接風的意思。大家飲過了一杯香檳酒。喫了半點鐘之久。就散了席。又回到客廳談了一會閒話。子連才辭了衆人。回到客棧。把行李檢好。再雇兩輛馬車。把一輛載了行李。自己坐着一輛。投向巢虎街而來。見了第五號門牌。子連便下了車。先走進那雜貨店。問道誰是掌櫃的。只見六七十歲的老漢。上前答應道。我就是本店的掌櫃。請問貴客有什麼光顧。子連道。有一張字兒領教。說着從身上拿出我彌寫的條子。交與那漢子。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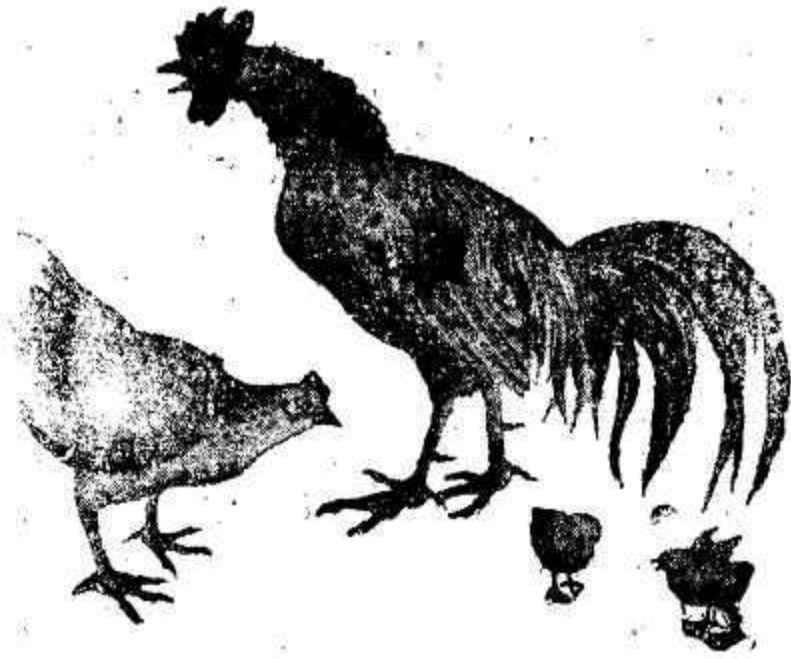
漢子一看。從新施禮道。行李都已到了沒有。子連道。都已搬來。指着外邊那輛馬車道。就在那輛車裡頭。那漢子道。請老兄到樓上坐去。說着吩咐夥計道。你們把那些行李。都拿到樓上去。便帶子連登樓。上了一層又一層。到了一間客廳。分賓主坐下。彼此通過姓名。只見夥計已把行李搬上來。那漢子道。這行李都搬到第七號房去。又吩咐夥計給了馬車錢。兩人就在客廳扳談起來。各自把來歷說了一遍。子連才曉得那漢子原是一個豪商。從前向國家承辦過幾宗生意。積了好些錢。後來政府見財起心。無端的誣捏個罪名。竟把他的家產抄了充公。他見政府太過無理。不勝其忿。自挺身入了民黨。因他年紀長大。又於運動的手段。不大在行。自願在這裡開了一間店子。以便招呼同志。這間店子的夥計。都是黨人。外面是認真做些賣買。却在樓上招納黨人。日裡頭各人出去運動。在家的人少得很。一到晚上。便俱回來。常有十個八個。天天聚起來談天說地。也很快活。當下子連把自己的來歷說了。那老漢也十分佩服。贊

他豪俠。到了六點鐘時候。兩人一同喫過晚飯。那老漢才安頓過子連。叫他到第七號房安歇。便自下樓去料理舖事。子連在車上辛苦了兩天。在客棧又睡不着。這會有了安頓的地方。又沒有人來談。因就躺在床上。朦朧睡去。及醒過來。一看時辰表。已是九點鐘。只聽見客廳那裡。有幾個人吱吱呱呱的發大議論。子連知是同住的黨人回來了。於是整頓衣服。忙走到客廳來。和各人相見過了。內中有一位叫做那棠松。有一位叫做瓜必乾。都是黨中的黨中的有名人物。也於前兩天搬到這裡來住的。原來他兩人合着一位女員。叫做寶璧拉的。扮作農人夫婦。隨到各處村落。日日運動。不料被暗查識破。突然將他三人捉了去。因在行李裡頭搜出信札一包。都是與本黨往來通消息的。於是裁判所定罪。判令監禁五年。可幸那個地方有一個同志姓畢名德的。說起他的本事。飛簷走壁。殺人放火。件件都精。曾於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因爲聶乍協事件。受了牽連。政府強把他充軍。畢德不待限滿。逃了回來。現在正是在家無事。因

聽見了那三人被捉下獄。在監裡日日要受好些苦楚。便忍不住那一把無明業火。因乘暗夜潛入監裡。把那看守的人都綁着手足塞住了口。打開監門。把人帶了出來。連夜走了四五十里。將近走到彼得堡地方。畢德向衆人說道。我久有志要到外國一遊。如今鬧了這件案。我也不便住在這裡。意欲趁此機會。往瑞士去走一遭。今已到彼得堡。兩君投向本部藏身。自然可保無事。我從此去了。因就飄然而去。兩人却自跑到這裡來。當下兩人把自己來歷說了。子連聽說嘆道。畢君手段高強。真真令人嘆服。兄弟爲着蘇姑娘的事。糾合了一千幾百人。想着救他一個。還救不成。畢君獨自一人不用帮手。就能殺把你們救了出來。相形之下。真叫兄弟愧死。只恨畢君遠去。不能殺相見一面。棠松答道。畢君雖然往瑞士去了。恐怕他不久也便回來。老兄和他定有相晤的日子。哩。子連道。畢君想遊歷各國。爲什麼先到瑞士去呢。棠松道。你還沒知道麼。瑞士接近我國。他又是萬國公地。各國政治上的干涉。比別處少些。所以各國亡。

命的都跑到那裡去。我國的志士在那裡的人正不少。也有辦事的。也有念書的。現在代理會長也是於前幾天。才從那裡回來的。現今那處還算是我們一個根據地。所以畢君竟投那裡去了。大家再談了好些議論。正在談得高興。忽聽見樓梯作響。似有人緩步上來。各人停了口。抬頭盼着。只見我彌尋常裝束。同着一位中年少婦。昂然上來。各人連忙站起迎接。我彌指着那少婦向子連道。他叫寶璧拉。也是吾們黨裡的一個俠女。前兩日和那兩位一同從獄中被救出來的。又對璧拉說道。這位就是赫子連兄。於是一同坐下。我彌慰勞了子連一番。又問了菲亞的許多零碎事情。直談至十一點鐘。方才回去。自此子連住在這間店子裏。日間或在家裡看看書。或到本部。幫幫各人辦事。夜間便在樓上。和那黨中同志。講求議論。不上一個半月工夫。把黨裡的緊要機關。秘密事情。都十分曉得了。就在彼得堡近處。暗中運動。他的相貌古樸。極似一個鄉間長者。因此出入工場。很能感動衆人。又沒有一人敢疑他是個民黨人物所

以他的運動。往往得手。子連却到處替那工人。設立小會。以爲團結。不上兩三月工夫。已開了好幾處。本部各人。見他才幹。十分歡喜。我彌也另眼相待。有握要事件。往往給他辦去。他也不負所託。一日子連照例到鄉下去。方欲進入一座紡紗工場。才到門口。忽聽見內裡拍手喝采。因就停住了足。靜聽一會。但覺得有一個女人聲口。正在裡頭演說。見他說的議論。髣髴蘇菲亞往日所說的一樣。不覺十分駭異。暗中納罕道。內裏演說的。分明是我蘇姑娘。但蘇姑娘監期未滿。那得到此。即如出了獄了。也應該回本部。爲什麼卻先在這裡演說。實在令人不解。正疑惑間。忽聽見拍手之聲。知是演說完了。想道。無論是蘇姑娘與否。總得進去一看。就明白了。想着自向門房通報。即大踏步走將入去。要知演說的果是蘇菲亞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政治小說
回天綺談

玉瑟齋主人

第七回 壯士抱不平救人母子 美人思義士惹起相思

卡爾巴利到這村落。雖然是政府的包探。稽察不到。但無親無故。終不可以久居的。又跟着大路。望前走去。途中有一間酒店。酒旗高掛。招牌上寫着麵包魚肉麥酒葡萄酒各種零買等字。卡爾巴利正是腹如雷鳴。進這店子。要買麵包。并借他的地下。略歇一歇足。這店主也有六十多歲。兩鬢如霜。出來問道。貴客吃酒。還是單要麵包呢。招呼款待。格外殷勤。卡爾巴利答道。有精良的葡萄酒沒有呢。有請給我一大杯罷。老翁再問道。要下酒的菜不要呢。卡爾巴利就命他拿了鳥肉一個。還要一兩個乾菜。高坐獨酌。同這老翁。雜談種種零碎的事。情。剛這時店子門前。有老的。有少的。或男或女。都在他的店子經過。卡爾巴利向店主問道。今兒遊人如此之多。可不是祭日嗎。老翁說道。不是。離這處地方。

差不多有一里多。那處山麓。有一個鄉。有的公園。現在百花齊放。且今日天氣晴和。他們都是往這公園的遊耍。貴客在那處來的呢。若沒有要緊的事情。去這公園散散步。也可以過日子的。卡爾巴利心中雖不大愉快。然見這老翁說這公園。怎樣佳勝。且天色尚早。算帳後請教老翁在那條路去。老翁逐一告訴他。卡爾巴利依他的說話。行到公園。巡覽一回。在這樹陰。歇一歇足。剛有一婦人。年可五十餘。携一二八許的少女。迎面而來。優游緩步。評花品草。笑容可掬。舉止閑雅。很有大家的風度。忽有虬髯滿面。眼光如鶩。年約三十餘的一大漢。酒氣薰薰。一眼覷見這兩個婦人。就快快跑來。唐突冒昧。拉着少女的手。說道。令娘生得這樣縹緲。真是絕代佳人。何不偕我同去。浮一大白呢。說畢便欲伸手。強扯他回去。那時婦人見此唐突。嚇了一驚。心裏暗想道。這還了得。遂罵了幾聲大漢無禮。引了少女。望別一條路去。這大漢睜起眼來。罵道。在這鄉村。誰不懂得我的大名。你這個老嫗。敢來作對嗎。真不知好歹。可快下去。不然怕你

不得了。再拉少女的手。強他回去。這熱血盆湧。慙直慷慨的卡爾巴利。見這些不平的事。如何忍得。趕忙站起來。跑到大漢身邊。叱道。青天白日。你這些無禮漢。膽敢凌辱婦女。還未說完。那大漢便接口罵道。你這乳臭小兒。在那處來的。膽敢干與某家的事。仔細要揭你的皮。猛喝一聲。就有七八個無賴。倉倉皇皇走將進來。要打卡爾巴利。這卡爾巴利身材高大。本身力是穀使用的。且他嫻習武藝。一拳一脚。就打得他們七顛八倒。他們見敵他不過。就把路邊的石頭。亂擲過來。喧鬧一會兒。園裡頭的男女老幼。都跑來看甚麼事情要打架。有一兩個明白的老年人。便用說話勸開了。這時婦人與少女。見這壯士的膽氣。與及他的武藝。實在感賞。特向這個壯士。謝他的恩義。說道。貴君是在那處來的呢。蒙貴君垂救。實在感激不盡。深愧無以為報。妾家離這地方不遠。若不嫌隘陋。請一枉駕。卡爾巴利略一問訊。始知他二人原是母子。心中想道。天色已晚。且行蹤還未有定。就答應他。跟着他走。足足行了幾里多路。纔到他的家裡。他兩母

子先進去不一會就有一個丫鬟導卡爾巴利進客廳去。卡爾巴利看他的房子結構很好。高敞壯麗之中還帶幾分雅飾。這些院子芳草如茵。異卉交枝。深紅淺綠。一一相間。庭外還有一個小池。芙蓉出水。輕盈可愛。池邊有一對鴛鴦。兩兩對浴。有趣得很。書架上頭又擺了許多異書古畫。窓明几淨。實在可愛。等了幾刻鐘工夫。有一六十多歲的老翁出來款客。這個老翁就是他家裡的主人翁了。這主人向卡爾巴利恭恭敬敬。見一個禮。纔坐下。就把剛纔的事情。伸謝卡爾巴利幾句。卡爾巴利也說幾句謙遜的話。賓主暢談。一直談到夜分。就留卡爾巴利吃飯。老母少女都出來陪客。獻酬交錯。差不多都要醉了。卡爾巴利就在他家裡宿了一晚。翌日就要告辭。主人苦苦留他。多住幾天。卡爾巴利細細一想。以爲我這時候。也要找個僻靜的地方。暫時藏身。這處亦差不多絕人逃世一樣。就決意答應了他。原來卡爾巴利天性優美。眉目如畫。正所謂威而不猛的美少年。這個少女自從那日在公園裡頭。見他的慷慨武畧。已有幾

分愛慕。後來見他的言語丰采。恁樣雍容閑雅。越發愛慕起來。焦思鬱抑。就害起相思病來。近來飲食頓減。如醉如癡。他的父母就聘些有名望的大夫。替他診脈。但是吃甚麼藥。也不見功。身體却一天一天衰弱起來。他的家人。是看他似掌上珍珠一樣的。見此情形。這還了得。天天要替他祈禱。東奔西走。忙過不了。後來在他身邊的丫鬟。漸漸曉得他是愛慕前幾天到來這位貴賓。約略告訴他的父母。他的父母。恍然大悟。細思秋士能悲。春女能怨。本來是人情上不能免的。況這個卡爾巴利。容貌生得恁樣端正。才畧又恁樣宏富。真不愧佳婿。無怪其然。遲一兩天。就請卡爾巴利到一間密室。細問他的姓名。又問他自那裡來的。果因甚麼事情。子身來到這個地方。卡爾巴利答道。我離家時候。本是沒有定往那一處的。祇想漫遊各處。一則可以看看各處的風土人情。一則可以經歷世路的艱難。任意所之。所以漂泊到這個地方來。初沒有要緊的事情的。至真姓真名。恕不相告。主人越見奇怪。苦苦查問。更說道老夫本有個兒子。今年

剛纔十六歲。自數年前出門去。至今還渺無音信。現在除小女輔拉華外。實沒有可依賴的。這處房子。雖是狹小。不揣冒昧。請以貴君與小女爲婚。將來繼承老夫的家事。不曉得尊意如何。大凡婚姻的事。不問男女。議及自己的婚事。少不免要害羞的。此是心理爲社會上所裁制。自然的現象。卡爾巴利這時倉皇瑟縮。不知如何答他纔是。少頃答道。姓名住址。還未實告。今忽以東牀相許。實在感激不盡。但小弟處有少少希望。若不能達這些目的。就令捐軀殺身。有所不辭的。只怕一旦有甚麼不測。豈不是辜負先生的心事嗎。所以這件事還要商量。未敢從命。主人答道。貴君的希望。好不是要聯結改革黨改良政治。把這些呻吟虐政的人民救起來嗎。卡爾巴利大吃一驚。問道。先生從那處見得呢。主人微笑不則聲。遽爾站起來。往別個房子。拿一張紙來。給卡爾巴利看。卡爾巴利更吃一驚。忙問道。這是甚麼。主人莞爾笑道。這張紙裡頭的小照。貴君是一定知道的。這個人前幾晚殺了三個人。直如黃鶴一去。連影兒也不瞧見。現在

官。府。出。告。示。若。見。有。人。像。這。個。小。照。拉。到。官。去。一。定。重。賞。這。些。告。示。到。處。都。有。張。貼。若。前。數。天。將。這。種。事。情。告。訴。貴。君。貴。君。一。定。住。得。不。安。寧。的。所。以。沒。有。告。訴。留。貴。君。在。這。處。多。住。數。天。老。夫。年。齒。雖。已。老。邁。不。中。用。了。然。看。現。在。的。國。王。恁。樣。暴。虐。無。道。這。什。黨。恁。樣。專。擅。縱。橫。待。我。們。百。姓。比。犬。馬。奴。隸。還。要。利。害。呢。不。要。看。別。處。就。看。這。條。鄉。村。的。人。民。實。在。苦。到。了。不。得。的。這。追。租。的。官。吏。一。年。來。幾。輪。若。短。了。幾。角。錢。他。便。說。要。拿。嬰。鎖。真。是。沒。道。理。的。總。恨。無。權。無。勇。幹。不。出。甚。麼。事。來。老。夫。爲。這。種。事。體。特。地。搬。到。這。個。地。方。交。結。幾。個。豪。傑。將。來。替。國。民。出。一。點。力。也。算。盡。老。夫。一。點。心。罷。貴。君。東。奔。西。走。也。是。無。益。於。事。且。又。險。得。很。不。如。先。入。贅。老。夫。的。家。藏。器。待。時。再。慢。慢。商。量。罷。老。夫。雖。不。是。十。分。富。裕。但。多。少。有。些。蓄。積。將。來。把。這。些。金。錢。招。結。俠。客。總。可。以。幫。幫。貴。君。的。忙。若。老。夫。有。見。我。的。兒。子。的。日。子。也。一。定。叫。他。協。力。同。心。辦。這。種。事。去。這。時。老。翁。將。心。裡。頭。的。事。情。逐。一。逐。二。講。出。來。卡。爾。巴。利。心。裏。略。一。打。算。就。答。應。他。說。道。令。

郎若未回來。當託蔭貴家便是了。主人十分喜歡。說道得此佳婿。我生平之願足矣。遂約定某日。行結婚的禮。樣樣都已齊備。但好事多磨。是晚改革黨的同志。有曉得卡爾巴利住在這個地方的。忽打個電報。叫他快來。他將接電的事。告訴主人。匆匆忙忙。收拾行李。翌日天還未亮。就發足去了。這改革黨叫他有何要事。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回 無理取鬧與法開戰 有冤難訴沈海無蹤

却說約翰王自假慈母的愛顧。得做了皇帝。荒淫無度。窮奢極慾。今日加稅。明日增租。差不多地皮都要剝穿。還是不殺他的揮霍的。又對自己的藩臣。親近的貴族。硬拿出幾個名目。要他捐錢。這稍有心肝。盡忠王室的臣下。也有面陳的。也有上奏的。極言苦口。勸王不要恁樣。約翰王不特不以爲然。却罵他們不知大體。有三兩個說得稍稍激烈的。却被他嚴譴。忠言逆耳。是一定道理的。約翰王就要把他們疎遠。全用這種奴顏婢膝。希意承旨。無廉無恥的人做自己。

心腹。這個時候。稍爲見機的。都結舌不敢說話。天天歎世運不好。太息痛恨罷了。這約翰的姪子亞疎。係王兄遮阿輔里瑪丁的長子。本該登王位的太子。後來約翰藉他母親的勢力。奪亞疎的權利。自己做了皇帝。亞疎這時經已銜之刺骨。但是無奈他何。然約翰王廢這正統的太子。還不满意。更要霸佔亞疎的領土。據爲己有。亞疎如何忍得住。正所謂追狗入窮巷。那時亞疎遂想一法兒。要報復他。但因自己寡人一個。孤掌難鳴。正想找一個有力的。做他後援。於是糾集同志。首去聯結這些銜恨約翰王的貴族。這些貴族第一是爲自己計。第二是爲亞疎抱不平。所以向亞疎表同情的。有好幾百人。但是錢也沒有。兵器也沒有。剛着有一千幾百人。不算勢力。斷不能與王作敵手。再與這同志的貴族密商。去乞隣國法王腓律勃。借些兵力。於是自這同志貴族中。撰舉數個。可以信任。又有些材幹的做代表。就選安遭。但特連。幾個諸侯。亞疎與他們。把衣服換過。姓名改了。偷偷離了國境。越峻阪大河的險要。一直跑至海邊。搭船向

對岸法國去了。到了泊岸上陸後。就趕快去巴黎首府。面謁法王腓律勃。把這事情的顛末。告訴法王。還請他稱助。當時法王正與約翰不對。很不喜歡約翰的舉動。就滿口答應他們的請求。留他們住在自己的宮裡。更令亞疎與他寵愛的太子路易住在一塊兒。起居飲食。兩個同是一樣。除談國家大計外。更叫他研究學問。待有機會的時候。再作道理。過了兩三個月。約翰知道亞疎的動靜。十分憤怒。約翰這時若曉得些大體。就把從前的錯謬。平日的失德。對法上賠個不是。與他媾和。迎接亞疎回國。好好看待他。就有甚麼事情。也都消滅了。恁想約翰王還一味客氣用事。怎曉得這個辦法。只管怒亞疎潛逃外國。說他想藉他國之力。去壓制他。要挾他。實在可惡。又恨法王不應答應他們的囑託。忙召集廷臣。大開朝議。這些唯唯諾諾的廷臣。自然是看約翰的面色。聽約翰的主意。遂決議與法國開仗。趕忙就募集幾萬步兵騎兵。購買無數軍器。王親臨監軍。統率大軍。橫斷法國特巴海峽。侵進法國去。法王腓律勃聽見英人

來襲的報。雖事出倉猝。然早已料着有這樁事。因此開仗的事情。都已豫備定了。當下立刻傳令海陸兩軍。聽候調遣。即派一萬多精兵。嚴守國境。撰拔些有名望有閱歷的老將。俾他指揮一切。是時約翰王出一妙策。在各隊伍中。選了三個。有膽量勇悍敢死的壯士。叫他來自己本營。令參謀本部密將這些計謀。如此如此告訴他。與他約定暗號。命他是晚三更時候。偷偷走入敵國的城砦。見機行事。這三個壯士。辱承皇帝陛下的勅命。這還了得。看作無上的榮寵。還望將來立了功。這時候。得些出色。越發感激効命。死膽向前。趕忙換過輕便的衣服。跑到敵營。窺間伺隙。剛剛這晚北風怒號。天陰月黑。對面咫尺。就不能瞧見。那時法國的將官士卒。以爲風雨這樣利害。且又夜深敵兵斷不能來襲的。守備防禦。比尋常就鬆了許些。誰知就在這個地方吃虧。這三個壯士將這繩索。先掛上城樓。緣繩直上。入他城砦。隱在這些壘後牆角。不敢則聲。等了多會。見城中闕寂。四無人聲。他們又見時刻已到。遂各分手。你辦你的事。我辦我的

事把這些火油澆上這些柴炭面上。發起火來。一陣北風吹過來。越發利害。好像赤壁燒兵的光景。約翰王覩見火焰冲天。就知得法。立刻躍馬軍前。指揮將校。神速進兵。這個時候。法兵狼狽逃竄。互相踐踏。跑去這邊。有火攔着。跑到那邊。又有兵守着。英國的軍隊。乘勢殺去。好像山崩海倒一般。就把法國的城砦。通通占領了。這個敗仗。傳到法軍處。士氣大沮。說起英軍。都有很怕的神氣。英軍勢如破竹。馳驟縱橫。法王腓律勃。天天接敗仗的消息。也覺灰心。以爲敗軍之將。出甚麼法兒。也不能敵他新勝之軍。若硬戰下去。恐怕有滅亡的慘狀。不如與英國講和。將來慢慢去恢復罷。商量了好一會。打算了許多樣。乃決計派人去約翰王的本營。先結停戰的約。却說這時。亞疎及這些改革黨。更生出一種困難的事情來。是甚麼事呢。原來亞疎雖是正統的皇子。然被約翰奪他的權利。不得已。領有他母親勃里他尼的地方。萬事都要聽母親指揮。聽母親約束。他的母親。究竟是婦人的見識。見當時法王腓律勃怎樣招呼亞疎。保護亞

疎。却疑心起來。恐怕法王拋磚引玉。有占領亞疎領土的意思。遂用起家長的威權。趕着要亞疎返國。託約翰王保護他。法王腓律勃看此情形。知到不容易成功。就與英國立約。把領地的疆界。劃得清清楚楚。到講和完結的時候。約翰王見亞疎已落他手中。又打勝了法國。改革黨又匿跡銷聲。非復從前這樣猖獗。真以爲太平無事。可以高枕而臥了。於是驕縱荒淫的本性。又發現出來。今天唱戲。明天擺酒。縱欲敗度。把這政權。都委任這些奸佞小人。朝綱紊亂。王室凌夷。所有法律號令。都不出勞民傷財四個字。這人民只管受苦。只管被魚肉。若隕深淵。沒有告訴的地方。這些貴族見約翰王太過無道。再將王殘虐壓制的情狀。告訴法王腓律勃。將來辦改革的事情。乞他帮忙。法王腓律勃恨約翰很切骨的。平時臥薪嘗膽。常望有機可乘。去報復他。得雪會稽恥辱的。故一聞貴族這番說話。正打着他的心坎。立刻就答應他。當下籌策軍畧。編檢軍隊。發一軍令。要隨時可以調遣。隨時可以出兵。却說亞疎這個時候。年紀也稍成長。

智識也漸長進。更想遂自己的初心。心中別沒有他想。天天策畫這樁事。以期必成。忽聞法軍要侵進英國。好像蛟龍得了雷雨。鰲鮒得了江水。喜歡到如獲異寶的一樣。直等到夜深人靜的時候。在宮中走脫出來。投法軍去。這時法王腓律勃見亞疎堅忍不拔。歷如許艱難險阻。總沒有一點兒的頹唐少變。些節操很讚賞他。越發熱心爲他盡力。再把他的女兒嫁了亞疎。更給他安遣緬、兩州。備極殷勤。去欺待他。約翰王見亞疎私自逃脫。已有幾分猜疑。百方偵探。連影兒都不見。過了數日。有知道反叛的貴族往訴法王。及亞疎投了法軍的事情。去告訴約翰。約翰聞這些改革黨。再要請託法國。圖謀不軌。大喫一驚。即開朝議。商量辦法。當日與會的是英格拉治格尼、安流、卑爾、欽康、茄拉路、亞遮斯、遮阿輔里瑪丁、希律勃瑪、遮阿輔等。這幾個各陳大計。有要防禦內地。以防法軍來襲的。有要嚴整軍備。出法國不意。突進他的國境。去拿亞疎等一羣人的。後來卒決議侵襲法國。突然出數萬精兵。向斯拉波進發。襲擊亞疎。法國迅雷不

及掩耳一切沒有防備。就被他把亞疎以外的改革黨與貴族等一個一個拿住。檻送本國去了。再將亞疎監禁在輔華萊士城內。後來生死如何。沒有一個知道的。據道路的傳說。有說約翰王已縊殺他。沈他的死骸往西因河去了。這約翰王稟性這樣殘虐。舉動這樣無道。這等事情。固在意中。獨可憐這一個正當當的正統太子。吃了許多艱苦。並沒有達得半點兒的目的。却遭約翰的毒手。做丁西因河底的藻屑。豈真皇天還未悔亂嗎。古語有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不是不保佑改革黨的。特要磨折他。困厄他。等他們可以擔當重任。不要志行薄弱罷了。却說亞疎沈海的風說。傳播起來。亞疎領地的勃里他尼的人民。一面憤約翰王的無道。一面悲亞疎的慘死。恨的恨。憤的憤。都想把約翰王的肉食了。纔得甘心。沒有一個不說。不爲亞疎報讐。是沒人心的。但是力有不逮。不得已再請法王。把約翰王的無道。下公平的裁判。法王就答應他。即召英王約翰。來法國的裁判法廷。但這驕蹇傲慢的約翰。如何肯去。法王腓律勃

越發認約翰情虛畏審。更去運動羅馬法王。得他的同意。就發一張宣告。要沒收他在法國境內的英國領土。算償過他的罪惡。這時約翰王總不理會。還召齊伊西卑拉與及宮中的美人。天天歌舞歡笑頑耍。很像沒有宣告的事一樣。法王趁這機會。大集兵力。占領約翰領地。奴孟的全土。再轉軍西向。併吞安進、疎安、特連、波特。這幾州。法國於是關綽起來。版圖大擴。勢力大張。好像初昇的太陽。至約翰國勢如何。有回心改意沒有。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保國救民志士蜂起 橫征暴斂貴族聯盟

自從約翰王縱酒荒淫。不理政事。這家國的大權。都在英格拉治格尼、安流、卑爾、欵康、茄拉路、亞遮斯。他們手裡。要錢貪賍。這是不消說的。更定各種法律。令這些人民言語舉動。比從前更不自由。這處籌一百萬。那處籌幾百萬。你打量他們要這樣多的錢。做甚麼呢。在我們文明時代的人。看他總以為國家有甚麼危急的事情。誰知他們把這些錢。都是購買軍器。招募兵勇。拿來防家賊。

的一舉一動。都是要撲滅這改革黨的意思。這人民自己拿錢出來縛束自己。如何忍得。少不免又要鬧起來了。其中擁戴亞疎與亞疎有交情的貴族也。看政府的舉動越鬧越不像樣。也要去運動起來。這個時候。通國苟有一二分血性。有些政治思想的人。都怏怏不平。齊聲附和。所以貴族黨與人民黨分作兩派。各辦各事。貴族黨就舉這智勇兼備大名鼎鼎的賓勃魯侯威廉。做了一個黨魁。舉康列巴里的大牧師蘭格頓。帮他擔任黨中的事務。他兩個很得人心。所以團結得很堅固。真算是對奸黨一個強敵。這賓勃魯侯威廉。是甚麼人物呢。他的家世說來也話長。他從來是英國貴族。自幼少的時候。很有志文學。手不釋卷。不像那起沒毅力的人。三日拋書。兩日漏網的最好。讀古今歷史。讀到英雄豪傑。奔走國事。百折不磨。千辛萬苦。卒奏殊勳的傳記。每每拍案叫絕。說大丈夫固當如是。所以在書房時候。已被歷史上頭的英雄豪傑。感化了許多。時有澄清天下的志氣。且他的老子。是一個忠誠有熱血的人。這家庭教育。

工夫。一面要他專心一意念書。一面獎勵他的愛國心。要他將來做一個有守有爲的政治家。他本來是天賦聰明的人。又怎樣有志。怎樣勤力。一到壯年。便已不凡。在同族中他的聲名。嘖嘖人口。自古道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所以貴族們組織改革黨時。就推他做首領。再說蘭格頓。自被擢做大牧師以來。來了英國。他的職務。本來是傳教的。却一面傳教。一面將現時政治。怎樣腐敗。怎樣要改革。天天演說。開發激動這人民。是以貴族們知他。也是一個非常的人物。拉他進去。同着賓勃魯侯威廉做黨裡頭的領袖。這時人民黨雖然是在野的。志士家憤奸黨的設施。大聲疾呼。提倡起來。做原動力。却其中有一個魯伯益科特。從前是做過大官的。也很爲他們出力。因他做官的時候。在內閣會議與法國開仗的事情。意見不合。便辭了官不做。後來知朝廷的人物。沒有一個中用的。就專心一意。聯結人民黨。到處演說。有時登些文字。在報紙上。激發人民的熱誠。又暗中替民黨辦些革命黨不可少的東西。所以人民黨見他熱心愛國。

老成練達。就推他做一個首領。這魯伯益科特。從少時生來的天性。是很朴誠。謹厚。言語舉動。亦是溫文爾雅。在外面看他。總看不出他是一個革命黨。不問親疎。他都推心致腹。去看待的。這一副赤誠熱腸。感動人。實在利害。是以各州人民。不獨服從他改革的主義。就是被他的德化也還不少。所以很敬重他。愛戴親近。好像父母一樣。他的命令黨中的人。是沒有一個不依的。是以人民黨與貴族黨。對付奸黨的勢力。若比較起來。人民黨還強幾分呢。這時希望改革。去附和貴族黨。人民黨的人。日多一日。朝廷上的奸黨。也很有耳目的。知道他兩黨的聲勢。未免有些寒心。又要開秘密會議。商量辦他的法兒了。那時貴族人民。兩黨聲氣。不甚相通。是以很多窒礙。但辦這些事情。總要互相聯絡。纔能成的。於是兩黨都漸漸曉得這個意思。都謂既然是替國家出力。同向一條路上走。何必分開貴族平民。後來果然聯合起來。到這時候。聲勢越發利害了。天下事也有很湊巧的。當時剛剛發見出一件東西。是與改革黨很有力量的。看

官讀到這個地方也該爲改革黨浮一大白。這件事是甚麼事呢？就是從前軒利第一世的時候。英國的貴族及人民見這的官吏任意去蹂躪人民的自由。這痛苦的事情實在捱不過去。於是同心合算要軒利一世給他們一張勅許狀。把這權利恢復過來。就不受這官吏干涉了。當時這件事民間父老。雖是還有記得的。但年湮代遠。這張勅許狀在那一個處。又勅許狀裡頭說的是甚麼條款。沒有一個知道的。是以這年紀稍大的父老。見今日人民被奸黨壓制到這個田地。怎樣受苦。一講起時事。就把這件事做話柄。太息痛恨。今不古若。怎知當時貴族黨中。這大牧師蘭格頓。在一古刹裡頭。檢出這張勅許狀。十分喜歡。好似獲了異寶一樣。給大眾看。說道。這真是上帝給我們改革黨的。這裡頭所記載。都是我們祖先。也曾向先王軒利第一世陛下。所得的權利。真是金科玉律。就令千百年後。也該與從前一樣。有效力的。有這勅許狀。我們同胞。斷沒有甘受他們狗黨官吏干涉的道理。今日我們商量改革的事情。正可拿

這勅許狀當做旌旗招集各州的同志把這勅許狀普示我們同胞苟有心肝血氣的人一定要贊成的說完各同志把這勅許狀細看一回都感激先帝陛下的明聖又恍然大悟天地的公義正道理該如此當下趕忙要召集各地方貴族人民的代表徧示這勅許狀遂議定時日在奴忽治州山麓人跡稀少的寺院開秘密會大集同志即發信去通知各地各人一接了這個消息不問道路路遠近果然如期齊集這寺院是日人民黨首領魯伯益科特貴族黨首領賓勃魯侯威廉康列巴里的大牧師蘭格頓三人都穿起極莊嚴的禮服出去會場這時與會的人都向他三人殷殷勤勤握手爲禮他三人也恭恭敬敬答還一個禮先把今日密會的大意說了幾句後又獎勵各人的熱心說道實在欽佩欽佩這時滿座肅穆不一會兒蘭格頓上演壇去拍手的聲好像山崩海倒一般蘭格頓對大眾略一點首就說道

諸君今日得與諸君大集何幸如之鄙人不敏爲吾等改革黨發見一無上

福祉之大利器。今日得此機會。告於諸君。實爲我等改革黨興盛之前兆。當先王軒利第一世陛下之時。吾等祖先爲保護自由之權利。自軒利第一世陛下得一勅許狀。此事諸君當有所聞。然此勅許狀所記載條款之如何。如何與吾民以自由。與我等以幸福。年湮代遠。想無復有記憶之者。故至今日。我等同胞。天賦之權利。悉被褫奪。或爲奴隸。而受苦役。或沒收財產。而致困乏。甚且呻吟叫號於雇主鞭撻之下。莫肯相救。似此慘狀。痛何可言。我等雖主持公理。日謀改革。然所以強我黨勢力。張我黨聲威之法。究未得一。此我等與諸君日夜憂慮。而未得達此目的之原因也。蹉跎歲月。一事無成。重可歎惜。幸鄙人某日於古刹中。得軒利第一世陛下與我等先祖之勅許狀。其中條款。專在保護人民之權利。若此勅許狀能行之。今日則我等斷不至受此羈軛。復覩天日。而優游生息於自由空氣中。彼軒利第一世陛下。所以與此勅許狀於我等祖先者。是明認我等同胞。

爲天。帝。之。子。孫。應。享。此。權。利。此。是。公。理。固。萬。古。不。磨。百。世。不。易。者。也。故。今。日。當。本。此。勅。許。狀。以。爲。根。據。恢。復。此。已。得。復。失。之。權。利。即。今。日。政。府。不。與。我。等。以。特。別。之。自。由。權。利。然。於。此。勅。許。狀。所。允。許。之。範。圍。內。斷。不。許。妄。爲。侵。犯。此。實。不。易。之。天。理。世。界。之。公。道。如。今。日。政。府。之。舉。動。是。真。逆。天。理。背。公。道。之。大。賊。我。等。實。行。天。理。公。道。以。謀。改。革。眞。仰。不。愧。天。俯。不。忤。人。誠。毫。無。所。恐。懼。者。也。苟。有。血。氣。者。誰。不。表。同。意。於。此。義。舉。者。耶。嗚。呼。英。國。人。民。誰。有。不。願。奉。戴。此。勅。許。狀。者。邪。今。我。等。欲。據。此。勅。許。狀。以。謀。改。革。鼓。勵。大。衆。當。必。有。聞。聲。相。思。慨。然。赴。義。者。其。全。勝。奏。凱。指。日。可。待。諸。君。其。益。加。奮。發。肩。此。重。任。以。救。國。家。之。危。亡。此。實。鄙。人。所。日。夜。深。望。於。諸。君。者。也。

宏論滔滔。不憶不怖。字字從心坎中流出。這會員等屏息靜聽。有驚的。有喜的。有感激先帝恩義。至於流涕的。此外還有幾個上場演說。大概都是激發勉勵。

的說話。一直鬧到五點多鐘。纔散了會。來會的人回去後。將蘭格頓演說的意見。與及勅許狀的大概。再說與各人知道。各人越發湧起這熱血來。東奔西走。組織同盟。以做應援。有涉山跋水。不遠千里。來到本部。以供奔走的。此後改革黨日盛一日。英國全土。沒有一處。不有改革黨的足跡。與及改革黨的勢力。這個時候。改革政治實輿論。所公認的了。所以上書的草奏。的上條陳的。與及懲息政府。恐嚇政府的。到處都有。這奸黨倉皇無措。又憤又氣。實在除了從改革黨的希望。把這專制政體。改作自由政體。以買國民歡心。再沒有別樣法兒。可以保持國運。回護王室的了。至這一班奸黨。用甚麼法兒。對付改革黨。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倉皇失措求援法王 兩面受敵大困新黨

却說這奸黨。看改革黨的勢力。好像野外的春草。剛纔剷去。不一會。又蒙蒙茸茸。生長起來。想了許多法兒。都不能永絕他的根株。這一天。在英格拉治格

尼的相府。大會重臣。商量撲滅改革黨的法兒。這一位重臣遮阿輔里瑪丁。首發一議。說道。今日貴族及人民。稍有勢力的。都要附和改革黨。好像喫了改革黨的迷信丸藥一樣。所說的話。所做的事。總不離改革黨的臭味。把官爵去勸誘他。利祿去賄賂他。鎗劍去恐嚇他。都毫不改變。好像瘋顛。今日縛束他們的法兒。依兄弟愚見。實除了宗教的勢力外。沒有法兒。我約翰陛下。當背了法王命令的時候。法王怒將起來。把這破宗的事情。責我們陛下。我們陛下強硬不屈。沒有理會他。法王再把宗教的威力。命令我國的教徒。說陛下不守教法。此後可以不要盡服從的義務。又向法國腓律勃王。數我們陛下的罪惡。叫他切責陛下。陛下知敵他不過。不得已到法王處。謝了罪。認了錯。纔得無事。諸君大約都曉得了。就這種事情看起來。宗教的勢力。實在利害。若果利用這種勢力。一定可以降服這改革黨的。諸君意思。打量這樣計策。可以辦得去不辦得去呢。衆人本是計窮策盡。一聽見有人發這個議論。就滿口說是。沒有一個

異議。就將這個政策。奏知約翰王。約翰王似有不大喜歡的意見。後見內閣諸公。通通贊成。不敢說他甚麼不妥。就批准了。英國政府。就派出一個公使。到羅馬府。進謁法王。將本國危急的情形。先說一番。再請他保護本國的政府。法王那裡曉得甚麼。總以為改革黨就是亂民。自然是帮着政府的。就答應他。看官。這種事情。在奸黨是很得意的。若在改革黨。便有些不穩當了。真可惜歐洲中古之世。各人困於舊教思想。若非後來宗教改良。怎能毅文明進步呢。這時英國公使回國。政府就知道法王答應保護了。滿朝官吏。十分歡喜。這是不消說的。自此得了靠山。就放着膽子。用十分嚴酷的手段。去辦這改革黨。毫無假借。改革黨見這勢力微弱。奄奄待斃的政府。忽向本黨。又用起嚴酷手段來。實是十分奇怪。得很。於是密派間諜。去打探政府內裡的事情。知道政府已得了羅馬法王的援助。大家吃了一驚。紛紛去講避他兇鋒的法兒。在今日看起來。這改革黨已經得了貴族人民兩處的勢力。又改革的議論。為輿論所公認。就令

政。府。有。法。王。的。援。助。也。不。要。緊。怎。知。英。國。當。時。人。民。信。仰。宗。教。的。心。事。倒。很。利。害。看。法。王。好。像。天。帝。一。樣。他。一。兩。句。說。話。比。法。律。還。要。利。害。過。十。分。不。敢。同。他。作。對。的。所。以。改。革。黨。的。勢。力。雖。有。幾。分。也。是。敵。他。不。過。且。改。革。黨。當。初。也。知。道。宗。教。的。勢。力。關。係。很。大。若。想。成。就。改。革。的。大。業。不。能。不。假。法。王。的。力。現。在。被。奸。黨。着。了。先。鞭。越。發。失。望。了。到。這。時。候。改。革。黨。的。志。士。深。知。英。國。人。情。不。可。以。輕。舉。妄。動。同。國。王。法。王。作。對。又。要。藏。器。待。時。韜。光。養。晦。再。等。機。會。了。看。官。大。凡。碰。着。一。兩。件。不。如。意。的。事。就。心。灰。意。冷。這。就。是。志。行。薄。弱。不。幹。得。大。事。的。至。豪。傑。的。用。心。愈。遇。艱。難。越。發。勇。往。你。看。將。來。改。革。英。國。的。弊。政。令。英。國。再。觀。天。日。豈。不。是。這。改。革。黨。的。嗎。却。說。當。時。奸。黨。用。甚。麼。法。兒。鎮。壓。改。革。黨。呢。有。用。兵。隊。勢。力。的。有。用。宗。教。勢。力。的。縱。橫。跌。盪。好。像。獅。子。出。了。雙。角。猛。虎。傅。了。兩。翼。一。般。聲。勢。實。在。利。害。若。果。照。這。樣。辦。下。去。這。改。革。黨。不。等。到。一。兩。年。恐。怕。都。要。撲。滅。完。了。是。時。賓。勃。魯。侯。威。廉。魯。伯。益。科。特。康。列。巴。里。的。大。牧。師。蘭。格。頓。三。人。與。及。這。幾。

個有名望的。看這種情形。實在痛心。雖耗盡心力。絞亂腦漿。總不能找出一個。完全的法兒來。只管太息痛恨。天天抱着這個悶葫蘆。其中有好幾個血氣方。剛好使性兒死而無悔的壯士。見現在情形好像鼠入牛角一樣。愈逼愈緊。就商量說道。同是要死的。與其束手待斃。何如用荊軻專諸的手段。殺他幾個奸。黨倒還死得痛快。這邊政府知道這種事情。少不免有些險處。早早派了許多。包探細密查察這改革黨的舉動。這包探原是爲名利兩件事來的那裏曉得。國家大計。凡事有一點兒的風聲。就鋪張揚厲起來。稟告上官。以圖博些功勞。爲吃飯的地步。可巧這一千二百十四年十一月下旬時候。威廉侯。魯伯益科。特。康列巴里大牧師三個。引着改革黨中有名望的七人。密去倫敦首府某俠客的家裡。商量各種事情。這俠客叫做威廉勃魯士。當時在倫敦首府。是最有名的孟嘗君。在他手下的壯士食客。大約都有幾百人。他的房子。雖不是十分宏敞。却幽邃閑雅。前幾年改革黨重要的人物。凡有甚麼事情。要大家商量的。

時候。就在他的家裡開秘密會議的。這奸黨的包探。不知何時曉得是晚改革黨一班人。在他家裡開會。就派一兩個行蹤詭秘的人。靜靜走進他的房子裡頭。躲着個僻靜地方。聽他們商量事情。這改革黨的人。那裏曉得有人屬耳于垣。只管吐露胸臆。我說這樣。你說那樣。其中有一個憤激起來。說道。這個沒有心肝的政府。逼到我們沒有去路。難道他們可以殺我們。我們便不可以殺他們嗎。依兄弟愚見。若到萬不得已的時候。炸藥刺客兩件事。是不可少的。聲情激烈。在裏頭躲着這個人。聽見這幾句話。就靜悄悄的走出。一直跑回英格拉治格尼處去告訴他。是晚正是奸黨開密會。正要吃飯。還未散會。忽聽見管家說有人要把緊急事情稟告。英格拉治格尼心中知是這樁事。就叫他進來。及至進來。就倉倉皇皇說道。今晚小的探知改革黨的巨魁在威廉勃魯士的房子。商議大事。小的偷走進去。觀他舉動。其中有一個實在大膽。說道。欲辦改革的事情。非把貴官顯吏殺了。怕沒有成事的日子。各人都滿口贊成。小的聽到這

種說話。很憤他們口裏亂湊。趕快跑來。稟告大人。若不早些處置。怕又要鬧出大事來。更不得了。若這時趕緊派兵。圍着他的房子。一定是一網打盡的。那時政府雖是藉法王的後援。裝作很利害的神氣。實在極怕改革黨的勢力。風聲鶴淚。睡也睡不安穩的。今聞這言。滿座失色。喫醉的也要驚醒起來。快命捕吏到勃魯士處。掩捕他們。這三十多名的捕吏。飛跑到勃魯士的門前扣門。這個說奉官命。那個說奉上意。嘈雜到不成說話。這裡頭就曉得一定不是喜信兒。少不得命這護衛的壯士十來人。堅守住前後兩門。不要亂開。捕吏等了多會。就破扉闖進去。那時壯士攔着他。使不得進。他們好像老虎一樣。咆哮肆罵。話猶未了。兩下就打架起來。究竟改革黨寡不可以敵衆。抵當不過。竟被捕吏殺死三四個。打傷幾個。就推進房子裡去了。幸虧勃魯士及改革黨重要的人。見勢頭不好。早已用梯子跑過牆頭去了。這裡捕吏進來時。搜索了好幾會。把這貴重的東西。搶了許多。再把這無謂的人。拿了幾個。稟告政府。政府趕忙派遣

偵騎四出查拿威廉勃魯士等一班人。究竟他們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貴族急公全家慘死 名僧愛才挺身劫獄

却說威廉勃魯士自這晚脫了虎口。走出來後。一直跑到格林忽治的地方。這地隔倫敦約有五里餘。勃魯士此時人地生疎。實在狼狽萬狀。幸虧這處還有兩三個同志。倉倉皇皇。找着他們。就躲避在他家裡。原來勃魯士的爲人。輕財重義。俠氣干霄。常時主張挫強扶弱。替人討不平。所以約翰王及這奸黨。知道他一定不是安靜的人。恐怕養虎遺患。常欲得而甘心。今見他招集這改革黨。在他家裡。圖謀不軌。又復胆敢拒捕。與這改革黨私自逃走。正有拿他的口實。趕忙派了許多捕吏。近自都會遠至山谷。都藏有暗查去打聽他的消息。搜索了好幾天。連影兒都不瞧見。好像黃鶴一去。渺無踪跡的一般。這捕吏實在着急。想出一個法兒來。說勃魯士的行蹤。他的家眷一定是知道的。把他的家眷

拿着。不怕他不供出來了。約翰王滿口稱善就。命捕吏到勃魯士家裡把他的夫人瑪治打及兒子威廉夫妻拿回。囚在營疎爾城內的牢獄。古語有說。罪不及妻孥。這野蠻政府如何曉得這種公理。只管用專制手段去壓制人民。壓到這人民不敢做聲罷了。過了數天。先提勃魯士的妻出來審問。要他將勃魯士的行蹤快供出來。他本來是不知道的。如何能說出來呢。這不問道理的法官。總不信他。只管拷問。差不多要弄死了他。纔放下去。後又審問勃魯士的兒子。他的兒子雖然是知得父親的音信。但他是曉得道理的人。若將父親的行蹤供出來。不獨不孝。且改革黨全體也有影響。是以始終不肯供出。法官等那時很像虎狼一樣。立刻命將各種閹無天日的刑具拿出。叫甚麼背轆。叫甚麼企籠。叫甚麼猴子偷桃。拷問威廉好幾回。威廉捱不過。就昏倒在地上了。後來又把他救醒。再去拷問。這個時候。威廉身無完膚。連聲也說不出來了。一人犯罪。一人當捕。人家屬無理已極。又用這慘酷刑法。任意魚肉。你說

在野蠻政府底下的人民。可憐。不可憐呢。他們三人自入獄後。饑寒交迫。已是精神疲倦。勃魯士的妻。是一個柔弱的女子。如何堪得這種痛苦。加以憂苦抑鬱。不上十餘天。就吊死了。威廉的身體。本來不是十分強壯。自捱過各種嚴刑之後。身負重創。更覺衰弱。支持不住。也又死去。最慘的是威廉的妻。懷孕已有四五個月。一聞他丈夫的噩耗。發起狂來。笑罵無常。或歌或泣。有時把自己。的腦袋。撞向鐵檻去。有時用口咬自己的肌膚。發了三四日狂。便墮胎而死。因一個人白白害了四五條人命。今日看起來。雖是極可慘傷的事。在當時政府。實看作死了四五隻螻蛄。一般。且謂他們罪有應得。理該如此。天下事。還有甚麼是非呢。却說奴威治的地方。有一間很大的教堂。這教堂的住持。叫做遮阿輔里。天性極其純厚。博學多才。留心國事。與尋常光穿着一件袈裟的牧師。截然不同。他雖是一個牧師。然志氣遠大。專交結各處的志士。常以救國救民爲自己的責任。從前貴族人民兩黨首領。及牧師蘭格頓等。大集徒黨。得軒利。

第一世給與人民的勅許狀。公示大眾時。就是借他的寺院做會場了。又與前時在倫敦開演說會。觸政府忌諱。被投牢獄的威廉亞卑涅。做總角交。也曾同過一個學校念書。有好幾年。所以兩人的性情。十分投契。自從他的好朋友亞卑涅入獄後。時常以代達他的目的自任。東奔西走。席不暇暖。不是提倡公理。激發民氣。就是考察形勢。佈置策畫。屢次險些落着捕吏的手。幸虧他靈敏機警。得脫虎口。後來經營數年。見所謂英雄豪傑的人物。大半都是曉罵幾句人。曉說幾句平等自由。甚且藉運動的口實。謀生漁利。假招納人才的名目。走向酒地花天。厮混的。你看他這般見識的。真是一個少大言多條理的人材。實在稀少。所以他時時想着威廉亞卑涅。足足花了許多金錢。託了許多人情。出了許多法子。總弄不得他出來。又氣又憤。千思萬想。沒有善法。於是想用強硬手段。搶他出來。趕着招集部下。有膽量的人。星夜跑到亞卑涅監獄的近傍。要破獄去了。欲知他可以救得亞卑涅出來與否。且聽下回分解。

科學
小說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第十二回 羈人登岸縱遊獵 蠻子犯舟逞兇橫

話說三人同坐一隻小船。鼓浪前進。轉眼間已是離岸不遠。便駛進一小灣。那時李蘭操歡喜的如出地獄。笑逐顏開。手舞足蹈。大聲說道。咱們這回得享受岸上的口味了。你們兩位喜歡吃鳥獸的肉。還是要吃魚肉果物呢。祇管說來。我老李一力承辦。歐露世答道。哎喲。李兄怎麼這樣高興。岸還不會上。就顧着吃也好。難得你肯出力。我是不想吃魚肉。在海裏住了這些日子。魚肉也吃的怪厭了。等會拜托你多打幾隻鳥兒罷。高昔魯也說道。不錯。我也想着吃鳥兒。益發費李兄的心。預備我一份。兩人倒把李蘭操笑得沒聲出。歐露世又道。倘若這座海島。沒有可獵的鳥。倒反弄出些猛獸毒蛇。那時間你怎算。蘭操道。說那兒的話。我李蘭操從不曉得甚麼叫做猛獸。甚麼叫做毒蛇。只要他敢來。我

便歡天喜地的迎接他。那怕他四隻脚。再插上兩隻翅膀。我還是要和他拚命呢。高昔魯笑道。李兄本事素來是高強的。等等到了岸。顯給咱們看罷。於今離岸甚近了。大家別要說了。到攏岸再講。蘭操道。是是。快些盪槳。三人鼓舞勇氣。駛入小灣。便察看形勢。停橈繫纜。三人一躍登陸。這番爽快。真是人生沒有第二回的。三人一頭走。一頭賞玩景趣。只見參天喬木。匝地綠陰。野草開花。都饒雅趣。歐露世徘徊四顧。沿途考究植木。留心學問。越看越捨不得走了。李蘭操那里肯放他停脚。一面拉着說道。有甚麼好看。前面找東西吃去。歐露世只得跟着走。遠遠望見一顆大椰樹。李蘭操便跑到跟前。溜上樹頂。狠命的摘了十來個。拋在地上。重復溜將下來。招他們同食。氣味清甘。不知不覺的。把十來個椰子吃的精光。蘭操吃出味兒。再要上樹摘取。歐露世止住他道。李兄不要吃的太飽。咱們再往前去。或者遇見些別的新鮮時菓。也得嘗嘗。這會吃飽了。豈不白望着可惜嗎。蘭操聽了這話有理。也不再去。三人又復起行。走了許久。並

不見有甚麼菓實。可以吃得的。李蘭操埋怨道。先有又不吃。這回要吃又沒有了。天下事。往往如此。可見你們這些理想家。只會用着頭壳上那幾條腦氣筋。便要臆測天下將來的萬事萬物。這不是叫做發夢。我李蘭操平日爲人。雖是粗率。却不作這些上當的事。過去的不問。將來的不管。只顧現在眼前。親親切切的事體。有一分做一分。即如先前的椰子。有一個便吃一個。吃飽了再算。那怕見了再好的。不得吃也罷了。這豈不是實受其益。照你們的理想。做去恐怕椰子事。小將來還要誤及天下國家的大事呢。歐先生。我不是說你。也不是爲着少吃幾個椰子。在這兒饒舌。你試想想我這番話。究竟有道理。無道理。歐露世聽了笑道。怎麼今兒李兄居然演說起來。這段道理。我實是佩服的很。只怕你的確是爲着少吃幾個椰兒。不服氣。便教訓起人來罷了。蘭操高昔魯聽了。都鬨笑起來。又走不幾步。見有一隻小東西。在前面走着。蘭操在地上拿起一塊石頭。看准方向。投將過去。恰好中傷頭部。結果了性命。二人走近看時。却

是一隻小狐狸。蘭操說一聲晦氣。不停脚的走了。再走約莫兩個時辰。遇見一種植物。其實纍纍。這種植物。原是生在熱帶地方。味最甘美。如同麵包一樣。所以人都叫他做麵包果。行船走水的人。個個是愛吃的。李蘭操曾遊熱帶。已經嘗過味兒。這回見着。恍如故舊重逢。不勝歡喜。便說道。我不吃這樣物事。是死

不走的。歐露世樂得奚落他道。李兄。理想家的話。這會如何。你還埋怨咱們不埋怨。要是埋怨的。請你回到前面去吃椰兒。這物却定不給你吃。蘭操着了急。不等說完。便荅道。別說頑話了。不吃這樣物事。可不是要。歐高兩人看他神氣。真是有趣。笑得灣腰捶胸。那時李蘭操也不管你笑不笑。七手八脚的上樹。摘了數十個下來。找些乾樹枝。在袋子裏取出洋火。畢畢撥撥的燒起火來。把那麵包菓燒的燒。煨的煨。不一會都熟了。三人同吃起來。歐露世嘗這味道。直與麵包無異。也却得奇怪。況且他們鬱鬱海底。數月如茲。麵包從沒曾嘗過半片。雖有珍饈玉食。那當得起天天吃着。已是厭煩的很。這會吃些異菓。遂心滿欲。

那裏按捺得住。不覺吃過大飽。吃完了。二人坐在草地上。歇息歇息。蘭操看看天色。說道。晨光不早了。咱們怎樣呢。高昔魯道。今日之遊。極平生之快樂。乘興而來。興盡而返。還是趁早回船罷。蘭操道。高兄這話說得太差了。今兒甚麼機會。來到這裏。正好商量計策。逃回本國。還要回去做甚麼。歐露世道。李兄說的雖是。但據我看來。恐怕未可輕躁。因爲這座海島。究竟不知是個甚麼去處。你看四顧無人。叢莽蔽日。就令逃走得脫。試問尋個甚麼安身之所。倘若遇着蠻人。或是奇禽怪獸。李兄。你雖有力如虎。料也衆寡不敵。同送性命。這又何苦呢。到那時纔來悔恨。豈不是晚之又晚嗎。如今且暫時回船。明兒再替李夢討個人情。上來打獵。再從長商量罷。李蘭操聽着歐露世所說。句句在理。祇得收拾心腸。一同回去。又在樹上。摘了許多的麵包菓。依着舊路。來到岸邊。仍上小艇。湯槳而去。彼時日落西山。晚霞如醉。清風飄拂。綠漪蕩漾。三人甚是舒暢。時而謳詠。時而停橈。行至半途。恰巧內支士浮出海面。輪換空氣。三人便把船

如法運回船裏。進去見過李夢。等到回到自己房中。已經將近七下鐘了。三人也覺得困倦。各自安歇不提。到了次日。天明時候。歐露世便先起來。洗嗽已畢。走到李夢房中。適遇李夢起來。歐露世因問他幾時開船。在此還要灣泊幾天。李夢道。總要停三四日纔開船。歐露世聽了。自是歡喜。又問他討個人情。許他們再到岸上。遊獵一日。李夢並不爲難。一口答應。歐露世深深謝了。便告辭出來。叫醒李高兩人。重整獵裝。備好船隻。依舊向「奇魯波亞」島進發。李蘭操說道。今兒上去要弔幾隻鳥兒吃吃。不必由舊路上岸了。歐露世道。很好。便由隔昨日上岸之地。約有四五百碼。靠西邊的駛入停泊。三人又復上陸。果然此處鳥族最盛。千百爲群。翔飛空際。嚶嚶啾啾之聲。頗覺聒耳。更有些羽毛豐麗。光彩奪目的。種類雖多。却都是吃不得的。三人分頭搜尋。一無所獲。那時饑腸轆轤。幾不能忍。恰好高昔魯不知在那兒弄得一隻白鳩。歡天喜地的找着他兩人。順手拾起地上的枯枝。架起火來。把一隻白鳩。夾生的燒炙。三人一時味口

來了。連骨頭都吃個乾淨。重復抖擻精神。四下狩獵。獲了許多山鷄野雉。於是喜色揚揚。又飽餐一頓。二人正欲窮搜奇境。尙未舉步。忽由樹林裏面。飛出一塊石頭來。三人駭然四顧。並不見有甚麼。轉眼間。又飛來一石。正中高昔魯手上的野鷄。高昔魯大驚道。奇。奇。這塊石頭。難道由天上吊下來的。地底飛出來的。不然。從那兒弄出塊石頭來。要就是山鬼魑魅。替咱們開頑意見了。但是我向來不信有鬼。況當此青天白日。這鬼就這樣膽大。居然要傷人性命不成。我看不是。常時聽見人說。凡是深山幽僻的地方。有那些猴兒。最愛戲弄人的。若是人少走着。他便搬石頭。撒糞草。或在樹上。探頭伸臂。或在澗邊。起伏跳盪。來驚人。這是猴兒的天性。却並不能傷人的。咱們有三個人。也不怕他。何不向前去望望。歐露世道。去不得。若是猴兒的頑意。那石來得沒有這麼大氣力。我想這座海島。裏面定有蠻人居住。此去必定遭禍。而且此處也不宜久留。要快走爲是。遲就恐怕有意外之事。話猶未了。果然隔有數百尺遠。忽然來了二十多

個蠻子。手携弓矢石片。如飛的衝突過來。矢石交下。三人大驚。急向歸路。跑得汗如雨落。氣若牛鳴。歐高兩人。手上拿着的野鳥。弔的一隻無留。究竟李蘭操膽子還大點兒。並未遺失一個。三人捲甲疾趨。僅走了五分鐘。到了岸邊。找着自己的船。上得去時。便如飛的向內支士進發。彼時蠻人越鬧越多。麕集海岸。不下百人。射箭的射箭。遊水的遊水。狠命追來。三人以爲必死。盡力鼓櫂。幸脫虎口。得到了內支士。恰好嵌板大開。急舉舟入艦。歐露世先到客堂。見李夢彈琴。正入佳境。並不知歐露世來了。歐露世雖然不想驚動他。然事甚急。不覺大聲叫道。艦長艦長。李夢倒吃一驚。不知甚事。回頭看見是歐露世。便道。老兄不是歐君嗎。今日狩獵。所獲必多。却爲何慌忙到這樣呢。歐露世拭過一把大汗。纔慢慢的說道。今兒那里是打獵。倒引起了許多蠻子。如今聲勢洶洶。事甚危急。還祈艦長作主。免致受彼等之累。李夢道。原來如此。君等身踏危地。也怪不得別人。但他們來的有多少人了。歐露世道。已經百多了。李夢道。這算甚麼。奇

魯波亞全嶋的蠻人。差不多盡出來了。任憑他們攻擊。看他有何妙法。這事並不值一怕。歐兄你放心去安歇罷。說畢。依舊彈棊不顧。歐露世心裏那里放得下。再跑上甲板邊。見奇魯波亞島。日已西沈。蠻人尙未退去。海岸篝火。絡繹不絕。大叫狂呼。以小威勇。此時煙月茫茫。蒼波漾漾。又惹起了歐露世故鄉心緒。對此好不淒涼。徙倚徘徊。覺得無趣。便悶悶的歸房就寢。是夜內支士並不關閉嵌板。故意等蠻人來襲。却說蠻人見着電光赫灼。欲芒四射。這等知識不開的野人。便當是大神下降。那里還敢動手。因此過了一夜。也無甚事。到了次日。歐露世要知蠻人消息如何。絕早起來。即登甲板探望。却見比昨日鬧的更多了。這日正是潮水退落的時候。內支士運行也不大自由。那些蠻人。更得了勢。只見他赤身紫髮。耳墜骨環。身帶戈矛。腰懸弓矢。內中有酋長一人。率領部下。喊聲震天。其猙獰之狀。真令人不寒而慄。內支士各水夫。却並不瞅睬他。也不與他挑戰。任他叫罵。也不答應他一聲。蠻人以爲水手怕他。氣勢更壯。如是坐船。

的坐船。遊水的遊水。如蜂如蟻。闐湧到內支士傍邊。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中奇計蠻人殺身命 逞雄辨健僕思世間

話說幾百蠻人。當下蜂擁到內支士船邊。內中有一爲首的。膽子却比別人大些。挺着胸脯。吩咐自己座船掌篙的人。迫近內支士。窺伺艦中動靜。却並不來攻打。只管咕咕呱呱亂說。看其情形。是想引誘他們。到了岸上再作道理的光景。不到一個時辰。潮水漸漲。這般蠻子。心下害怕內支士船堅體大。趁着潮勢。衝撞過來。那却支持不住。便退回岸邊去了。且說歐露世見蠻人退去。便同高昔魯上到甲板。閒談移時。忽有一石子飛來。正中高昔魯左手。頗爲苦痛。高昔魯抬起頭來。看見十碼之外。站着一個人。不由得不火起心頭。歐露世勸他也不聽。走回房裏。拿出一枝快鎗來。上好逼碼。覷定準頭。向那人施放。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遠遠呵呀一聲。扶頭便倒。因此驚動了衆人。個個圍着觀看。見是

被鎗打死。知道由內支士船上來的。如何不怒。各人七手八手的。扯風篷。解纜子。疾駛如飛。頃刻間把偌大一座內支士。團團圍住。矢石交加。人聲鼎沸。歐露世大驚。急入客堂。找不着李夢。又忙走至李夢臥房。却是鎖得堅牢牢的。歐露世顧不得許多。舉手就捶。停了一會。纔聽得裏面答應一聲說。請進。那時鎖已開了。歐露世掩開門。大踏步走入。見李夢正在那兒演習算術。急忙說道。小弟屢次擾纏。有妨學業。問心極有不安。然以萬不得已之故。願君深宥。李夢道。現在有甚麼事情。請快快說罷。歐露世道。就是剛纔那起蠻子。如今大伙的張旗擊鼓。在外面大肆咆哮。聲勢了不得的洶湧。要請老兄作主。趕緊設法解救。李夢道。我怕有甚麼重大事情。原來就是那幾個蠻虫。這也值得一怕。歐兄你真算少見多怪了。歐露世聽了這番話。又想想外面的光景。心中越發着起急來。便道。李兄你怎麼輕視天下事。到這般田地。豈不聞蜂蠆有毒。何況是毫無人性。兇悍無倫的蠻人。萬一鬧出一差二錯。損傷幾條人命。李兄你手下的人。都是

患難相依的。到如今有事時。你就望着不理。於情理兩個字。也有些講不去。現在且別多說。據小弟愚見。請老兄即刻下令。把通船甲板。一齊拴鎖。免致受人侵入。這事諒可應允。李夢不慌不忙的說道。歐兄忒看重了他們。要是關緊緊要的。難道我就不理。眼望着被人欺侮不成。也不過看破了這般東西。着實無用。鬧到他氣窮力竭之時。自然要一闕而散的。歐兄既然說得如此急切。那就叫他們關閉甲板。就是當下發起電機。傳布號令畢。又向着歐露世道。老兄是曉得的。本艦雖小。任憑他大砲轟來。尚且不怕。況是幾百個蠻人。何足介意。歐露世道。話雖恁地說。究竟以鄭重爲是。如今甲板關鎖。自無他虞。但明早要換空氣。那時蠻人乘勢闖入。不知老兄還有甚麼預備。李夢道。他們不上甲板就罷。若是冒然上來。那就算明年今日。是他忌辰了。歐兄你只管放心。豈有我還不着急過你的。我自妙法便了。歐露世聽了這話。又素知李夢並非胆大妄爲的人。也就着實放心得下。李夢又道。明兒午後三下鐘。是潮水滿漲之期。正

要趁這期潮滿。過操魯利士海峽。我現在正在測算。請不用着急。言畢。點頭爲禮。歐露世知他有事。也還禮退出。便回自己臥房。高昔魯急於聽李夢有何展布。見歐露世去了許久。已候的不耐煩。如今歐露世來了。急忙問話。歐露世把詳細情形。述了一遍。高昔魯聽說。也就放心。那時已是掌燈過後。各人也不理外頭的事。各自歇息去了。却說這般蠻人。正在得機得勢。要想攻入船內。來報同類之仇。不料甲板忽然關上。裏面靜悄悄的。並不聽見一聲響動。個個着了急。只顧在外面號呼跳擲。却只撲着一幅光滑滑的鐵板。並無縫兒。可以鑽得進。只得呆呆的守候。等到天明。船中水手各人。都已起來。甲板仍然不開。只用抽氣筒換換空氣。各人也並不見辛苦。一直候到午後三點鐘。李夢走入客堂。告訴歐露世道。開船的時候將到。我已經叫他們把甲板開過了。歐露世大驚道。這還了得。蠻人等候了一天一夜。這一開放。他們豈有不拚命闖入之理。李夢道。老兄還不相信。咱們同到船面去看看頑意兒罷。於是拉着歐露世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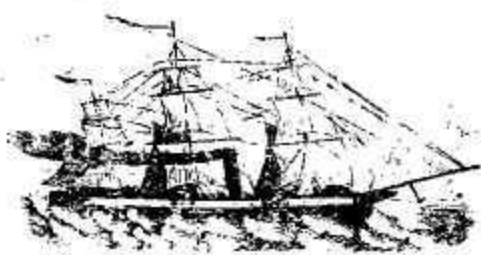
共登甲板。李高兩人已先在那裏站着。只見蠻人恐後爭先。如飲毒醜。死命的搶着過船。誰知一到船上。脚跟還未點穩。已是東倒西仆。氣息俱無。一連來了十來個人。都立刻斃命。李蘭操見了。甚爲奇訝。試拿脚尖兒踏了兩踏。撲地便倒。大叫道。好利害的電氣。歐露世早已猜着。不覺失笑。高昔魯扶他過來。坐了一會。神氣復元。纔得無事。原來李夢要顯顯他的本事。給他們三位遠客瞧瞧。所以雖在危急存亡之時。並不將船身沈入海底。故意浮着。任這般蠻子在那兒囉呢。又明知這些蠢東西。不是自己的敵手。樂得拿十來條性命。開開頑意。於未開甲板之前。早已用銅線。透入機關室。通過電氣。觸着的便渾身抖戰。四肢軟弱。頃刻就要性命的。當下蠻人看得明白。無原無故。折傷十幾條性命。不知使動甚麼法術。大生恐怖。喊一聲走。幾十隻船。一閃而散。李夢對着各人道。何如。歐露世只有驚歎拜服。那里還敢則聲。彼時潮水正滿。內支士加猛速力。頃刻間過了海峽。又出了印度洋。取路直往西南而去。或沿亞細亞。或向歐羅

巴。或經喜望峰。或探南北極。此次歷程渺遠。經月不停。連歐露世等也是昏昏糊糊的過日。只管隨着船去。並不知道所經過的。是何地方。一直走了一個月零八天。因爲內支士內部有些損壞。湏得繕修。方纔停了機關。彼時所泊之地。僅隔海岸數碼。却並未見有人烟。料也是個窮荒孤島。自然不用提了。那時嵌板盡開。只因電氣不甚活動。所以光燄照耀。不能如常。忽見船外周圍數十碼。電光炯炯。彼此爭輝。歐露世等來到客堂。縱目觀覽。只見無數小魚。全帶燐質。縱橫跳躍。如萬千螢火。個個身上都是放光的。景色之美。罄南山之竹。所不能書。歐露世見了。心曠神怡。凝眸不轉。高昔魯道。主人見此美景。戀戀之情。形於色表。即僕亦有生以來。所未曾見。今驟然得此。亦未嘗不可謂因禍致福也。歐露世道。你說的甚是。吾儕雖爲捕虜之身。然投海以來。世界上沒有見過的。也得見了。沒有聽過的。也得聽了。這番名爲遭難。實是於學問上裨益不少。只當入學堂。還怕沒有這許多實驗呢。即如這隻鐵艦。純用電氣。爲其機關。大小百

物皆賴於電。而且有千軍萬馬之力。指揮左右之便。你看如今世界上那般科學大家。日夜研究費却許多腦筋。拋却無數金貨。其結果那有這般靈敏壯麗。且何曾夢到這裏。於今咱們幾生修到逍遙住在這世界大怪物裏頭。這也算。是奇福異數了。又得賢主人接待殷勤。賓主無猜。真無異超昇仙境。我的意思。就畢生沈淪於此。也不算叫做甚麼苦。你們的心意。以爲何如呢。李蘭操聽了。勃然變色。怒氣填胸。憤憤的正欲開言。那時高昔魯也現不平之色。於是急急說道。主人所說。盡是些強詞奪理的話。凡天地生物。莫不有恩愛相思之情。就是小如燕子。到春來時節。他也會尋着舊巢。況人爲萬物之靈。知恩識義。故鄉之念。人有同情。照主人說的。反是人不如鳥了。況且生斯世界。便當叱咤風雲。流芳萬載。這纔是不負爲人的義務。若然獨善其身。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人固與我無與。我亦於人何尤。這何異深山木石。僵老邱壑。誰去理會他呢。僕也曉得這內支士船造的極其精妙。巧奪天工。可作近代製造界的大模範。但是

與人界絕了交通。自成一國。成日往來交接的。除了海水。便是些魚龍鱗介。就那怕做的。再十倍精美。於此試問。何補於人。正是一件不關痛癢的東西。依僕愚見。這物有也可無也可。實不算甚麼稀奇的。再說到主人身世。去國已歷一載。親朋僚友。倚闥而待。引領而望者。不知幾許。急切即僕偶一爲主人念及。亦不覺淚潄潄而承睫。况主人身歷其境。試迴首釣遊之地。過從之人。即夢寐中也當感念不忘。而主人乃竟出此決詞。欲送生海底。這番見解。真令僕百思不得其故。主人主人。我以爲你腸一日而九迴。誰曉得你心似石。而可轉呢。說罷。竟痛哭起來。歐露世聽高昔魯這段言語。情真意摯。便笑道。我曉得李兄日夜打算逃脫之事。其實我何嘗不有是心。但是英雄行事。無論大小。總要審機觀變。潛志待時。所以我從來不曾提過一句。也曉得你們怪我。正要探探你們托之空言。聊以一試。昔魯你便當是真的。你跟隨我的日子。也不算淺。你看我平日爲人。是如此輕薄寡情的嗎。不過說幾句頑話兒。就要鬧到這個樣子。我說你

也忒呆了。那時高昔魯纔拭過眼淚。滿面堆下笑容。說道。那里曉得主人是說頑話呢。李蘭操也慢慢的道。我初聽了歐兄那段話。真是說不出的憤惱。幾乎想飽以老拳。於今知是戲言。算是安心了。三人談了半日。各自回去吃飯。不提過了四五日。內支士已經修繕停妥。重複開行。一日忽然大雨傾盆。怒濤壁立。光景極其怕人。却不知是個甚麼原故。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冒險
小說
二勇少年

南野浣白子譯述

八五

第十回 意外之救助

話說吳爾達昏睡過去。直至次日中午纔醒。看看自己睡在茂草叢中。滿身泥水。傾耳一聽。有吹笛的聲。及犬吠的聲。吳爾達不覺驚慌起來。以爲左近必有防守的兵。趕緊爬起來一看。只見離着數十步。有一個農夫。坐在草地上。吳爾達始明白不是戍兵。再仔細一看。竟穿的是舊教徒服色。吳爾達倒歡喜起來。知道不遠的地方。定有人家。趕緊跑至那吹笛的農夫面前。不料他一心在那兒吹笛。並未留心。待吳爾達走近身旁。反吃一驚。高聲叫道。你是誰。看見吳爾達穿的是軍裝。以爲是英國的兵來了。趕緊執好槍棍。以爲防禦。吳爾達知道他是同教中人。因開口說道。我乃愛蘭特騎兵隊的人。昨日被革匿司兵所捕。受了重傷。幸虧昨夜乘敵人不防。逃了出來。因爲下大雨。傷口又痛。走至前面。不由昏睡過去。直待現在纔醒。務祈念同教之情。稍施救助。農夫聽完說道。原

來如此。那些惡漢真是可恨。這近村的人家。無論男婦老少。均被虜掠盡了。說起來真令人痛心。我不是見機逃避。已早做了無名的鬼了。現在我穴洞而居。相距不遠。請至那兒坐去罷。吳爾達說道。我因昨夜劍傷大發。至今未癒。若是路遠。還不能走呢。農夫答道。不甚遠。只有半里多。如你不能走。待我來背負你去罷了。吳爾達說道。那更感激不盡了。農夫又說道。你暫坐下。待我喚了狗來再去。於是農夫又拿起笛子來吹。吹了兩下。只見有一隻狗口嚙着一隻兔子跑來了。農夫將兔子裝於皮袋內。笛子也裝好了。向吳爾達說道。我們走了罷。吳爾達起先不肯叫他背。只是扶着走。走了幾步。真走不動了。農夫於是背了吳爾達。約摸走十幾分鐘的工夫。纔到。只見靠着山用土築的一間三角的房。上面用青草蓋了。遠遠的看了去。一點也看不出來。背着山開了一個小門。農夫推開了門。放下吳爾達。即向內喚道。有客來了。原來這個土屋中。還住了兩個人。聽見有客趕緊迎了出來。幫着將吳爾達扶了進去。農夫將吳爾達剛

纔告訴他的語。大概說一遍。內中有一人說道。我昨天在遠遠的地方。看見幾個騎兵廝打。後來又見他們用馬背了一個人回去。想必就是這位了。我看見的時候。料想這一去定無再生之理。我當時就想搶了來。無奈他們人多。不敢動手。不料這位竟有本領自己跑了出來。真是佩服之至。那人又向吳爾達說道。昨晚那樣大的雨。真是虧你受了。現在到了這兒。就是家中一樣。不要客氣。我們也是在這兒避難。沒有衣服給你換。我看你可以睡在床上。脫了下來。等我們來給你烘一烘罷。吳爾達看見他們如此親切。也就不客氣。即睡於牀上。將衣服脫下。不覺已睡着了。他們看見吳爾達睡了。將衣服慢慢烘乾。看看上面盡是血跡。烘乾之後。一塊一塊的堅硬非常。恐不能穿。於是再將水洗了一回。再烘。那個割破的地方。找了針線縫好了。等他們將衣服烘乾了。吳爾達剛睡醒過來。農夫因向吳爾達說道。現在痛得好些了嗎。吳爾達說道。好些。農夫走到床邊。叫吳爾達將劍傷給他看。吳爾達爬了起來。只見右肩上兩寸多長的

一條口。腫得老高。上面敷着葯。滿了的血跡。於是農夫取了些清水。將外面的血跡洗乾淨了。再用布替他包上。旁邊又有一個人拿着衣服替吳爾達穿。真是親切非常。吳爾達穿完之後。下了床就煖了一壺酒。一樣鹽菜。一大鍋肉。就是前打來的鬼子。四個人圍坐起來。一邊吃一邊譚。吳爾達即將戡穆司王兩次出兵的情形。及昨日他自己被捕。仔仔細細的叙說給他們聽。三人聽到吳爾達昨日被捕的事。無一個不稱贊。說吳爾達乃勇少年。將來必要做大事業的。吳爾達說完了。因向衆人說道。你們三位如何住在這兒。現在做甚麼事。三人齊說道。不要說起。說來真令人憤恨。你看那些革匪司兵殘忍不殘忍。既奪了銀錢。殺了父母妻子。燒了房屋。那也够了。還要將殺的人。割來一塊一塊。四處拋散。我們三個人都是一個村子裏頭的人。各有父母妻子。這日恰好我們三人約了到這前面的山上打柴。革匪司兵到了我們村裏。將我們三個人的甚麼東西都弄得乾乾淨淨。等我們回家。只見四處的人頭人腿。房屋成

了幾堆瓦礫。要想去報警。奈只有三個人。又無鎗砲。只得在這兒築了一間屋。暫時避着。吳爾達聽完。憤恨不已。你們現在既報警無策。不如到我們營裏去。我們大家同心協力的。殺盡這殘忍無人心的狗頭。吳爾達說完。衆人說道。倘得如此。真是報警有日。感激不盡。吳爾達說道。那麼我們就走罷。其中一個有年紀的說道。現在已晚了。我們又沒有器械。夜間若遇着點甚麼倒不好。也不急在這半天。還是明日天亮去的好。今晚權在這兒再歇一宿。吳爾達說道。既是這樣也好。於是四人到了次日天明。也沒有甚麼撿拾的。一人提了一根木棒。帶了些乾糧。吳爾達因爲有傷。不敢快走。所以四人直至黃昏始到。到時正值華加士及兵士等都出去了。只剩得幾個守營的人。却說吳爾達前日帶去幾名馬兵。自吳爾達被捕之後。與革匿司兵打了一回。不能取勝。只得跑了回營。將吳爾達被捕的話。告訴了華加士。華加士自是又氣又急。還有腊利亦氣憤的了不得。誓與吳爾達報警。因此次日華加士竟帶了全隊。腊利願做先鋒。

前去與革匿司兵討戰。會戰於途中。殺斃革匿司兵數人。又活捕了幾人。餘下均逃走了。腊利即將捉來的革匿司兵。細問吳爾達捕後的情形。知道昨兒晚上已經逃走。腊利始放下了心。即將此話告訴了華加士。華加士自是歡喜。因此華加士命兵隊分至近旁各處收牛畜。兼可尋吳爾達。所以次日吳爾達回營之後。他們還沒有回來。恰好吳爾達回後。不多一刻。華加士也率領兵隊回來了。走至門口。即有人報說吳爾達已回。華加士自喜歡。趕緊下馬跑了進去。吳爾達聽說回來。迎了出來。吳爾達即將被捕後的情形。細細的說了一番。華加士深爲感激。那三個農夫。吳爾達即將三人引着見了。華加士答謝了一番。即勸他們暫在他營中。次日華加士將三人編入中隊。腊利因爲尋吳爾達。次日始回。見了吳爾達。兩人各自叙說一番。吳爾達深感腊利熱衷。褒獎了幾句。於今再說戡穆司王。命總軍退回德布林府之後。又命華加士再添募騎兵。華加士只得領命先同了吳爾達回家。此時金吾已由德林回來了。吳爾達聞信

後。即至金吾家訪問。兩人相見。各述近況。自是悲喜交集。華加士到家之後。住了兩天。即往各鄉募兵去了。再說愛蘭特如華加士一類的熱心愛國者。頗不乏人。無奈戡穆司王作事昏聩。不聽衆人之議。因此軍勢日衰。在愛蘭特之英軍。勢力日長。至一千六百九十年六月十四日。奧連及公竟親率大軍攻入愛蘭特。戡穆司王自知不能取勝。然又不能不出戰。只得又調齊衆軍。及法國的援兵。與奧連及公會戰愛蘭特北方之北英河。兩軍對仗數次。不分勝負。孰料戡穆司恐不能取勝。竟私帶侍從。逃往法國去了。此時愛蘭特軍士。聽說戡穆司王已逃。非特軍心不散。且比從前勇氣百倍。以爲如此昏聩的王去了。反可自由自主。故自戡穆司逃後。連與英軍接戰。雖未得大勝。然竟能抵抗大軍。因此衆將相商道。我們現在勝負。雖不能預定。然昏聩至戡穆司王這種樣子。到是去了乾淨。我們可以自由自主。倘能衆心合一。協力同心。與他們爭戰起來。或能得勝。亦未可知。衆軍聞此說。均已爲然。於是衆將更欲商議軍策。但此

事非集衆人之議不可。因此先議定暫退軍回德布林府。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天晴精神

話說衆議既定。將總軍退回德林府。公認沙士飛特兒爲將軍。商議守戰之策。吳爾達因對華加士說道。我想回家去看看。報告家中現在的情形。以免祖母等記念。華加士說道。你回去看看也好。但是此地一半天就要定議。定議之後。就要往西方出發。大概不能待至明日早晨。你穿了軍服一個人走。恐怕沿途被新教徒阻擊。吳爾達說道。那麼脫下軍服。另換平常的衣裳。夜晚走好了。華加士說道。那也可以。你回去安慰安慰家中。但回來的時候。如聽見德林市已被奧連及公占去。你萬不可一直的向西走。還是灣點兒路多走兩步。庶免阻擊。吳爾達一一答應着。到了晚上換下軍服。回至德布奈特城。見了祖母。母親兄弟等。均平安無恙。甚爲喜懽。吳爾達再將出軍的情形。細細的告訴了。家中聞

說平安也就放下心了。佳沙菱問吳爾達道。你在家耽擱幾天。甚麼時候再去。吳爾達答道。明日晚上定規要回到營中。明天清早就動身。吳爾達與祖母等談話之時。可特夫勒在旁聽得心動起來。因向母親佳沙菱說道。我想打仗。真是有趣的事。我現在也要從軍去。又有趣。又可同着爸爸哥哥在一塊兒。老在家裡住着。有甚味兒呢。吳爾達笑道。好好好。也同我一樣的想頭。但是那個吃苦的事。你還不曉得。你只曉得有趣的事。佳沙菱接說道。你是不行。年紀太少。還够不上。再過兩年再講罷。到了次日鷄鳴。吳爾達即起來了。將手鎗等藏於身旁。告別祖母母親。取路向德布林府進發。却幸無事抵了德布林府。只見街上人山人海。東奔西跑。後來探聽探聽。始知總軍已向北方出發。府中新教徒預備懽迎。連及公。藉清道爲名。搶奪舊教徒之家。彼此廝打。吳爾達見勢甚洶湧。不敢久留。只得出了城向北走去。沿路也是騷動不甯。却喜吳爾達並未遇着。次日午後到了總軍駐扎之處。

却說奧連及公聽說戡穆司王已逃。總軍已退。於是率領大軍來取德布林府。此時愛蘭特軍已退駐北方立墨立克地方。所以奧連及公軍到後。竝無一兵阻擋。一直的進了城。奧連及公進城後。即傳令與市民。凡有不背令命者。無論新教徒舊教徒。概加保護。如有劫人奪取財物者殺。此令布後。市民頗爲安穩。執華司聽說奧連及公已到德布林府。恐新教徒藉勢虐殺舊教徒。替華加士家族耽心。因此走進德布奈特城探視光景。以便救助。却喜華加士自祖父以來。均是溫厚君子。且喜救難扶危。因此左近之人。無不感激他家的。故人不忍加害於其家。再說愛蘭特軍退出後。分爲兩隊。一隊駐扎亞司耶北方。一隊駐扎立墨立克地方。奧連及公進德布林城之第三日。即出兵與愛蘭特軍會戰於立墨立克地方。奧連及公軍大敗而走。愛蘭特軍得勝之後。因此處險要易守。竟將全軍移駐立墨立克地方。因此街市均駐扎滿了。華加士所領騎兵隊。竟無處駐扎。恰好隔河有大屋一所。乃新教徒名龔亞之產。此人乃近邊之大

地主。祖父奉職克郎衛兒部下。屢奏大功。現住之屋。即當時立功所得。前因戡穆司王有新教徒所占之土地。均歸還原主之命令。龔亞因往德布林府與友人商議遷居之計。後聞戡穆司王逃走。即遲緩下來。今聞愛蘭特總軍駐扎立墨立克。因此又耽起心來。不在話下。於今再說華加士因爲自己的樣隊無處駐扎。只得去借龔亞那屋。即親自先去看視。及走到那兒。只見一個十五六歲女孩子。及一個白髮老母。站立門口。滿面驚慌。是懼愛蘭特軍來劫殺的樣子。華加士走到門口。即下了馬。除了帽子。從容的說道。你們不必害怕。我並非來搶劫的。只因現在市中無處安營。欲暫借尊宅一用。至於其他暴亂的事。是沒有的。可請放心。他們母子二人。聽華加士言語溫和。知道沒有歹意。因答道。舍下只有母女二人。及兩個園丁。房屋甚多。如大尉要用時。請來就是。只願不加害於我母女兩人。諸事自當謹從尊諭。華加士說道。諸事請放心。不過打擾得很。至於說道加害一事。舍下現尚有老母妻子在家。還指望他人代爲照料。今

若加害於你家。此豈有人心者所忍做的事。若說人多勢衆。不能個個同我這
樣。但是我帶的這個馬隊。上自我的副官。以至兵丁。我都能信任得過。且彼等
從服我慣了的。我可保他們不敢有胡亂行爲。請放心就是了。我還有一話要
說。隨便借兩間旁邊的屋就好了。你們萬不可自己搬動。讓出正房子來。母子
二人聽華加士的話。句句親切。非特無懼怕之心。且歡喜起來了。因向華加士
說道。倘得如此。真令我母子感激不盡。但旁邊小屋實不能住。務望大尉不必
客氣拘泥。還是住在正屋。則我母子亦覺心安。華加士說道。厚意甚感。但我要
住在正屋中。非示兵士等以平等之意。還是旁邊的屋好。高情厚誼。俟將來再
來領教。華加士說完。龔亞夫人同請華加士進裡面去坐。華加士說道。今既承
允諾。當命兵士移來此處。稍遲再進內道謝。華加士即傳集衆兵士說道。現在
已承龔亞屋主。借了旁室數間。勉強足以容膝。但龔亞屋主現不在家。只贖母
子二人。今見吾前來。甚爲驚慌。懼我們加害。我現已用溫言勸慰。令彼安心。諸

君務必體諒我的苦衷。萬不可有暴亂之行。不可以護國愛宗教之精神。移作他事。是所深望於諸君。

却說華加士騎隊駐扎龔亞宅中。不覺已兩禮拜。龔亞家母子二人。自華加士來後。反放了心。不似從前之離心吊胆。而兵士又因龔亞家時常送出許多肴酒來吃。亦甚爲歡喜。還有吳爾達。龔亞夫人喜他是勇少年。時常請他進內談話。因此龔亞之女格利。竟與吳爾達做了親密的好朋友。這日或報奧連及公又領大軍來擊。華加士領了部下騎兵出去偵察敵勢。至晚始回。龔亞夫人是晚另饗以晚餐。華加士即席說道。多日在尊府打擾。感激不盡。奧連及公大軍已到。明朝就要移至立墨立克市去。這次的大合戰。定是奧連及公得勝的。從今別後。未知尚有後會之日否。龔亞夫人說道。大尉不必煩心。我今不敢妄斷兩軍勝負。但以大尉之爲人而論。斷不至有意外的事情。日來多承保護。感激無盡。俟愚夫回家。再當答謝。華加士說道。我們在這兒打擾了你。反說這些話。

眞令吾輩置身無地矣。說完。又叙說了許多話。華加士父子及諸將官向龔亞夫人告了別。到了次日黎明全隊出發。過了一條橋。即是立墨立克市。於是衆將聚議軍事。籌抵抗之方。到了中午。壞連及公之軍已到岸。只聽砲聲隆隆。以爲即刻就要到了。後來出去偵探。始知全軍尙未到。不過到了一隊騎兵。吳爾達吃過晚餐。走至外面散步。遙見龔亞家的烟筒露於樹頂。若不是樹遮住了。連房屋也可以看得見。吳爾達徘徊一會。或想起格利來了。因爬至樹頂上去望。望了半天。看不清楚。腊利知其心事。因說道。那裡能够看得見的呢。那還不是白勞神。我到有個法子。今天我看見裝米柳枝包。及牛皮袋有許多在那兒。我可以拿那個造一隻船。渡了過去。替你送信。吳爾達反不好意思的。因說道。你說甚麼。你替我送信給誰。腊利說道。你還瞞我幹麼呢。說完。腊利忍不住笑。吳爾達也笑了。因說道。雖然是你有心替我送信。但是對岸盡是敵人。怎麼能送得到呢。我恐怕送信的事。也同我爬上樹去望一樣的。無濟於事。吳爾達即從樹

上下來了。於是兩人一邊走一邊說。腊利說道。你只管寫好信。交給我。我自然有法子送過去。至於敵人我倒不怕。我却有點兒耽心的。是龔亞家近旁的那些。不知道理混賬東西。腊利說完。提了吳爾達心思。想了半天。始說道。不是你剛纔提起。那些混賬的東西。我到忘了。這樣說起來。我必定要索封信去叫格利預先防備纔好。你真能替我送去嗎。腊利答道。定能替你送去。你不曉得。龔亞家中的馬夫白丁。他與我很相好。我過去找他。叫他托使女遞了進去。如是今晚去。明天晚上定有回信給你。吳爾達說道。既是這樣。我們兩人同了去怎麼樣。腊利說道。那是不行的。你穿着軍裝。那一個不認識你。隨便怎麼樣也混不過去的。我若是被他們捕着了。我只說是近村耕田的人。是龔亞家馬夫白丁的兄弟。現在來尋他。那就沒有事了。而且這個話我已經與白丁約好的。吳爾達說道。那麼你一個人去也好。腊利說道。那麼我造船去了。說完跑去了。這裏吳爾達想道。我昨日臨別匆匆。竟將要緊的話都忘記說了。若不是腊利提起。

豈不是將一個好好的。人白葬送了嗎。我想那些惡漢。所貪者不過財帛。這到容易措辦。但是壞連及公軍律不整。所到之處。無辜的人民。被其姦淫殺害者。不知凡幾。若格利不幸而遭此難。怎麼了得。吳爾達愈想愈替格利耽起心來。信步亂走。忽聽前面有笑聲。吳爾達即走近一看。原來是腊利在那兒編小船。有幾個兵在那兒同他說笑話。只聽一人說道。腊利你編這個船做甚麼用。腊利說道。你還不曉得我懽喜打魚嗎。現在我要編隻船去打魚。那人笑道。這個樣子的船。都可以打魚的嗎。你要正經打魚。那兒不有兩隻很好的划子在那兒。你坐了打去好了。腊利說道。那個太大了。我不喜懽。不如我這個好。要他浮就浮。沈就沈。吳爾達聽他們說笑了一回。即回至營中寫信。無非叙些叫他保重。現在有這樣可危的事。後面又寫了明天晚上。叫腊利來取回信的話。寫完即封固了。藏於懷中。仍走至腊利編船的地方。只見先前同腊利說話的兵已去了。只賸腊利一個人在那兒。因問腊利道。甚麼時候纔可以編好呢。我的信

已經寫好了。腊利說。那麼很好。大約還有兩點鐘的時候就編好了。吳爾達說道。那麼等十一點鐘。我檢閱過了哨兵再來。那個時候。他們也睡靜了。你也編好了。我再將那幾個哨命他分往四處巡邏。你話好不好呢。腊利說道很好。就是了。你快去作你的正事罷。於是吳爾達仍回營中。到十一點鐘的時候。騎了馬出來。檢閱哨兵。並命他們分往四處巡邏。哨兵得命去了。吳爾達即走至腊利處。腊利說道。來得正好。剛做好了。吳爾達說道。那麼可以去了。於是腊利拿了船。兩人同走至河邊。吳爾達將信交與腊利。又向腊利說道。我寫之後。又想起了一件事。再寫又來不及。你告訴白丁轉達好了。吳爾達就將這件事告訴了腊利。腊利答道。是呢。我照這樣說就是了。吳爾達又說道。你快來。我在這兒等你。於是腊利收好了信。就坐於船上。慢慢的浮過去了。却喜是夜星月俱一點兒也看不出來。吳爾達即坐於河邊樹下。心裏算着腊利已到甚麼地。又做甚麼。算到他現在應該回來的時候。即趕緊跑至河邊。不料聽了一會。一點兒

消息也沒有。吳爾達發起急來。想道莫是被人捕去了嗎。心裏愈急急不見回來。正在那兒無可如何之際。忽聽水裏有響聲。不禁大喜。料定是腊利回來了。孰知響了一會。就不聽見了。於是更認定是被人捕住了。只得在那兒想救助之方。想來想去。並無善策。後來想到他既爲我的事被捕。我現在不問那麼些。且渡過河打聽確的消息再講。主意既定。就想脫衣服下水。不料正脫完衣服。腊利已到了岸。自己先扒了上來。再將船也拿上來了。吳爾達說道。你到那兒玩去了。真令我等死了。你再有五分鐘不來。我就要浮水尋你去了。你也不替人想想的。只顧你自己好玩就是嗎。腊利笑道。不說你自己性急。反說我好。玩耽擱了時刻。吳爾達說道。這個我們暫且不說。這個船明天晚上還要用的。趕緊尋個地方去藏起來。腊利說道。這個容易得很。放那兒草叢中就好了。於是二人先將船放好。吳爾達就問腊利到那兒的情形。只見腊利說道。我從這兒浮到了那邊。恰好並無一人。趕緊上了岸。就向龔亞家跑。到了白丁住的地

方。白丁早已睡了。我只得拍門，叫了半天。不料白丁睡的胡裏胡塗。我說我是腊利，他老不肯信。我只得將前兩日的事情叙述了些。他纔扒起來開了門。開了門進去。又沒有燈。我用手握着他的手。他又生起疑心來。他說道：你不是腊利的陰魂嗎？你在生的時候，我同你很相好的。你何必來纏我呢？你快去罷。我只得說道：我真是腊利，並不是鬼。你不要害怕。他又說道：你不是鬼，何以手這樣冷呢？而且你不過今日朝晨纔走的。現在有甚麼事三更半夜來尋我呢？我即將剛纔在水裏起來，所以手冷。現在是來送信給格丽姑娘的。他纔信了。於是我將信給他，托明日轉交。我又說道：你們這左近有一班惡漢，早已想乘火打劫，搶你們的家財。前一向是因為我們的騎隊駐扎這兒，沒有動手。我想這一兩日內，定要來的。你要趕快給你們主子說，叫他早為防備。我還沒有說完。白丁即接說道：不要緊。現在壞連及公的兵到了，他們斷不敢的。我又說道：你要提起壞連及公的兵，那可更了不得。你還不曉得他那個兵，是一點軍律都沒有。比強盜更利害。到了一個地方，無論青黃皂白，姦淫搶劫，無所不至。若被

他們強劫姦淫之後。你去告訴壞連及公。他非特不給你追究。反怪你們激怒了他的兵。這件事真是可慮。現在我們即已替你想了一個法子。若是來了的時候。你們是抵敵他不住。在白天你就用塊大白布插於樹梢上。晚上就在河岸上燒一把火。我們看見之後。就趕緊派兵過來救助。這些話本來是要寫在信上的。因為匆匆的來不及。所以把你轉達好了。我又問道。你們主人回來了嗎。他說今兒早上回來的。吳爾達忙問道。回家之後。還是家中。還是在營中呢。腊利說道。這個我却忘記問他了。我只說了這幾句。聽見已打三點鐘。我怕天亮了。不能回來。我就與白丁說道。我們即還在那兒等着你呢。我要回去了。天氣也不早。明兒晚上我來拿回信。說完。我就走到河下。尋着了船。就一直的浮了過來。一分鐘的工夫。都沒有耽擱。吳爾達聽完說道。費心費心。真能辦事。明天晚還要請你去呢。腊利說道。卻是自然的。已經約好了人家。還能不去的嗎。說完。吳爾達騎着馬。腊利跟着。像是在外面尋哨回來的樣子。二人進門。即各自安睡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

偵探
小說 **毒藥案**

無欲羨齋主譯述

一〇五

余老友蕭君。那一晚到我家裡閒談。談起西洋的偵探來。實在神出鬼沒。變幻機警。令人毛骨悚然。原來外國的偵探。能通幾國的語言。精通人情世故。練成一種銳利的見識。加以通曉各種技藝。連容貌服飾。學那一種人。就像那一種人的。蕭君說兩三年前。俄國莫斯科某砲臺。有一步兵大佐。叫做伊格拿輔。那一晚適外出。及歸到兵房後。覺有一點兒不舒服。就請兵房裡頭的軍醫。過來診脈。自去請醫生。到醫生來到的時候。不過十分鐘工夫。大佐就嘔吐得很利害。差不多苦膽汁都要嘔出來了。軍醫來到時。他面色已變青色。週身也已冰冷。橫臥在這鐵床上。軍醫一面把這救急藥先去救他。一面叫服侍大佐的兵卒來。查問病狀。他們只說大佐嘔吐時。光說苦悶。且說肚子裡熱得很利害。像火燒似的大。佐喫了這些救急藥。醒了幾分。睜開雙眼。就答軍醫的問話。說道。今晚的病因。怕爲喫「冰魚羹」喫得太多。或這些魚肉。不大新鮮。也未可定。那

時酷暑。魚類肉類。好容易腐敗。大佐這番說話。也有道理。軍醫再向大佐問這些魚羹。在那裡喫的。大佐想要回答。又大嘔吐起來。嘔吐完。精神就衰弱到了不得。自此以後。東西也喫不下。說話也說不出。還未毅兩個時辰。就死吊了。

大佐死得這樣奇怪。上頭信心不過。恐怕有人下毒。就命將大佐的屍骸。給醫生解剖查驗。醫生查過。判他係因衝性毒入胃。胃脹而死的。大佐自己也歸咎這些腐敗魚羹。自是與醫生的說話對了。原來這些魚羹。俄羅斯人是最喜歡喫的。這魚羹製法。先把各種魚肉。熬得熔爛。再加些橄欖油。或奶酪。然後用冰。冰成一塊。味道濃厚。又寒又滯。胃弱的人。自不大相宜。且酷暑天氣。魚肉不大新鮮。常常有爲喫這樣東西致命的。所以伊格拿輔的死因。也判他因喫魚羹而起。至大佐喫魚羹的地方。大佐當時沒有說出。所以無從查究。醫生既判他不是被毒。遂擇日埋葬。葬以大佐的禮就完了。他的遺產。照例歸大佐的姪兒所有。他的姪兒。叫做巴拉奴輔。也在莫斯科某砲台做砲兵大尉。原來伊格拿

輔。曾娶了親。總是夫妻反目。已經離了婚了。有人說大佐當日另與一個婦人有交情。爲這婦人。擲金不少。但這種曖昧的事情。俄國軍人。差不多人人都有。所以各人都不以爲怪。大佐這樣死法。到這時候。各人都以爲尋常死去。不復記臆了。大佐死後一年。莫斯科城裡頭。又鬧出一付奇奇怪怪的事來。是甚麼事呢。就是大佐的姪兒。巴拉奴輔大尉。也照他叔父的病情死去呢。

却說巴拉奴輔大尉。生平是很放蕩的。自從得了叔父的遺產。天天與這些賭博婦人來往。鬧到不成說話。所以負債如山。聲名很狼藉。屢次被上官申飭。說到若不改性。就要革他官的說話來了。那一晚莫斯科城邊。有一個男子。倒在地上。很像醉倒的。巡捕覷見。就吹起響鈴。招集附近的巡捕。要去救他。搜他懷中的東西一看。有幾個法子。書著大尉巴拉奴輔字樣。巡捕正商量如何處置。大尉就大嘔吐起來。不敷一兩分鐘工夫。他便面轉土色。冷汗涔下。趕忙派人通知砲臺。這個人還未有回話。大尉就氣絕了。

這件事翌朝各報俱有登載。街上議論。有傳大尉是自尋短見的。有說大尉是被人刺死的。政府於是命解剖大尉的屍體。有好幾個醫生檢查過。都說他的病情。與他叔父一樣。總是大尉的大小腸。也覺脹裂。胃裡頭還有些魚肉。未消化得清楚。且很像喫過乾酒的那大尉忽然倒在路上。雖因喫酒過度。也未可知。但大尉的身體本來是很強壯。週年都無大耗病。不是飲多幾杯燒酒。可以死得他的。想必因喫了腐敗食物。中着衝性毒。飲些乾酒。越發發起這些毒氣來。於是判他病因。又由喫腐敗食物了。再查大尉那日的行動。當他出兵房時候。正午後六七時。不是穿軍服。只穿尋常的服裝。有人說他是晚先行去阿卑拉。後到那一個婦人處用晚餐。果然是晚大尉先到阿卑拉。十點鐘時候。還有人見他在戲院出來。但自這時候。至他昏倒時候。相隔有兩三點鐘。這兩三點鐘。他幹過甚麼事。總沒有一人知道的。查了幾天。都摸不着頭腦。後來見各醫生都判他與叔父同病。想亦無甚嫌疑。又以相當的葬禮。葬這巴拉奴輔大

尉了。

大尉葬後約一禮拜。莫斯科醫科大學。有一個學生。寄一封信去莫斯科「嘉直」新聞。力言巴拉奴輔大尉。與他叔父大佐兩個。一定是被人毒殺的。且論大尉胃中的食物。分析得不太清楚。那處可疑。那處疎忽。各醫生不免潦草塞責。初時人人都笑他狂謬。後詳細觀他的議論。很有道理。贊成這醫學生的議論的。日多一日。各新聞也漸攻擊政府。輕視人命。辦事疎忽。俄國政府。向來是不恤人言。有時更把專制手段。或封或禁。不使民間訾議政府的。這次不知何故。又將就起來。大約爲學術。或爲法律起見。即命發掘大尉的死體。請俄國第一有名的化學大家。求他分析胃裡頭各樣東西。這博士十二分注意。逐一考察。說大尉的死因。不是因喫腐敗食物。乃是死於黑色「耶列波爾」的毒劑。政府大驚。更發掘伊格拿輔大佐的遺骸。再請博士試驗。亦判他爲黑色「耶列波爾」所毒殺的。耶列波爾的毒藥。相傳謂有一種植物。叫做「基督降生薔

薇。」用這植物的酸汁。加些藥料。自可以製成的。若喫了這些酸汁。一時間或二時間。便大嘔吐。精神恍惚。腹痛痙攣。不出六時間。就要死了。若混這些毒藥。在燒酒或食物裡頭。這些食物。毫不變味。就令易牙再生。也喫不出來。且這毒藥。侵入人體。與腐敗魚肉及有毒食物之害人處。頗難分別。這診察大佐大尉的醫師。把腐敗魚肉。斷他們的死因。亦非無故。且當時這耶列波爾毒藥。除醫生外。沒有人知到的。尋常的醫師。想不到這種毒藥。也不足爲奇了。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若莫斯科「嘉直」新聞。不登這醫學生一紙論說。大佐兩叔姪的冤死。就沒有一個知道了。

這時既查出大佐大尉兩人。都是被人毒死的。於是政府大喫一驚。說青天白日。隨便可以殺人。這還了得。勒令各巡捕認真查究。先將他兩個死去那一日。去過那一個地方。又替那一個往來。逐一查察。這大佐死了一年多。自是無從查究。至大尉的舉動。尙有可以着手的。地方。大尉的朋友。有一個叫做亞歷山

大。在莫斯科城外。蓋一所花園。是日大尉去探訪他。同他上館子去喫東西。喫完了兩個就打了幾盤彈子。那時亞歷山大說有些事。就與大尉握手相別。以後的事情。雖不能全然知道。但這時大尉即往阿卑拉。午後十時。還有人見他自戲院出來。大尉自館子出來的時候。精神也與尋常一樣。毫無病容。自此以後。隔了幾點鐘。便昏倒在地。把毒藥的功力。推測起來。服毒雖定在這時候。但這時候。大尉的行蹤。不大清楚。這定是殺人的人。故意弄出來。亂人耳目。掩自己的形迹的。去年被人毒殺這大佐。死去那一晚。大佐曾到那一個地方。又不是沒有一個曉得嗎。原來莫斯科這個地方。俄羅斯人雖是叫他做聖都。其實波斯人。希臘人。猶太人。與及南北東西的無賴漢。通通把這個地方作逋逃藪。所以每年奇奇怪怪的案情。總有好幾件。其中大約都是謀財陷命的。這次大佐與大尉。雖是被人毒死無疑。然那一個毒死他。因甚麼事情。去毒死的緣故。這些巡捕。那些暗查。大天打探。到底考不出真贓實據出來。於是打電

去聖彼得羅堡。請那一位俄羅斯最有名的老偵探美卡威來商量辦法。

這位老偵探不獨在俄羅斯算是數一數二。就近來歐羅巴各國亦找不出幾個出來。他的言論風采。很像大國的外務大臣。口材又好。通俄德英法四國語言文字。有膽有識。若他認定怎麼樣辦法。就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變他的老主意的。他有這樣能幹。屈他做了偵探。實在可惜的。却說這位老偵探得接這個電報。就由聖彼得羅堡出發。到了莫斯科。馬上去拜會砲臺的將官。受他的囑託。從來嫉妬的心事。到處皆然。這老偵探大名鼎鼎。莫斯科巡捕房裡頭的人。嫉妬他的。在所不免。有望他辦不成功。免相形見絀的。有說我們本是地主。也查不出他是外來的人。如何能覈知道。大早料他無成的。這種說話。已吹到大偵探的耳朵。無奈這大偵探向來不恤人言。不管甚麼事。只管去做。他就先把這件事。逐一逐一查問這些委曲詳細。問了一番。見怎樣無頭無腦。心中暗道。這件事情。無怪莫斯科的巡捕。措手不辦了。但既已擔任。沒有卸肩的

道理。於是先收羅伊格拿輔大佐的往來信件。隨筆日記等類。與及死後交他姪子的私用文書。更要檢查大尉的書信。總是大尉的書信。這承繼大尉的人。說非自己搜出這些握要信件出來。不能給與別人看的。因為這些書信。恐有防大尉大佐名譽的。混在裡頭。由是老偵探暫把這件事擱下。先找大尉變死那一天。與大尉上館子亞歷山大這個人去問話。

那天與大尉上館子亞歷山大這個人。年紀還輕。還未娶親。賣買股票作生涯。贖得好幾個錢。在莫斯科城外。蓋一所花園。手段架子。都是濶綽的樣子。老偵探就到他家裡。去探訪他。聽見亞歷山大與大尉結交。有好幾年。借錢與大尉。倒還不少。原來大尉手段濶得很。年中俸給。是不彀他開銷。所以看亞歷山大當做一個金山一樣。是亞歷山大與大尉。不是尋常的交情。有債主與負債人的關係。大偵探那一天與亞歷山大的問答。就是問那一天大尉因甚麼事情。去訪老兄呢。答依舊來借錢。問老兄借錢多少與他呢。答借了二百羅布與他。問

大尉常時向老兄借錢。有甚麼作按呢。答沒有甚麼作按。只是信他。問老兄不怕大尉失信嗎。答是。問爲甚麼呢。答他若失信。我去告訴砲臺。大尉就要撤任。問老兄曾告訴過他沒有呢。答沒有。問大尉向來有還過錢沒有呢。答有。問他在那裡挪移出來。去還老兄呢。答這是不曉得。大尉是很有城府的人。問大尉死時。還有欠老兄的錢沒有呢。答有。問還有多少呢。答還有一萬羅布。問這筆賬就不少。老兄不是吃了大虧嗎。答這還不怕。問爲甚麼呢。有遺產送與老兄嗎。答不是。大尉生前買了一萬羅布的生命保險。他生前曾說萬一不能清償。死去的時候。就叫我領收他的保險金。這張契約。還在這裡。問這晚大尉與老兄別後。老兄知道他往那裡去呢。答聞他說要去阿卑拉。問後來呢。答不曉得。問大尉有因婦人的事情。不能如意的事沒有呢。答這件事是不曉得。問大尉與婦人有來往。有交情沒有呢。答我想一定是有的。問大尉這樣死法。就老兄看來。怕被妬他的婦人毒死他不怕呢。答光景是不錯的。問大尉的叔父伊

格拿輔大佐。老兄認得他不認得呢。答向來有交情。問他也常時向老兄借錢嗎。答不錯。問大佐死時。還有欠老兄的錢沒有呢。答沒有。大佐死去之前。通通都還清了。問大佐與大尉這樣變死。老兄有想到他怎麼樣死法沒有呢。答沒有。問雖然。究有想到這件事沒有呢。答光景兩個都是被人嫉忌。所以有這樁事的。問那一個嫉忌他。老兄心裡頭。有這個人沒有呢。答沒有。就這幾十句話看起來。也不過平平常常的問答。誰知入了這神出鬼沒大偵探的耳朵。就像要開八寶箱子。得了鑰匙一樣了。

聖彼得羅堡的都會。上流世界的人。大約都住在一方。其中有一個貴婦人。叫做焦利亞。是長得很體面的。差不多全國都曉得他的艷名。這個婦人。本生自法蘭西。搬來俄國。住了好久了。他的丈夫。在莫斯科做印書銅版的生意。結婚未久。就死去了。所以焦利亞的丈夫。沒有幾個人曉得他的。焦利亞年紀雖是將近四十。然他的面貌。任那一個猜他。都猜他是二十四五的。爾雅溫文。輕盈

嬌娜。這是巴黎的尤物。北方俄羅斯人。如何見過這些縹緲的婦人。所以都門的貴紳富商。來求婚的人。不知凡幾。那焦利亞夫人。都不答應。很像不大好這件事的。幸他的房間院子。衣服物色。裝潢得十分排場。自不消說。夏天的馬車。冬天的雪橇。都是鑲金嵌玉。聖彼得羅堡的人見他。不是以爲那一個貴族。就是以爲那一個皇族的。且月中開茶會跳舞會。一定有好幾回。家裡頭的奴婢僕從。一呼百諾。他在南亞美利加帶來一個黑奴。身長六尺多。膂力過人。寡少言語。焦利亞最信用他。他亦很聽焦利亞的說話。晚間他就在夫人睡房外頭。替夫人守門。所以莫斯科的貴婦人。妬忌焦利亞夫人的。造許多謠言。說他不是正派的人。替他往來的不多。至各處貪他的色。利他的財的男子。如蟻附羶。爲這寡婦。決鬪而死的。在新聞紙上。已見過好幾回了。

話說那時俄羅斯正月元日。焦利亞夫人家裡。開大跳舞會。莊嚴華麗。無異皇宮。上流世界的淑女。本是不大與他來往。女客自是稀少。至男客則海陸軍的

武官。法官。外交官。美術家。與其他的高官顯宦。都是車如流水馬如龍。都爭先恐後。麪集在焦利亞家裡。古人謂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只怕焦利亞夫人。身只一個。不能化出幾百個來就是了。

那跳舞會數百貴客裡頭。有一個生長波蘭的伯爵。面色微黑。美鬚髯。帶着一個金圈子的眼鏡。舉動大方。擺出貴族的架子。是時來客。焦利亞大約都是見過的。今見獨有一新客。便去招呼他。那伯爵不大理會。各人只管把葡萄酒喫完一瓶。又開一瓶。主婦見他這樣喫法。怕他擔受不起。想去勸他不要喫。又不便開口。很像難爲情的樣子。就出去了。那伯爵有幾分醉意。就走過別間房子裡頭。躺着一張很大很大的椅子上。外頭鬧足一夜。差不多就天亮。各人都要告辭。那主婦常時使喚的黑奴。進去那伯爵睡着的房間。一見伯爵。倚着這張椅子上頭。喫了一驚。去喚醒他。伯爵裝着沒有醒過來的樣子。不理會他。他出去後。過了幾分鐘工夫。更伴一個人來。這個人就是前時與老偵探問答的亞

歷山大見伯爵睡得昏昏迷迷。說了幾聲天亮叫他起來。見伯爵很像死了一樣。就令黑奴搬他上樓上的鐵床。安置他睡下去了。

過了半點鐘時候。亞歷山大拿着二寸多長的洋蠟。靜靜的走到伯爵臥房裡頭。這個時候。東方雖已大白。然臥房的簾幙。重重深閉。各物都瞧不見。只聞伯爵鼾聲如雷。亞歷山大就把洋蠟一照伯爵的面。喚他幾聲。都不見他有甚麼動靜。亞歷山大便放這洋蠟在桌子上。坐在伯爵牀邊的椅子。輕輕摸索伯爵的袋子。最初搜出這些手巾煙管。依舊放還。再搜伯爵的銀包。打開一看。見有一寸多厚的銀紙。都是百圓五百圓的。通通拿去。把這銀包放還伯爵身上。荒張張便又走出去了。

過了七八點鐘。伯爵起來。一壓呼人的電鐘。這黑奴拿一枝洋蠟進來。伯爵看着黑奴。故作一驚。問道這處是那裡地方呢。黑奴答道。這處就是焦利亞夫人的屋子。伯現在幾點鐘呢。黑三點。伯午前三點。還是午後三點呢。黑午后三點。

說完。黑奴就將窗簾放開一角。只見夕陽西下。黯黯淡淡。隔着玻璃透進來。伯爵抬頭一望。還裝着在夢中一樣。說道爲甚麼緣故。我睡在這裡來呢。黑奴笑道。老爺你昨晚吃酒醉了。就睡在這裡的。伯爵是過意不去。夫人知到這件事不知呢。黑曉得。伯夫人一定不歡喜了。黑那裡話。老爺賞臉。纔是這樣呢。伯爵昨晚實在糊塗。你給我一個鏡子。一個梭子罷。等我快去見見夫人光景。夫人也起來了。黑起來了。伯等我洗完臉。你帶我去罷。黑奴拿了臉水來就出去。過了半點鐘。再進來。就請伯爵到夫人的院子去了。

焦利亞大人的院子。這間客廳。陳設得十分停當。一塵不染。自椅子桌子。與及掛的字畫。擺的玩器。件件都是令人可愛的。這個時候。正是嚴冬。俄羅斯人的習慣。燒這煤爐。差不多要出汗的。夫人披著銀灰色的外衣。掛著狐皮的頸帶。凭在這睡椅上。拿着一本小小的冊子看着。一見伯爵進來。就坐起來。與伯爵握手。嫣然一笑。讓伯爵坐。就呼黑奴。拿了幾口雪茄出來。伯爵坐下。說道。昨晚

實在失禮。騷擾得很。一切費心。焦利亞夫人答道。那裡話。恐怕你在外頭冷着。所以移上樓上。太驚寢了。是時亞歷山大想進來。把門一開。見有客坐着。就轉身出去了。伯爵又說。僕脾氣很奇怪。本來不大好酒。總是一飲。就要過量。飲了酒。沒有甚麼不妥當的地方。但就好像睡魔迷着一樣。甚麼事情都忘却了。夫人答道。這還好呢。伯爵又說。昨晚實在攪擾得利害。不曉得有甚麼可以報答。夫人答道。這些事情。都要報答。報答得幾多來呢。伯是本該的。世間都稱我是富翁。但金錢這件事。我看得很平常。爲甚麼呢。我兒子沒有妻。也沒有做人實在沒甚麼趣味呢。焦利亞聽着這種說話。凝神一看伯爵。說道。這還不是很自由嗎。到這處有甚麼要公呢。答道。沒有甚麼要緊的事情。不過爲遊歷起見。總是在客店裡頭。很不耐煩。夫人識得這個特里輔。就是僕的朋友。僕得來府上。親與府上的舞蹈會。也是他介紹的。昨晚有這種失禮的事情。實在對他不住了。夫人起來。與伯爵接吻。說道。這些小事。不要介意。在聖彼得羅堡。光景住了

好久了。伯爵答道。是。又問道在這裡有好久耽擱嗎。答道。打算有好幾個月耽擱。總是住在客店。一切不方便。很不舒服。夫人就接口說道。客店只可暫住。若久住。實在不成的。這處還有地方。若不嫌棄。搬來這處住。比客店總方便一點兒的。伯爵答道。這更騷擾了。夫人說不要客氣。索性搬來罷。索性搬來罷。伯爵見他這樣喜歡。就答應了他。隨便說了幾句閒話。就站起來。握手而別。

伯爵回客店後。就把行李收拾起來。算了帳。雇一輛馬車。一直車至焦利亞夫人門口。夫人出來。親身帶伯爵至家裡頭最華麗最通爽的房间。是晚自不然替伯爵洗塵。一面吃酒。伯爵順口說起前晚失了幾千塊錢的事情。夫人驚訝不置。伯爵却不以為意。拿着一枝煙管說道。幸虧這偷兒。光偷錢去。若把我這煙管偷去。是真不得了。甚麼煙管。都比不得這枝上的。夫人聽了這種說話。越發歎羨這潤綽的伯爵起來了。

伯爵在夫人家裡頭住了兩個禮拜。住得很舒服。差不多忘記異鄉作客的光

景。焦利亞夫人更整頓全神。去巴結伯爵。有客到訪。大概都謝絕不見。從前與夫人天天打球鬪牌的朋友。自從這晚開跳舞會後。也託病不見了。就是那夫人的知己。紹介伯爵的特里輔。時來打探伯爵的消息。這黑奴也出去回報他。不是說伯爵沒有來。就是伯爵剛纔來過。坐了一會。已回去了。這兩個禮拜。焦利亞夫人。止與伯爵兩個。在家過日。伯爵時時要携夫人出外頭逛逛。夫人總不答應。却百般獻媚。說不要辜負這好春光。勸伯爵不要外出。自是昂昂七尺的大漢。一行一止。都惟夫人的命是聽了。再過了好幾天。有一晚伯爵就寢後。約有一點多鐘。忽聞這房門作響。原來這間房子。有鎖鑰可以關起來的。但伯爵是很大意的人。這晚只輕輕把門關上。並沒有鎖起來。伯爵雖是已就寢。但還沒睡着。聞這房門響得這樣奇怪。就裝着熟睡的樣子。發起鼾聲。看就甚麼事情。等了一會。不見門響。忽有一人。匍匐進來。細心一看。原來就是天天使喚這黑奴。那黑奴屏息少時。見伯爵鼾聲越發利害。就把桌上這盞洋蠟。一照伯

爵見他果然熟睡。就在袋子裡頭。拿出一個小瓶。這小瓶裡頭。好像盛着清水。看不清楚。伯爵年來。夜間有飲麥茶的癖。每晚定置一個麥茶壺。在牀邊的桌子上頭。這黑奴就將這瓶清水。倒在這麥茶壺去。甚麼事都沒有幹到。就偷偷走回去了。伯爵等了一會。就輕輕起來。在衣箱裡頭。拿出一個大瓶。把這些麥茶。通通放在這大瓶去。放好後。再上牀睡去。

到了明早。朝飯時刻。伯爵詐不起來。叫人請焦利亞夫人來。說有一點不舒服。夫人像很担心的樣子。馬上要請醫生來。伯爵說可以不必。光景喫了寒滯的東西。所以這樣的。等一會。怕可以無事了。過了一點多鐘。伯爵說還不爽快。於是請一醫生來。替他扣脈。果如伯爵的說話。吃了寒滯的東西。上寒下熱。所以這樣。開下一張方子。這醫生就出去了。

到了下午。伯爵說略爽快些。要出外頭散步。吸些新空氣。故意要焦利亞夫人同去。夫人依舊不答應。夫人雖是勸他不要出去。恐怕冒了寒。他說不要緊。就

穿了手套。披了一件海府做的外套。沿着涅威尼河邊出去了。去了三點多鐘回來。說都爽快了。沒有甚麼了。與焦利亞夫人閒談了一點多鐘。夫人對伯爵說道。晚間實在不放心。何不叫那黑奴。到你房間伺候呢。伯爵答道。這可以不必。我晚上睡着。醒的時候極少。是不要人的。這晚到了十二點鐘時候。這雙房門。一如昨夜怎樣響法。黑奴進來。又將這小瓶的清水。放在這麥茶壺去。便即退出。伯爵心中暗道。實在危險。又起來把這麥茶。倒在衣箱裡頭。那個大瓶去。又上牀去了。心中有事。如何睡得着。翻來覆去。聽見隔壁寺院的大鐘。打了兩下。伯爵就起來穿好衣服。拿了一枝短鎗出來。裝好了彈子。放在腰頭。靜靜的出去客廳站着。靜聽一會。見四無人聲。萬籟俱寂。伯爵就下了階。出院子去。一步一步。去到大門口。這雙大門。關得很主固。很不容易開的。伯爵費了許多心力。纔把這雙門開了。只見疎星慘淡。朔風蕭瑟。好不悽慘的景象。誰知八個健兒。已在外頭等着。輕輕放他進來。又把這雙門關起。伯爵然後

向焦利亞夫人的房子去。到了夫人房子外頭。這黑奴擁着一張極厚極厚的褥子。蓋着頭腦。睡得好不舒服。壁間掛着一盞洋燈。伯爵命四個健兒。就站在這裡。此外四個。跟着伯爵到夫人房間去。夫人房間。殘燈明滅。一股香氣。實在令人難過。這時伯爵的容貌。忽然變了一個美男子。滿面草似的鬚髯。不知那裡去了。原來這第一有名的大偵探美卡威。從前的鬚眉衣服。都是假扮的。現在纔現出本來面目。大偵探命這四個健兒。站在一邊。自己去喚醒焦利亞夫人。夫人大喫一驚。就滾起來。一見了這大偵探。不曉得是伯爵。心中暗道。爲甚麼更深夜靜。有這生面的人。闖跑進來。就大聲叫這黑奴。黑奴驚起。快拿着枕邊的短鎗爬起來。方要下牀去。這四個健兒。就撲出來把他捆起了。

却說那大偵探。高聲叫道。焦利亞夫人。可快穿衣服。焦利亞夫人一面答道。爲甚麼。一面用手摸着牀頭這口短鎗。大偵探就上去拿着夫人的手。叫站在那邊這四個健兒。奪他手裡的短鎗。夫人說道。沒有甚麼事情。就要拿人嗎。這時

那毒婦面無人色。只管問爲甚麼要拿我。爲甚麼要拿我。大偵探答道。明朝就曉得了。拿是一定要拿的。你快着衣服罷。

這個時候。焦利亞夫人。好像虎入深坑。這相依爲命的黑奴。也被細縛。是沒甚麼法子。大偵探裝做伯爵的事情。那夫人向來不醒覺。所以各種事情。在那個地方。敗露出來。也不曉得。夫人思量了好一會。心中好不煩亂。但見到了這田地。是沒有法子可以補救。遂不得已穿起衣服來。那大偵探留下五人。在他家裡。自己同看三個。拿焦利亞夫人。與這黑奴。送到監獄去。這膽大無匹的焦利亞夫人。到這個時候。還不顯出狼狽的樣子。還要問起伯爵的體子。昨晚是怎樣。大偵探冷笑答道。伯爵是很壯健的。伯爵這回演了一齣伯爵的戲了。焦利亞夫人到這時候始知被騙。便長歎一聲說道。你真沒良心了。這特里輔爲甚麼紹介你到跳舞會呢。大偵探答道。特里輔是替我做腳的。夫人聞見這句說話。又氣又憤。就一言不發了。

却說焦利亞夫人。與這黑奴。就縛這一晚。亞歷山大也在莫斯科被拿。爲甚麼呢。那大偵探前時見亞歷山大。聞巴拉奴輔大尉變死的事情時。已有幾分思疑。後來查亞歷山大來往的書信。見有焦利亞夫人的信息。就知他與焦利亞亞夫人有關係的。那焦列亞夫人。雖常住在聖彼得羅堡。在莫斯科。也有小小的房子。時時到這個地方。去與亞歷山大歡會的。在聖彼得羅堡。亞歷山大雖然是自由出入夫人的家裡頭。但在莫斯科。則認得他的人太多。不便與焦利亞夫人。公然來往。只是背着人偷偷進去。亞歷山大這一晚在夫人家裡頭所偷大偵探的銀紙。乃大偵探故意袋着這些僞銀紙的。大偵探已豫先通知莫斯科的巡捕房。叫他見亞歷山大使用這些銀紙。就要拿他。這就是亞歷山大被拿的原因了。

自此而後。那毒婦謀財陷命的毒手。顯露出來。在莫斯科變死的大佐大尉。原來都是陷他毒婦的手。那個毒婦。凡見手上有幾個錢的男子。先用種種法子。

或以書信。或以皮肉。去迷惑他。他入了彀中。就要騙他的金錢。那毒婦是很有手段。能穀令人分了若干財產與他的。到分了財產與他。就是這男子命數已終的時候。他就要下毒手了。他所用的毒藥。就是這些黑色耶列波爾。是焦利亞夫人自己製造出來的。他狡猾得很。始終未嘗親去下手。所有毒殺的人。都是命這個黑奴去做的。這個黑奴。自從南亞美利加跟着夫人後。全做了夫人的奴隸。叫他怎樣做。他就怎樣做。夫人害了許多人命。都全靠他做手足的。至夫人的情夫亞歷山大。他本是一個正直商人。自從迷了夫人的絕色。萬事都忘却。做了夫人的走狗。夫人本是真實愛戀他的。他常時見夫人出這辣手。就有一點兒怕。時時也想贖多幾個錢。棄這夫人。走去外國。誰知巴拉奴輔死後。遇着這個大偵探。盤詰了幾句。就露出馬脚呢。

原來那大偵探。自從見了亞歷山大。及見了焦利亞夫人的書信。心中已有些把握。於是改裝易服。扮作一個貴族。自稱做伯爵。託遺特里輔紹介他去跳舞。

會去了跳舞會後。裝醉留在夫人家裏。又弄出戀愛夫人的樣子。故意做出一個一擲千金。極濶極濶的貴族來。所以機警靈敏的焦利亞夫人。無從看出他的破綻。搬到焦利亞夫人家裏後。夫人凡說起生計艱難的說話。他就說有乃公在。可以放心。又寄了一張契約。給與夫人。寫明他若死後。就把波蘭的產業。讓與夫人。那毒婦見他中了計。就要用慣用的耶列波爾去毒殺他。從前夫人謝絕來客。又不與這伯爵出街的緣故。就怕伯爵死後。跟究起來。於他有嫌疑。大不方便。所以這樣辦法。這就不得不佩服他的深謀遠慮了。

那大偵探自拿了焦利亞夫人與黑奴後。就把衣箱裡頭的麥茶。拿出來。請醫生分拆。分拆起來。果然有黑色耶列波爾的憑據。自是無可回護。焦利亞夫人纔審了一堂。就在獄中縊死。這黑奴沒有甚麼供出來。也感了霍亂症死了。這亞歷山大。也流他去西伯利亞。後來生死如何。就不曉得了。焦利亞夫人。這種毒手。在聖彼得羅堡莫斯科。實在不知殺了幾多情男。若伊

格拿輔大佐與拉奴輔大尉變死緣故。查不出來。又非有大偵探美卡威這種手段。這狠狠的毒婦。更不知鬧出甚麼事來呢。美卡威的工夫。雖是非常。豈又不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嗎。蕭君說完。太息幾句。這時天也不早。就叫打燈籠。告辭回去了。



新串黃蕭養回頭全套 (續第 四號)

新廣東武生度曲

滾花

四卒擁白鸞上 鳳祥隨上

立 埋位坐

白 兩旁與白鸞鬆綁退下

四卒全白

從命 四卒作

解狀

鳳祥白 侍婢出堂

內應白

來了 雜旦辦婢瀉上

白 老爺呼喚有何事幹

鳳祥

畢全下

白 非為別事。你家老爺今日娶了第十亞奶回來。你可引進繡房安頓妥當。備

設酒饌。等老爺今晚同他一醉呀。婢白 從命。引白鸞全下

鳳祥起立白

你看白鸞天

姿國色。但性情剛烈。不若我今晚用好言好語。誘勸於他。得來奉侍枕席就罷

了。鳳祥下

旁開帳 落更

起双飛蝶板

婢携燈籠照白鸞上

婢下 埋位坐

白鸞白無奈何了。今日

肉在砧刀。欲抗而不得。欲遁而不能。都是奴命生成。不若吞聲忍淚。反悲為樂。

等待者狗子到來。用好言好語。灌醉於他。懸梁自縊。了此人世則可。起柳青娘板

婢携燈籠照鳳祥上

白鸞離位立

婢旁立

鳳祥白現下到此有何話講

白鸞白老

爺呀。今日冲撞。萬望海量淵涵。恕我少年無知纔好。鳳祥白 唵。今日你毒罵

痛怨。忽然知錯求諒。是何緣故。白鸞白 不錯。初相見面。不知底蘊。今奴入到府

上見亭臺樓閣。如翬如飛。妻妾僕從。如雲如雨。奴也恨悔今日冲撞老爺了。
鳳祥作笑狀

白：「噫、噫、噫、我也知到。近今呢的十八廿二亞姑。正係當造十月芥菜。」

個個都係起心個咯。所謂水性楊花。真正不差。你今自願奉侍老爺。算你真真
聰明會想了。鼓二點 更樓二響。快將酒饌擺上來。婢答白 從命。鳳祥起

婢作擺席斟酒狀 畢 瀉下 鳳祥白 鴛分兩便坐 鳳祥作大飲狀 白鴛作偽飲狀 各做手關目 鳳祥白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真真心滿意足了。起小拍板 算命調鳳祥唱。細想呀啞蝶蜂。戀

呀都戀花叢。何況人生情摯重。豈不如蟲呀。啞。啞。啞。豈不如蟲呀。啞。一疊 看

見呀啞白鴛。比呀都比嫦娥。令我消魂愁懣破。對酒當歌呀。啞。啞。啞。對酒當

歌呀。啞。二疊 天台呀啞仙姬。真呀都真情癡。使我採藥劉阮子。胡麻療飢呀。啞。

呀啞。啞。胡麻療飢呀。啞。三疊 同入呀啞醉鄉。結呀都結鴛鴦。好像和鳴鸞鳳樣。

樂在洞房呀。啞。呀啞。啞。樂在洞房呀。啞。四疊 白鴛唱。薄命呀啞紅顏。做呀都做了

鬢。尋荷光寵垂青盼。恩重如山呀。啞。呀啞。啞。恩重如山呀。啞。一疊 命蹇呀啞時

乖。常呀都常掛懷。誰料賞識風塵外。列在金釵呀隋。呀啞隋。列在金釵呀隋。

二疊

快樂呀啞優游。永呀都永無憂。此後榮華兼富厚。自在風流呀隋。呀啞隋。

自在風流呀隋。三疊夜靜呀啞更深。酒呀都酒頻斟。今捧大觴勸君飲。表表奴

心呀隋。呀啞隋。表表奴心呀隋。四疊白鷺執大杯起作勸飲狀。長鑼鼓做手。鳳祥作大飲

狀。飲畢。將杯交白鷺接上白。我看愛卿。真是可人。我已將醉。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你

可再斟一杯過來。幫子唱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筵絃。堂下催。勸卿更進一杯

酒。如卿豔麗。幾人陪呀呀呀。白鷺再進大杯鳳祥再飲。作大醉狀。鼓三點。鑼三點。鳳祥大醉

白。我已大醉。扶我打睡也罷。白鷺作扶狀埋帳放鳳祥睡下。作問狀。老爺還要酒不要。

還要酒不要。鳳祥作大醉狀不應。白鷺進白。你看他如此大醉。不醒人事。待我也尋

死路也罷。沈鑼鼓改進瀉上。上中案作登瓦面狀。郭氏瀉上。中立作門外俟候狀。白鷺除帶作自縊

狀。改進作跳下狀。解下白鷺。改進白。你是白鷺我來救你。無庸驚叫。鳳祥在那處呀。白

鷺作指帳狀。改進拔腰刀。作埋帳狀。用刀刺下。携白鷺。行完台。作開大門狀。全出。郭氏背白鷺。改進白

你可先走回店。我隨後就來了。作放火燒屋狀

鳳祥燒死下

改進逃下

急鑼鼓

郭氏背白鸞

上作入店狀

改進隨上作入店狀

改進郭氏分坐

白鸞立白

今蒙大爺審娘打救。待我上前

多謝。作上狀

作跪謝狀白

多謝兩位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沒齒難忘了。改進白

唏。我

與家老爺同鄉隔鄰。有此慘狀。那得袖手旁觀呀。白鸞白

爲着安人孝堂。不若

我回去也罷。改進白

甚麼講。昨夜事情。殺了鳳祥。救你出來。用火焚他全家。似

無形跡可究。若單你走出。爲人知到。事屬可疑。你今回去。我實放心不下。不若

在此躲避。如無消息。回去未遲呀。白鸞白

兩位如不嫌氣。奴自當從命。改進郭氏

改進郭氏

全白

者樣纔是時當早餐。後堂用膳呀。改進郭氏白鸞全下

小鑼點板 帮女丑辦古亞怪地

保裝上

昨夜招府遭回祿。全家大少一鍋熟。又有水車救火燭。幾幾連累隔

籬屋。驚得我。轉得轉覆得。覆鼻。嘔嘔。都有肉。鼻。嘔嘔。都有肉。

埋位坐

白搾粉街

地保古亞怪呀。昨日招老爺去拏黃開化不到。捉他的丫嬛回來。收留做妾氏。昨夜擺酒作樂。誰想咁多風流。咁多折墮。被火燒屋。把他喇家剷。哎。他都好事

多為咯。現折現報。都係皇天有眼嘅。但我身為地保。且與他隔鄰。他是蔣制軍心愛之人。倘若查究。於我有干。不若先到蔣制軍跟前。報知於他。罷了。着就此前往呀。起作出門狀下 四雜脚辦卒上 蔣通上 幫子中板唱勢比江河。趨愈下耳

聞謠怨。隨處譁。禍起蕭牆。豈不怕。人心變動。實難查。日論維新。兼改革。日談殺。佞與誅邪。獨立自治。互唱和。反徒伏莽。遍邇遐。觀此形情。心不暇啞啞啞。埋案

坐唱朝驚夕慮。亂如麻呀呀呀。白本部堂蔣通呀。因黃開化逾期不能交犯。

昨日曾命招鳳祥。傳他到衙追究。今日尙未稟復。有何緣故呢。古怪上 白來到督

撫行臺。待我進去呀。作人狀 跪白大人在上。卑人叩頭。蔣通白吓。你是何人。到來何

事。古怪白卑人乃控粉街地保。姓古名亞怪。在招鳳祥老爺府上鄰近居住。昨

日招老爺去捉黃開化。因他逃走外洋。不知去向。後來捉他了。鬻回來留為妾

氏。昨夜燕飲作樂。三更以後。不知因何失慎。全家大小老幼。一并燒死。真是哀

痛。故此卑人特來稟報。望大人定奪呀。蔣通白此乃天災。於人何尤。有何追究。

你可退下。古怪起白謝過大人。告退了。古怪作出門狀下蔣通白不好了。顧民智駱自

由。逃監一案。已經可疑。今黃開化又逃走出外。招鳳祥全家被火燒死。種種案

情。變幻百出。令本部院也心驚胆震。你看廣東近日。怨聲四起。謠言滿耳。奇怪

人物。又非常之多。所行所為。無從窺測。將來一定有一場變動。不若本部院命

心腹親軍數人。到處暗訪。一有動靜。即行嚴辦。杜禍亂於未萌。就罷了。作喝狀

白心腹親軍上堂。內應白來了。四個六分辦親軍狀武裝上全白大人傳命。有何委任。

蔣通白我見廣東近日民心搖動。奇案百出。特命你們到處暗探民間事情。倘

有可驚可駭之事。你們速回稟報。牢牢緊記。不得疎虞誤事呀。六分全白領命告

退了。六分全下智通白兩旁退班。靜聽消息。四卒下蔣通下 收板

大鑼鼓黃種強烏鬚白袍飄帶佩劍作文武裝上立 引唱誓救四百兆衆。當爲第一等人。白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呔俺乃黃種強呀。自少驚

心時局。蒿目民艱。意欲旋乾轉坤。非學萬人敵不能。因而拋棄高頭講章。游學

歐美兩洲。計離家已有十二年之久。今日政治法律。水陸兵法。經濟文學。已蒙

英美政府。格外賞識。給有卒業文憑。本該精益求精。多學數年。不意娘親老病

垂危。屢傳電訊。催促歸家。故此迫得着速回來。現由輪船登岸。已到省城。你看

天時已晚。不若找尋客店。住宿一夜。明天纔歸家罷了。行完台唱少小離鄉。老大

回鄉。音無改鬚。毛催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呀呀呀。作望狀白你看

此處。有一間招徠客寓。看來甚是潔淨。待我投店也罷。作叫狀店主那裏。內應來

了。改進瀉上作見面狀白請問客人到來。可是投店嘛吓。種強白不錯。改進白請進呀。

全作入門狀種強白請問店主可有潔淨房所嘛吓。改進白東廂頗是潔淨。不嫌鬱

駕。東廂就好了。種強白不拘東西。潔淨便好了。改進白我今晚要清算帳目。恕不

奉陪。待我囑咐企堂。招呼一切。作喚狀企堂那裏。一雜脚辦企堂上白店東呼喚何

事。改進白今有貴客投宿。我因算帳不暇奉陪。你可帶到東廂。安頓牀榻。預備

酒菜。招呼一切。不得簡慢為是。對種強白恕我不恭。就此欠陪了。種強白好說了。

請便罷。改進一便下 企堂白舖面不是安息之所。請客人進過東廂罷了。種強白有

勞大哥指引呀。行完台 作入東廂狀 種強埋位坐 企堂作問狀譬如客人中意飲何燒酒。

要何菜式呢。種強白 酒要好些。至若看饌。有方便快當的。做幾賣頭就是。企堂白

從命。下作拈酒饌狀上 擺枱 種強白 大哥酒肴極備。你且退下。無庸煩勞侍候了。企堂

白 咁就恕我招呼簡慢。就此告退了。企堂下 種強作自斟自飲狀 白 哎。你看我黃種強。

今夜獨居岑寂。觸緒傷懷。上下古今。縱橫中外。不免歌歎。一回聊自消遣。則可。起帮子慢板唱

恨蒼天。并無語。江山如畫。留下了。僅一片。殘陽西掛。問堂榭。依然

是舊時。王謝。問燕子。今歸去。何處人家。想陰山。那鐵騎。斗米黃巾。賸付了。漁與

樵。成爲佳話。看神京。也有地。馳騁戎馬。但中原。真無處。崛起龍蛇。呀呀。嘆白

哎。想起中國。在情形。不勝今昔之感。以爲甲午庚子。兩役。就算是中國第一

大劫喇。只怕後來。還有更馬的哩。你看那列強呀。起帮子慢板唱 如迴風。如怒潮。碎擊傾瀉。看西洋。有萬斛。濛濛。東下。問誰家。臥榻間。儘伊。鼾睡。黃河上。長江下。

悲聞胡笳優則勝。劣則敗。大演可怕。能競立。便爭存。分毫無差。廿世紀。龍虎鬪。乃歐。和亞。倘待覺。黃梁夢。恐日已斜呀呀呀。嘆白自古道物恥可以振之。國恥可以雪之。若使我中國自今以後。上下一心。發憤爲強。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哎。無奈你看今日的人心呀。起幫子慢板唱依然是歌和舞。太平如昨。今忘記。昨日的雨橫。風斜。如處堂。那燕雀。安然。頹厦。如在釜。者游魚。遊戲。菱花呀呀呀。嘆白者班就是守舊的喇。還有一班叫做通洋務的。你看得來。起幫子慢板唱爲婢膝。爲奴顏。任人笑罵。趁風潮。便找定。飯碗。根芽。在洋行。當通事。龍門。聲價。在官房。當譯繹。稱大名家呀呀呀。嘆白今日熙熙攘攘。都是者兩種的人。中國前途。怎生是了呢。哎。就不思想到日後。難道不記得從前麼。起幫子快板唱曾見素衣豆粥。陪鑾駕。曾見腥風血雨。冬和夏。曾見天壇。滿黍著西來馬。曾見列國屯營。分占住官衙。擔糞土。命官遍野。掠胭脂。童女如麻。莫不是國民償負他的文明價。莫不是泥犁變現的吉祥花。英雄有淚向誰洒。向誰洒。苦衷真難話。也算去年

今日爛錦年華呀呀呀。嘆白 哎。黃種強在此披髮長號。撫髀長吟。無權無勇。也是枉然。所謂萬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幾見月當頭。不若待黃種強多飲一杯。消却愁緒。打睡罷了。作自斟自飲狀

起板

「鶯上 梆子中慢板唱

方纔間。在後房。孤燈隻影。襯着我。那苦楚。與及悲傷。枕

邊淚。如雨洒。迷離睡眼。但聞着。有客人。歌嘆。東廂。細聽得。好像我。相公。模樣。聲聲叫。是姓黃。名字。種強。屈指計。算歸期。也該。回返。莫不是。因天晚。投進。店房。想萍踪。至無定。相逢。有望。况主僕。有何奇。敘會。一堂。我走走。忙趨步。我就東廂而往。啞啞啞。行完台 唱如得見。相公面。盡吐愁腸。無恨淒涼呀呀。作入東廂狀 白

我的黃種強。相公在上。奴婢錢白鶯參見。種強作驚訝狀 白。嚇吓。你是白鶯。爲何

夜靜。來到此地呢。白鶯白 一言難盡了。自從相公出門。駱自由相公。曾開橫議

報館。上忤奸臣。經官封禁。捉拿收監。後來顧民智親家老爺。爲勒捐鉅款。不能應命。鈔家充公。合眷收監。難得甯自強相公。不顧利害。殺他禁子。打破監牢。將

他們全家救出。逃走他方。不知去向。剛遇我家安人仙遊。殯葬纔完。蔣制軍就命招鳳祥者個狗子。到我家下。對老爺說到。謂駱相公乃是門生。顧老爺乃是親家。一定知情。限十天之內。將犯交出。如不交出。與他同罪。我家老爺。懼禍遂連喪事不辦。已逃往庇冷邱世民那處去了。不料招賊。因逾期不交犯人。特來捉拿上衙。搜查不見。因捉我回家。迫我為他妾氏。奴當時九死一生。幸得本店主司徒改進大爺。夫妻同謀。救我出來。把招家放火全燒。現因官兵查探極嚴。故大爺留我在店躲避。得遇相公。真是萬斛冤情無路訴。如今始遇分憂人了。

言罷作哭狀

種強亦作哭狀

唱

聞聽白鶯。淒慘狀。令我種強更神傷。痛哭萱堂遭棄

養。虧我老父。泛重洋。公仇私怨。心怏怏。何年鵬路。任翱翔呀呀呀。

改進瀉上

冲入

白 嚶吓。白鶯你為何深夜到客人睡房。言三語四呀。

白鶯白

他非別人。誰知就是我

家少東黃種強了。

改進作喜狀

嚇地。就是黃種強仁兄在此。等我上前見過禮罷。

作上見禮狀

改進白原來黃鄉親光臨。咱家多多失敬。請坐慢談罷了。

分兩旁坐

強種

白自少出洋日久。所有故舊也都忘記。幸勿見罪。誰知我家蒙老兄諸多照料。真真萬難圖報了。改進白 唏。理所當然。何所謂報呀。種強白 吓。我看老兄胆力才

謀。性情氣宇原屬不凡。本該前程遠大。爲何在此開客店呢。改進白 所謂英雄

識英雄。敢將私衷剖白。救你家泰山的甯自強。他有胞弟甯自立。曾與咱家聯爲生死之交。曾結一會名爲俠士會。日在白雲山上。招集一班無賴。學習奇術。運劍飛刀。飛簷走壁。無所不精。意欲把亂臣賊子。盡地殺清。爲廣東另開一番新局面。因人才尙寡。故夫妻假開客店。實欲覓識英雄。同建大事。誰知得見仁兄出類拔萃。且屬鄉鄰。咱家有話講。種強白 有甚麼話講。改進白 一則勸仁兄千

祈不可歸家。恐防蔣賊陰算。二則勸仁兄在我店房居住。同謀大事。我計明天也會上白雲山。意欲請仁兄全去。指教我們會中兄弟。但不知俯如所請嘛吓。

種強白 老兄如此作爲。令我可欽可羨。敢不從命。改進白 現下更深夜靜。不若打

睡。明天再作道理呀。種強白 請便了。種強白 多承老兄諸教訓。好比失路指迷津。

改進唱 蛟龍暫在池中困。終須有日駕風雲。白鷺唱 國民公仇仇何等。但願早日

淨邪氣呀呀呀。全白 告睡了。分下 長鑼鼓叔板

大鑼鼓 四維脚辦無賴上立 自立隨上 唱 天生男兒懷血性。十年磨劍儘起行。風起雲

飛占動靜。夜夜驚吾匣劍鳴呀呀呀。埋位坐白 鯤欲翻濤浪。蛟思駕雨雲。撞斗成

齋粉。鶴翼立雞羣。吐。寧自立呀。在此白雲山上。倡成俠士會黨。忝蒙兄弟們。舉

為會長。但自立無能。虛度光陰。毫無建白。大失眾兄弟所期許。莫不是天不厭

亂麼。作嘆狀白 哎。勿謂蛇無角。成龍也未知。但心堅自然石穿。眾志自可成城。

不用贅談。今日為我們俠士大會之期。等待改進副會長到來。叙會罷了。改進

帶種強上 改進唱 厭看殘春花和柳。種強唱 鷓鴣鴉叫更添愁。改進唱 瀑似龍吟兼虎

嘯。種強唱 英雄血淚向誰流。改進白 不覺來到就是俠士會所。隨俺進去呀。作入狀

自立起 作請坐狀 種強中坐 自立改進分兩旁坐 改進白 自立哥呀。黃顧駱為蔣賊所害的

事情。你已盡知。此位就是黃開化的令郎了。他游學歐美。因巫氏伯母病後。聞

雷歸家。剛入我店。誰想白鷺認得。相會悲談。始知近事。我現留他住在店房。今

為俠士大會之期。細想黃種強仁兄。才超今古。學冠寰球。果是韓信無雙。蕭何

第一。故小弟特請他到來。指教一切。義兄以為何如呢。自立白 日之所思。夜之

所夢。全在斯人。斯人也。而有斯才也。斯人也。而有斯學也。正大早之得雲霓。能

不心悅誠服麼。種強白 小弟不敢當了。自立白 仁兄游遍歐美。腦筋自勝於人。小

弟欲請仁兄演說一番。待我們義兄弟聞所未聞。不知可能俯如所請嘛。種

強白 此弟有懷欲吐之時。更蒙不棄。雖瀆清聽。也要贅言了。鑼鼓 各離位 各做手

強埋中案立 改進自立分坐兩旁作聽狀 停絃索 種強演說白 小弟鹵莽。擅登演說壇上。言

所欲言。縱過激烈。諸君須諒苦衷。幸毋如巢許洗耳。是所厚望。小弟游歷歐美。

已十餘年。今還故國。江山如昨。景象全非。昔為黃人所根據。今為白人所公有。

聽小弟訴來。陸軍水師則摧之。富國強兵則阻之。任官命使則沮之。布法行政

則撓之。利權財政則握之。殘刑苛法則聽之。貪官污吏則媚之。士民商旅則侮

之。握要港口則據之。繁盛地方則借之。然則我國民可以興矣。獨是興則興矣。倘國民與政府有所關繫。彼始而謔笑之。繼而干涉之。終而漁獵之。蓋欲借我政府無知無能。擒之縱之。威之脅之。不勞一兵而享有我國之權利也。言念及此。我國民得毋吞聲忍氣。欲進不得。欲退不能。安順而爲奴隸牛馬耶。惡是何言也。作拍案喝醒狀我國民正要興矣。國爲我國民之國。外人不能亡吾國。

君相不能亡吾國。所亡者國民自亡其國耳。譬如屠犬宰牛者。明知其手段。倘持刀以向。我寂然不動。一任其割烹。是我自棄其責任。甘作犬牛矣。國民國民。其尙不醒耶。小弟執現能屠宰者言之。英何以強。去貴族箝制。遂改革而強。美何以強。脫英人縛束。遂獨立而強。法何以強。傾君主專制。遂革命而強。意何以強。除澳國羈絆。遂自主而強。德何以強。抗法人遏抑。遂合羣而強。日何以強。覆幕府專擅。遂維新而強。今之能爲屠宰者。即昔之幾受屠宰者也。受屠宰則爲犬牛。不受屠宰者。則爲國民。我四萬萬甯非國民耶。又拍案作喝醒狀小弟請

爲我同胞之國民言之。你看開闢五千餘年。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遺教。有英雄豪傑謀臣策士之歷史。地據溫帶。人稟聰明。沃野遼曠。物產豐饒。方里二千萬。倍半於全歐。人民四百兆。六倍於北美。此實五洲萬國之所無。倘進其國於文明。則可俯瞰五洲。操縱萬國。那波蘭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已爲我屠之宰之矣。且今之稱能屠宰人國者。亦將屏氣斂足。憚我之屠宰。就我之範圍。其勢然也。然則我同胞國民。可以勃然興矣。又拍案作喝狀然興之之法。非倡民權不

可。何以故。國爲民之國。欲不亡其國。非民各有其權不可也。我國自開海禁。遠締邦交。經商之民。外交之官。游學之生。冠蓋輝映於太平洋。數十年來。豈尙不知強國之所以強者。在於重民權耶。惟經商作賈。無關政治。其不知民權也。吾無責焉。自於外交之官。游學之生。實與國家有直接聯繫者。乃外交之官。花木禽魚古董。遍供賞玩。使署以外無所見。妻妾僕從隨員。唯諾請安。通譯以外無所聞。捧國書照例報消。謝恩以外無經濟。完任期。希圖陞遷。鑽營以外無籌謀。

游學之生。鳴鐘上堂。聞鈴退舍。除此并無事業。語言文字。械器工藝。除此并無學問。風土人情。婦女飲燕。除此并無關涉。及其消差卒業歸國也。人問之曰。外國人民何如。彼必答之曰。好富强。好規矩。好快樂。而不知好富强者。民權之發奮也。好規矩者。民權之平等也。好快樂者。民權之自由也。倘舉而相告曰。今我國不能如此。亟宜倡復民權歟。所謂外交官。游學生者。彼必咋舌呆立。掩耳避走。反訾此言。爲大逆不道。無父無君焉。國家不幸。養成此種人物。盈廷皆是不亡何待。今國民爲國民計。民權首宜倡矣。小弟幸臨盛會。不知鄙俚。惟據所見以陳。言雖簡而意極賅。尙乞俯聽。見笑大方。大鑼鼓 兩旁作拍手稱羨狀 畢

起板

春才作持書狀上梆子中慢板唱

奴自從駱相公收監不放。蒙甯府收留奴暫度。

韶光真憐着。爲奴僕。并無倚向。可幸他甯相公度量汪洋。看待我真好比姊妹。模樣無呼喝。無責罵。感佩難忘。剛纔間有外人投書來講。說到了有緊要。非尋常。故奴忙持書。白雲山上啞啞啞。行完台 唱遞過了。甯相公便知其詳。呀呀

呀。白奴家春才爲着有要信持來。交與寧自立相公。如今來到俠士會所。待我

進去。作入會所狀列位相公在上。奴婢拜見。自立白爲何春才不在

家中。到來何幹。春才白不錯。奴在家中看守門戶。剛有一人匆匆忙忙。來到叫

門。投下一書。說到裡便有緊要事。係在內。囑我速速進呈於相公。但今日相公

何時回府。尙未得知。故將此信着速持來。奉呈覽閱呀。作呈書狀自立作接書狀

春才你今無事。須速歸家。不用候我。但要謹慎家中門戶事務。不可有悞呀。春

才白奴婢從命告退了。作一揖狀一便下。自立作驚訝狀白嚇吓。此書封面。明明是我

家兄的字跡。待我拆開觀看。作拆書狀作讀書狀。白愚兄自強書寄賢弟。自立手足

觀閱。別來無恙。囑勿憂盼。自救各人。尋路逃走。來到石門返照。剛遇劉三壯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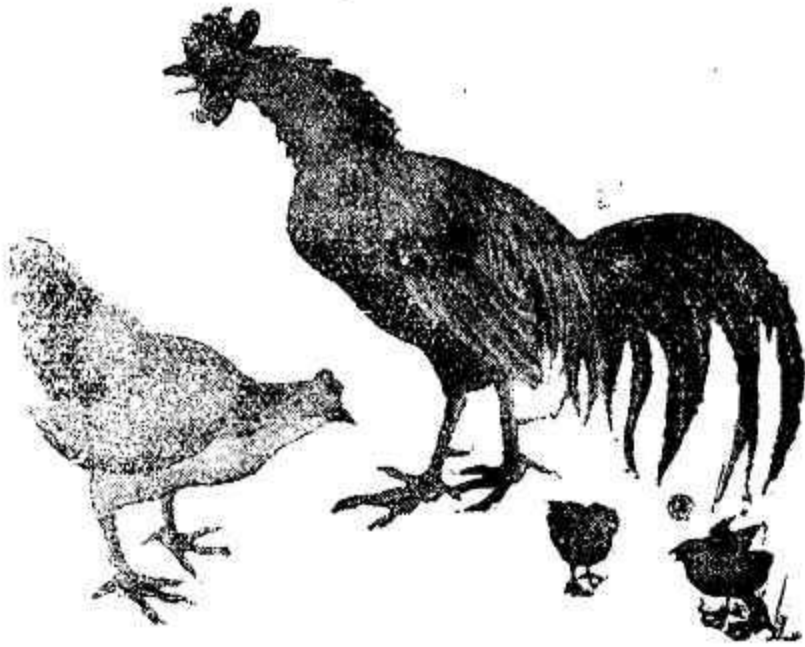
收留入紫洞寨內。過蒙賞識。推舉兄爲今軍總教習。顧民智伯。已携眷居住香

江。曾撥出匯理銀行存銀三千萬圓。又運動其舅邱世民。由庇冷匯到銀

一千萬圓。以備軍費。日下兵馬強盛。糧草豐饒。想來馳驟廣東。無城不破。無敵

不擢。所乏者水軍耳。幸顧民智伯。前在非律賓貿易。曾與鴉軍阿度總統及侯
 包大將軍有舊。今日非律賓背西班牙。拒美利堅。已成獨立新國。兵艦如雲。炮
 船如雨。顧民智伯。已寫書介紹着駱自由兄。親往游說。欲借水軍。助我廣東獨
 立自治。以顧民智伯之深交。以駱自由兄之舌戰。料無不成。惟賢弟在白雲山
 所創之俠士會。奇異人才。頗屬不少。但言兵力。分則薄。合則厚。何不與眾兄弟
 聚議。聯成一脉。彼此聲氣相通。他日起義。事半功倍。賢弟其圖之。不盡欲言。至
 囑珍攝。自立讀畢白 喊也好。誰想自強哥哥。大有作為。我們兄弟。意見如何呀。衆
 無賴全白 事出望外。自當樂從呀。自立白 照我愚見。來信尙未詳明。不若我與種
 強改進兩位兄長。同到紫洞。聯合也罷。種強白 眞眞高明不差。我看地圖。廣東
 紫洞地方。乃前黃蕭養發祥之地。背山俯河。握要據險。可以獨立。況今令兄有
 此振作。須速前往爲是。改進白 咱家也當隨行呀。自立白 既然如此。同走一遭
 也罷。各起立 全唱聯黨啞呀。啞呀啞呀。結會振興。民權呀呀呀。長鑼鼓
各做手 全下

黃蕭養回頭



消夏清話

健鷺

普國之勇將伯里卑。在魯斯特時。某日訪其友威廉。閒談之餘。俯瞰樓下。見威廉之二子。共戲一鷺。英姿勁翮。頗可悅目。將軍愛之。下樓與彼等同戲。二人止之曰。此鳥若見不知其性者。每痛擊人。將軍幸勿觸之。伯里卑不聽。曰。余鐵騎縱橫。蹂躪於我脚下者。已不知凡幾。豈恐於一禽。以口中之瑪瑙煙管調之。鷺以嘴一啄。煙管直分爲二截。伯里卑怒。欲捕之。鷺張其勁翮。高飛翱翔。或襲擊將軍之頭。或橫衝將軍之背。殆不可當。將軍狼狽欲遁。門又緊閉。適園丁自外入。仍從閒而遁。二人笑曰。將軍之威名。將軍之兵法。雖久耳之。今何怯懦。乃爾將軍笑答曰。余雖學與人鬪。至與禽鬪之事。未嘗學也。

金銀杯

路德之家傳有古金銀杯數事。一日有客來貸金。無以應。遂出此物以示客曰。

請君自擇而質之。客曰。余嗜好之路德毫無吝意。悉數與客。

三界問答

普魯士皇帝風烈鐵騎。最留意學事。嘗巡行國內。幸一小學校。見生徒之勤學。大壹。教師請其試驗生徒。大王先取案上一蜜柑而問生徒。此屬何物。一少女進而答曰。此屬植物界。大王又在懷中取出一金貨。問曰。此屬何界。少女答以屬礦物界。大王自指曰。朕屬何界。大王料其必答以屬動物界。少女久而不答。其意蓋不敢指帝屬動物界也。於是大王溫語而問曰。我可愛之少女。果不能答乎。少女遂答曰。大王乃屬天界。此時大王深感少女之靈慧。以手撫少女曰。今天許朕。可屬天界。

善忘

科但者。文學家之錚錚者也。一日訪某友人。聞人答曰。主人已死去。科但大驚。不勝惋惜。既而恍然曰。誠是誠是。實如汝言。我前日曾送汝主人之葬。

不自由

法王路易十六世。挈眷逃遁時。於威練奴爲民黨所捕。護送之於巴黎。其時有一皇子尙幼。見護送者之釦。刻有生須自由。否則寧死一語。問皇后曰。所謂生須自由者。其意云何。后曰。我兒不解此語乎。汝非最愛巴黎乎。今汝行於汝所好之處。是汝之自由也。皇子答曰。噫。然則我等實不自由也。

奇癖

據日耳曼學士某某調查。古來有名諸大家。各有奇癖。詩人斯爾列常置腐敗林檎於案上。嗅其臭氣以屬文。波疎治則只於深夜。乃能構思。沙利則徘徊於繁華之街市。以食菓子。乃可成文。薛的治非置貓兒於案上。使爲各種技藝。則不能推考事物之理。拉波的屢文時。其夫人窺其室。時見其對鐘垂淚。歛嘯不絕聲云。

立法者之龜鑑

遭爾斯守斯格士府時。布法若干條。其一曰。不可携武器而入稠衆廣座。犯者處斬。一日聞敵來襲。倉皇携劍而出。途中又聞府民相集議院。圖謀不軌。大驚。直入議院。欲曉諭大衆。言將發。一人呼曰。遭爾斯帶劍而入稠衆廣座。是作法自犯者也。遭爾斯始知己身佩劍。疾聲曰。遭爾斯遵守法律。斷不後人拔劍。自刎。

雷鳴之後必有暴雨

梭格拉底之。錚的卑。素以悍名。一日以事大罵梭格拉底。梭格拉底詐若無聞。然詬罵愈甚。梭格拉底從容起立。直出戶外。其妻益怒。遂舉貯水之壺。由窗外擲之。梭格拉底顧而笑曰。雷鳴之後。果有暴雨。其妻亦無如之何。



射覆叢錄 (四)

第四號酒底

陳渭南

多心

寶琴

紅樓夢人名

來王

迎春

紅樓夢人名

世道

襲人

同

莊列

賈環

同

金聲

紫鵲

同

賞夜

珍珠

同

靈雨

湘雲

同

陳宮

寶蟾

同

中中

關興

三國演義人名

道書

周倉

三國演義人名

三仁

韓當

同

文宗

馬岱

同

鏡玉

管輅

同

義禮

文聘

同

上中

丁原

同

天問

孫策

同

蘇公

秦明

水滸傳人名

再舉

索超

水滸人名

垂鞭

楊春

同

昭陽

穆春

同

同行

雷橫

同

文安

孫新

同

長身

編修

職官名

門徒

都司

同

而已

學錄

同

春困

祭酒

同

修月

真臘

國名

家庭

大秦

同

一也

回回

同

狐修

突厥

同

無過

大觀

歷代年號

伯明

秦昌

同

步下

武松

同

金風

黃信

同

相如

照磨

職官名

有請

司業

同

成師

章京

同

方音

同知

同

通信

馬韓

國名

華服

鐵甸

同

刑書

呂宋

同

黃羅

沙陀

同

乙巳

太上

歷代年號

眞王

武定

同

皇考

仁壽

同

佛心

光宅

同

九五

天福

同

德方

龍朔

同

天羅

心包

身體名

羊瓦

腎囊

身體名

龍旗

門牙

同

祖道

鼻觀

同

生門

尾闕

同

五鼎

爪甲

同

聞道

人中

同

方勝

瞳人

同

良友

月季

花木名

一方

勺藥

花木名

四邑

海棠

同

文火

石榴

同

段落

欸冬

同

國家

水仙

同

神妙

百合

同

祭天

丁香

同

艾蘆

虎薈

書名

詞翰

說苑

書名

雲中

南華

同

工成

鬼董

同

神州

通雅

同

上敬

廣莊

同

道山

論衡

同

龍玉

潛虛

同

片土

長安

縣名

故城

溫江

縣名

神藏

靈寶

同

明文

陽曲

同

九壤

曲沃

同

本支

大荔

同

聖人

朝邑

同

崧山

高陵

同

御案

捲簾

紅樓夢人名一

直界

懸露

紅樓夢人名一

覆試

反格

同

不貳

同

道中

反格

三國演義人名一

執圭

懸露

三國演義人名一

前渡

同

精精

反格

同

欸實

水滸傳人名一

打鼓

水滸傳人名一

小王 懸露 同 凡事 同

會心 捲簾 職官名 年代 捲簾 職官名

天下 懸露 同 人為 反格 同

食之 國名 搖鼓 反格 國名

永言 同 明知 懸露 同

靈應 反格 歷代年號 久安 反格 歷代年號

自樂 同 國威 捲簾 同

山公 捲簾 身體名 數端 捲簾 身體名

梁州 捲簾 同 善彈 懸露 同

海豹 捲簾 花木名 口應 捲簾 花木名

雲門 捲簾 同 馬服 反格 同

天文 反格 書名 家珍 反格 書名

射覆叢錄

新小説 第五號

六

即來

同

山陰

捲簾

同

采獵

縣名一

章華

懸露

縣名一

迎虎

懸露

同

東木

懸露

同



燈謎叢錄

第四號謎底

(一) 弗措齋

遺山詩集

問題

舍瑟而作

起點

爲他人作寄書郵

達爾文

君子鄉

阿里士多德

深資臂助

賴襄

男子之祥

瑞士

鴻雁傳書

足寄

天顏有喜

御神樂

袁制軍回里

凱旋門

(二) 君子館主

西廂記

兼三才而兩之

蔡使齷辱國權問題

……

……

厥罪惟鈞

華盛頓出世

誕作民主

自紐約啓輪至倫敦

……

……

美如英

姑蘇懷古

子西吊

新聞報

不道故舊

婦人生殖之具

女器也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熊

子賤

孫悟空拔豪毛

行者甚衆

紅花

朵兒赤

絕代佳人

美而無子

戊戌維新政

康的力

智能合寶玉說相思……

專制君子政體

獨斷

……君向瀟湘我向秦

佛國非文明之國

菩薩蠻

鼻爲中岳

山從人面起

(三) 嘯梧山館

打肚官司

而內自訟者也

炙

斜月殘燈

正月初七

天無二日

秋水爲神

眼皮兒供養

毛

猶反手也

攸

厥木爲條

奏銷病假

是愈疏也

如之何其微也

奚十一

明月半依雲脚下殘花並落馬蹄前……

歸而謀諸婦捲

酒籌

(四)陳君玉生

聞怨

婦嘆于室

既昏便息

終日而畢

再斯可矣

不待三

詠而歸

回也不改其樂

子路行以告脫鞞

與師言之道與

無肉令人瘦脫鞞

為肥甘不足於口與

自作孽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

而腹有劍

懷抱利器

(五)陳君馥庭

歸去來辭

潛之為言也

光武詔鄧將軍還 帝曰來禹

武侯廟 祀事孔明

賜之鵠來而投之江

載胥及溺

光武中興 復我邦家

匈奴號曰飛將軍 漢之廣矣

司馬溫公畫像 君實圖之

老聃從母脇而生 子路不對

(六)蔡君潤卿

匈奴未滅何以家為

不違啓處

蔡順

龜從

五十四歲

陸九齡

淮陰侯列傳

紀信

堂堂乎

張儀

(七)陳君渭南

及

無人乎子思之側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不知者以為為肉也

為惡不同

上逆而下順也

詰

比吉

鰥况

獨夫受

鴛鴦被

鰥寡無盖

失明

日月其除

雙懸日月照乾坤

日月無私照

手澤存焉耳

見父之執

我

共食不飽

烹鴈生

食其肉

九千九百九十九

將萬焉

革去

皮之不存

摹勒上石

其迹刻

射

有木者謂之榭

弗措齋謎面

趙中令讀魯論 新學界字樣

蔡瑁張允舉琮為嗣

..... 同

論語侯質三卷 同

唐順宗傳位于太子

..... 同

生怕 國名一

孟皮 外國名一

旅葵 外國地名一

君子館主謎面

名震歐洲 書經句一

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

為之有家 詩經句一

天闔 四書句一

讐由 同

陝西禁纏足會 秦文句一

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

..... 西廂句一

童猛 同

父母俱存 漢人名一

孔子主我 泰西人名一

項羽侍姬遺像 詞牌名一

滿堂兮美人 同

卜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

鳥名一

其理想微妙不可思議……

獸名一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亥……

字一

嘯梧山館謎面

有兒子便是老子沒有兒子便不是

老子

植物一

魏文帝諱

司空詩品一

俺小姐把他蓋者……

詩經句一

文王十尺 詩經二句

黑仗下小兒瞻視非常……

藥名一

生兒勝拙翁 四書句一

農器 同 捲簾

天顏有喜近臣知 同

春來遍是桃花水 詞牌名一

伍員解劍相贈 文選目一

陳君玉生謎面

三四一十二 字一

可憐妾不是男兒 詩經句一

上曰將軍冠矣朕知是書詐也將軍

無罪

古文句一

宋相司馬矣

東漢人名一

陳君馥庭謎面

曹大家女誠七篇 左傳句一

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倍義乎

同

取一縮袍贈之 西漢人名一

君其許之 東漢人名一

良與他人言輒不省

四書句一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制曰可

同

與許遠同保睢陽 同

蕭相國作法令而百姓悅從

同

諫迎佛骨表 同繫鈴

陳君渭南謎面

人面桃花 四書句一

淮陰假王 同

上窮碧落下黃泉 易經句一

聽新娘娘房 同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

書經句一

而相泣于中庭 詩經句一

相士不在皮毛 禮記句一

十去其一 同

明公 同

蘇秦合從 左傳句一

販粟 同

處女聽新娘房 左傳二句

秦穆公用之而霸 爾雅句一

天公將軍僞書 同

傀儡 說苑句一

則已垂涕而道之 禽言句一

乍 唐詩句一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同

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 西廂句一

鱻鱻子謎面

點銅 時人名一

鑽穴隙相窺 同

木 四書句一

雜歌謠

新樂府十章

雪如

麟在檻 思自山也

麟在檻。鳳在笄。不如澤雉五步一飲。十步啄。和聲率臆。歡相呼。黃鐘鳴。笙竽止。覩顏箝口奉一子。心局榛蕪。腦靈死。輿臣隸兮隸。臣臺。尻高首下兮踐踏如草萊。中朝達官有奴性。九陛伏謁色死灰。壅塞思想界。斲除廉恥根。騁奇立說罪。謗聖授官任。職須謝恩。世事重重有壓。司森森羅網。避何地。梏形囚。性傷自然仰。天長啼痛無淚。

怪咄咄 思張女權也

陰陽位既定。奇偶分乃均。夫夫婦婦宣聖語。何物小子點竄官。禮誣古人。步步蓮花生。纏足新月形。穿耳繫夜光。束腰助娉婷。一時偶作俑。千年遂難更。慈母不忍視。痛苦掩抑。涕淚縱橫。吁嗟世事怪咄咄。情自愛生機。兆殺不使識。字不

讀書終身禁錮閉戶居夫人大饗禮既廢伯姬待母甘焚如自古不平孰過此
畸輕畸重非公理腐儒瞠目說坊淫是謂逆以不肖心嗟我支那四百兆人去
其半罪在人以人爲玩

赤帝子 痛民智之不開也

赤帝子白帝子汝汝巫世界藉藉巫歷史天子乃假圖讖起篝火狐鳴技止此
此風波衍三千年神師神媪薪火傳神官家言深入腦中大圓鏡蚩蚩橫目不
惜泥首至地求神仙羣愚得皈依排外力益堅可憐宰相不識字盲驢夜半臨
危地黃巾赤眉五斗米朝堂嘖嘖嘉忠義嘉忠義苦我民軀命委彈雨廬舍成
飛塵前車既已覆來轡宜安輪街頭昨日鼙鼓降神猶見巫師舞

教民來 悼同種之被害也

教民來林產飛雞犬驚散不敢歸童穉哭噤聲婦女走挽衣洶洶百十數叫囂
東復西來何爲乎爭田租索逋債仇讐復眈眈根亥起織芥老翁跪拜前致詞

家。有。八。口。嗷。嗷。飢。盜。無。宿。貲。囊。無。宿。貲。諸。所。責。取。請。假。以。期。并。力。措。辦。不。敢。依。
違。翁。言。未。終。教。民。怒。予。取。予。求。敢。予。忤。盡。爾。所。有。將。與。予。有。不。與。者。火。爾。廬。噫。
吁。嘻。嘻。訴。之。縣。官。縣。官。蚩。蚩。訴。之。神。甫。神。甫。無。語。老。翁。泣。向。天。歸。來。貨。兒。女。

梅瑟約 悲宗教也

梅。瑟。約。基。督。經。地。球。背。腹。俱。風。行。古。蘭。後。起。拾。牙。慧。亦。復。天。方。波。厥。蜚。其。聲。一。
飲。一。食。奉。教。主。團。力。衆。擎。擎。易。舉。我。搏。沙。彼。累。土。我。以。渙。彼。以。羣。小。儒。紛。紛。界。
漢。宋。坐。使。宣。聖。大。義。湮。沒。晦。寒。不。復。張。吾。軍。噫。吁。嘻。我。搏。沙。彼。累。土。虱。處。褲。縫。
嬉。雞。在。甕。中。語。支。那。宗。教。路。德。誰。我。瞻。尼。山。泣。下。如。雨。

檀香山 憫華工也

檀。香。山。好。市。場。可。憐。焦。土。如。阿。房。喪。失。累。萬。萬。痛。哭。誰。爾。償。責。身。稅。禁。華。丁。側。
身。天。地。無。所。寄。澳。南。美。北。苛。待。同。嗟。我。華。人。苦。工。作。故。土。不。知。治。生。樂。適。彼。樂。
土。適。樂。郊。奈。何。逼。處。猶。嘗。販。新。疆。以。南。黃。河。北。多。少。膏。腴。未。開。闢。乃。令。鹿。挺。鴻。

嗷。嗷。俯。首。吞。聲。走。他。國。國。何。文。明。何。野。蠻。君。不。見。猶。太。人。淚。漫。漫。所。託。足。皆。艱。
難。我。思。猶。太。摧。心。肝。

朱門開 刺巧宦也

朱。門。開。賓。客。來。隨。侯。之。珠。夜。光。璧。珊。瑚。爲。簪。瑪。瑙。杯。叩。頭。千。金。萬。金。壽。巧。宦。捷。
徑。工。自。媒。某。某。缺。豐。某。某。缺。苦。操。奇。計。贏。類。商。賈。小。贏。專。一。州。大。贏。弋。開。府。弋。開。
府。先。理。財。私。室。沈。沈。輦。而。去。高。衙。赫。赫。攫。取。回。官。場。市。場。本。相。倚。母。一。子。萬。攫。
不。已。爾。囊。爾。橐。何。日。盈。民。脂。民。膏。已。無。幾。

官不世 病苛法也

官。不。世。吏。可。世。作。官。不。如。學。爲。吏。吏。不。遷。官。屢。遷。官。吏。相。較。久。暫。懸。律。書。煩。憑。
故。帑。故。帑。成。堆。吏。人。喜。牛。毛。細。細。離。朱。盲。控。拳。理。絲。絲。不。理。盤。踞。窟。宅。長。子。孫。
龐。然。納。賄。工。舞。文。上。自。部。曹。督。撫。下。州。縣。吏。人。一。一。蟠。其。根。去。年。有。詔。裁。胥。吏。
大。府。從。容。且。兒。戲。其。人。不。易。易。姓。名。遲。遲。勉。答。朝。廷。意。吁。嗟。胥。吏。難。裁。亦。有。故。

重○重○弊○寶○藏○身○固○本○來○信○法○不○信○人○即○使○真○裁○等○貽○誤○

耕無器 憫拙農也

耕○無○器○刈○無○器○人○勞○勞○地○遺○利○種○不○時○穫○不○時○地○利○盡○瘠○不○肥○不○通○化○學○考○原○
質○土○會○物○生○辨○無○術○老○牛○渴○喘○行○田○中○鞭○箠○驅○策○人○面○紅○夏○日○炎○炎○汗○在○背○春○
泥○滑○滑○汗○及○胸○語○以○機○力○代○人○力○充○耳○不○聞○默○而○息○漢○陰○丈○人○彼○何○人○蓼○蟲○蓼○
蟲○甘○苦○辛○臨○餐○撤○箸○爲○民○祝○民○智○大○開○增○幸○福○

金滿篋 思開礦也

金○滿○篋○苦○患○貧○鶉○衣○枵○腹○悲○酸○辛○盜○在○門○且○長○揖○揖○盜○入○門○抱○金○泣○支○那○地○寶○
冠○五○洲○萬○年○肩○閉○今○日○留○漏○卮○已○爲○異○族○困○借○箸○誰○代○司○農○籌○耽○耽○旁○睨○禍○之○
父○願○及○未○雨○先○綢○繆○奸○商○渙○羣○喜○專○利○恣○愚○况○復○拘○墳○地○形○家○之○說○如○可○憑○嗟○
彼○歐○美○何○以○隆○隆○興○

警醒詞四章

張敬夫

警警警黑種奴紅種燼黃種酣眠。軒未竟毋倚冰作山。勿飲鳩如醞。剝膚吸髓。隨幾何四百兆人。警眼同一穿。醒醒醒。

警警警胚羲軒乳孔孟神明搖落。今何剩碧眼紅髻彷彿留風韻。不恥爲之奴。轉恥相師証。漫漫萬古如長暝。醒醒醒。

警警警野吞聲朝飲恨。百年養士期何秤。毋謂藐藐躬。隻手擎天臂一振。毋謂藐藐童桃李成陰。眼一瞬自覺覺人不任將誰任。拔劍倚天幾輩空。高論醒醒醒。

警警警水東流日西沈。朱顏彈指成霜髮。策駑馬追八駿。九達之衢苦不迅。矧乃縋藤鑿迂徑。玩物愒時買。檀珠誰問醒醒醒。

右稿爲前南洋公學總教張君敬夫所撰。每月朔望謁聖時。令諸生高聲朗誦。和以風琴。甚足發揚志氣。茲特刊出。以廣其傳。

新小說第一號題詞十首

高論千言出胸臆。有如天馬無羈勒。稗官小說能移情。不信但看四種力。

滔天洪水起風波。唱徹英雄革命歌。我亦國民國何在。寶刀一日三摩挲。

東歐萬里盡陰霾。戮力齊心撥欲開。故國不堪回首處。男兒能不愧裙釵。

傑

前壬寅與後壬寅六十年來事事新。如此病夫病不死。一枝妙筆回陽春。

記來

海底茫茫竟旅行。巴黎孤客夢魂驚。從來博物稱君子。莫向前途問死生。

金字塔高千萬秋。愛花仍在不須愁。如何一匹令犬也。看滄桑到盡頭。

記

海勢風聲浪拍天。檣傾帆破最堪憐。奮身直放扁舟去。絕意描摹勇少年。

妙手空空是阿誰。此中情節正離奇。墮樓人又登樓去。夜半何來決絕辭。

快讀新聞字數行。閨中底事費商量。傳奇一齣俠情記。故國國家憂正長。

二男 少年 離魂 俠情 記

海底 旅行 世界 末日

新中 國未

東歐 女傑

論說

氏書
柳園
江贈
吳胡

新小說 第五號

瞥眼九牛水面浮。黃蕭養怎不回頭。昨宵曾有嶺南客。去在白鷺潭上遊。
黃蕭養回

八



日本山本利喜雄著 順德麥鼎華譯

俄羅斯史

洋裝全二冊

定價大洋八角

凡欲覘人國者必研究其國之歷史以知其盛衰興亡之故乃始得其真相此書於俄羅斯之創造與成立改造與勃興皆詳細記述簡括無遺彼俄國斯向爲專制政體之國與我國體正相類似其成敗得失皆可借鑑且西伯利亞鐵道既成勢力駸駸南下我國實首當其衝若懵于國勢民情日言抵禦曷當于事本局特選此佳本急爲譯出以供我國民之稽考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

日本有賀長雄著 順德麥仲華譯

人羣進化論

洋裝全一冊

定價五角

羣學與政治學極有關係不研究羣學而言政治是猶不知生理學而言醫也此書分

人羣發生人羣發達國家盛衰二篇 前兩篇是全本英國哲學

大家斯賓塞氏之說 後一篇乃 著者之意見提要鈞元刪

繁就簡 故先讀此書後讀斯氏原書當無慮繁難前於清議報中已附印數章今

譯者復 大加點定 尤覺圓暢明達 現已出書 盍速購閱

發行所

上海大馬路同樂里

廣智書局發賣所

上海四馬路

新民叢報支店